風流鐵三角

第一冊

司馬紫煙 著

風流鐵三角

第一冊

司馬紫煙 著

司馬紫煙小說專輯

風流鐵三角 第一冊

司馬紫煙 著

皇典文化出版社印行

皇典：武俠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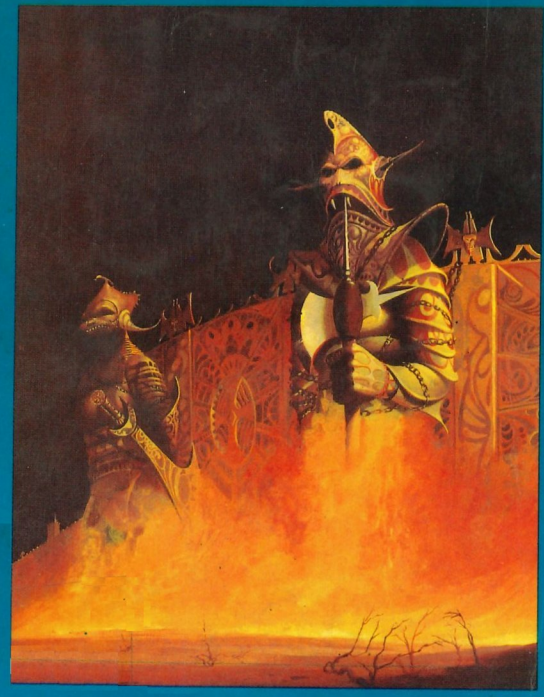
司馬紫煙 著

風流鐵三角（全四冊）

封面：

封面題字：

三品：分色製版



風流鐵三角

一册

司馬紫煙 著

徵稿啓事

本社武俠小說開闢「開心武俠系列」

徵求三十六萬字左右之稿件，一經採用稿費從優。

連絡地址：北市同安街28巷9弄1之2號

電　話：三九七二二八八

皇鼎出版公司啓

一

又是夜幕深垂時。

但夜深人未靜，五光十彩的霓虹燈，把銀座區點綴得有如燦爛的鑽石，更像夜空星羅棋布的銀河。

午夜，對東京這座不夜城來說，正是多彩多姿的夜生活的開始。尤其是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銀座區，更是到處歌聲舞影，杯觥交錯，觸目盡是無邊春色，迷漫著一片世紀末的瘋狂。

金絲猫夜總會裡非常熱鬧，今晚來自美國的女子拳擊表演賽，吸引了爲數衆多的觀衆，其中還有不少觀光客，幾乎座無虛設，眞可說是盛況空前。

平時這家夜總會是以脫衣艷舞，以及上空女侍爲號召，藉以招徠顧客上門的。但銀座區的所有夜總會，俱樂部，甚至小型酒吧，幾乎都是走的色情路線，而且同行間彼此惡性競爭，無不搖空心思，想出別出心裁的花招，以廣招徠。

所以說，只要來到銀座區，無論走進那一家聲色場所，都可大飽眼福。欣賞到形同全裸

的誘人胴體，已經不足爲奇。

因而別開生面的女子拳擊表演賽，由於充滿新鮮感和刺激，外加不斷製造出的笑料，以及表演的少女個個身材健美，外型亮麗，使得金絲猫夜總會的節目能脫穎而出，一技獨秀，造成極大的轟動。

這時又進來三位西裝革履，風度翩翩的東方人。

他們眼光一掃，見全場已沒有空桌位，却又不願轉移陣地去別家，只好走向距表演區較遠的吧枱那邊去。

通常吧枱都是由男性調酒員負責，這裡却是四名年輕貌美的上空女郎。

光憑她們的姿色，及養眼的身材，又是幾乎赤裸，全身僅保留一條刑同透明的彩色迷你內褲，任憑顧客隔著吧台一探頭卽可一覽無遺，縱然酒價較別家稍費也值得的。

三位東方客坐上了高高的旋轉圓椅，居高臨下，正好大飽眼福，一睹吧枱內的無邊春色。

其中一人能操流利的日語，先向笑臉相迎的女郎要了三杯「白蘭地」，然後笑問：「這裡有位叫千美代子的小姐嗎？」

女郎笑著搖搖頭：「抱歉，我不太清楚。」

年輕紳士並不追問，等她把三杯酒倒好，掏出張百元票面的美鈔，用兩個指頭夾著遞給她：「不用找了。」

這家夜總會一杯酒的行情約合十美元，他的出手眞大方，小費反而比正帳多。女郎遇上這種豪客，自然是另眼相待，嫣然一笑說了聲：「謝謝。」

另一位體格健壯的年輕紳士，不禁以粵語取笑：「卓大律師，再這樣下去，我看你接的這個案子要賠老本啦。」

卓大律師聳聳肩，洒然一笑說：「放心，只要找到千美代子，任務就算大功告成。其他的一切手續，回香港去辦就行了。」

左邊那較瘦的輕嘆一聲：「卓平，我們已經來東京找了好幾天，光是今晚，就連找了七八家夜總會啦。」

卓平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輕鬆地說：「誰教我們是『鐵三角』，自然得有難同當，有福同享啊。」

頓了頓，笑問：「有酒有色，志強，難道你還不滿足嗎？」

被稱作志強的輕年苦笑道：「謝啦，我情願回飯店洗個熱水澡，然後上床好好睡一大覺，那才叫享受。」

健壯的那個接道：「小李，如果你不好意思說出心裡眞正要說的話，那就讓我替你做發言人吧。卓平，他要說的是，最好能摟個年輕漂亮的東洋小妞一起睡。」

李志強把眼一瞪：「去你的！我才不像你，男性『荷爾蒙』過剩，三天不發洩就會憋死！」

卓平忍俊不住大笑起來：「好啦，你們兩個別一拉一唱，如果精力過剩想發洩，我倒有個辦法解決。」

其他兩人不約而同地望著他問：「什麼辦法？」

卓平遙向正在表演的兩名女子一指：「去跟她們比劃比劃。」

兩人不由地一怔，卓平接著說：「上次她們在香港表演，那位裁判在表演結束前，曾當場宣佈，歡迎有興趣的觀衆下場一顯身手，在此地表演大概也不例外吧。」

李志強笑道：「我不夠格，這只有看駱希眞駱大力士的了。」說時瞥了健壯青年一眼。

駱希眞却好像抓住了卓平的小辮子：「好哇！卓平，你在香港偷偷溜去看表演，居然也不通知我們一聲，還說什麼有福同享呢！」

卓平忙作解釋：「小駱，你別誤會，那位客戶是夜總會的大股東，爲了董事會侵佔他股權的官司，要求我去瞭解一下實際營運狀況，臨時來不及通知你們，所以……」

駱希眞哈哈一笑：「別緊張，跟你開玩笑的啦。我們又不是跟屁蟲，那能你走到那裡就跟到那裡。」

卓平有些尷尬，轉向李志強道：「你這私家偵探是尋人專家，今夜要看你的了。」

李志強聳聳肩：「如果在香港，不是我吹牛，只要資料確實，不出二十四小時我就能把人找到。可是，我對東京人生地不熟，而且資料又不全，只說明她是在銀座區的夜總會當上空女侍，這一帶的夜總會那麼多，叫千代美子的也不少，我實在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卓平輕哨道：「案子已經接了，而且這是件大案子，我總不能放棄……」

駱希眞忽問：「姓林的遺產眞有好幾千萬美金？」

卓平點了點頭：「這是最保守的估計，如果按不動產的現值，加上最近股票市場狂飆的行情，很可能已經超過一億了。」

駱希眞和李志強互望一眼，不由地吹出驚嘆的口哨。

剛好一名上空女侍從他們面前走過，以爲口哨是對她而發，不禁回頭報以嫵媚的一笑。

卓平忙跳下旋轉椅，搶步上前攔住那女侍，掏出二十元美鈔塞在她手上，用流利的日語問：「認識千代美子嗎？」

女侍微微一怔，想了想，遙向表演區一指：「她剛才好像在那邊。」

卓本一聽大喜，又掏出兩張二十元的美鈔，塞進她手裡：「請帶我去找她。」

女侍含笑點點頭，領著卓平便向表演區走去。

駱希眞和李志強留在吧枱，目送卓平跟著那女侍走向表演區，只見他們東張西望，似乎尚未發現目標。

表演賽的擂台設在舞池中央，四方圍以繩欄，一切設備完全依照正式拳賽場，只是裁判刻意扮成了馬戲團裡的小醜。

而場中正在進行表演賽的兩位健美女郎，則是上身赤裸，下身僅穿一條狹小得不能再小的彩色三角褲，剛好遮掩住不便公然展露的重要部份。

他們均戴著鮮艷的拳擊手套，互不相讓地展開奮戰，雖是表演，却看起來非常逼眞，雙方均全力以赴，絕不比正式比賽遜色。甚至更爲刺激，熱鬧。

尤其兩個女郎糾纏在一起時，只要裁判一上前排解，她們就聯手對付裁判，把他攻擊得抱頭躲逃，一副狼狽不堪相，以增加表演的趣味性和噱頭。

如此一來，自然引起觀衆哄堂大笑。

女侍一陣東張西望，只見全場各處穿梭的上空女侍足有三十名，個個年輕貌美，體態阿娜多姿，曲線玲瓏，一律赤裸著上身，腰間圍條小小的圓形圍裙，裙邊滾以白色「蕾絲」荷葉花邊，使紅色小圍裙更見俏麗可愛。

她們像穿花蝴蝶似的，在數百張桌位間穿梭走動，爲顧客們端送食品和飲料。遇上好色之徒，趁機毛手毛脚也不以爲忤，反而要報以嫣然一笑。

幹這一行的本來就是在出賣色相，唯有逆來順受，否則就難逃被炒魷魚的命運。

卓平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只是想到那位客戶，即將繼承龐大遺產的千代美子，竟是夜總會的上空女侍，心裡不免有些啼笑皆非。

正在這時，那領路的女侍忽然回身說：「奇怪，她剛才還在的，怎麼一轉眼就不見了。」

卓平大爲失望，急道：「麻煩妳再找找看。」

女侍眼光又向各處掃了兩遍，自言自語地說：「美子溜的眞快，可能是……」說到一半，她警覺地把話止住了。

卓平上前追問：「好說可能什麼？」

女侍似有顧忌：「這……」

卓平馬上掏出張百元的美鈔，塞在她手上笑道：「我有急事要見美子，幫個忙吧。」

女侍猶豫了一下，又打量卓平兩眼，才僅愼地輕聲問：「先生，你是不是便衣刑警？」

「你看我像嗎？」卓平洒然一笑，從上衣內袋裡取出護照，向她亮了亮說：「我是從香港來的觀光客。」

夜總會雖是公開營業的正當娛樂場所，但銀座區的環境特殊，背影複雜，混跡在這一帶的更是龍蛇雜處，形形色色，九流三教的人物都有。

尤其是黑社會插上一脚，暗中從事各種非法勾當，使得銀座區無形中成了藏污納穢的罪惡深淵。

爲了求生存，從事這一行的業主，就不得不跟黑白兩道掛勾。

也正因爲每一家夜總會，俱樂部或酒吧，表面上是合法經營，實際上都不免私下經營賭與色，甚至進行毒品交易。

所以，只要是暗中沾上任何非法勾當的場所，最怕的就是警方人員找上門來。

難怪這女侍對卓平的身份要懷疑了。

卓平亮出了護照，她才釋懷地一笑，忽問：「先生，你會不會賭？」

這是個很突兀的問題，卓平不由地怔了怔：「妳問這個幹嘛？」

女侍附在他耳邊輕聲說：「美子可能領客人去賭場了，如果您要找她……」

卓平立時明白她的意思，欣然笑道：「好，我和兩位朋友都喜歡賭，就請妳帶路吧。」

女侍把頭微微一點，便隨同卓平回到吧枱。

駱希眞剛要開口，已被卓平以眼色制止，使他不便發問。

三人在女侍的帶領下，從化粧間旁的一道門進入，穿過一條長廊，來到一間休息室。只見四五個壯漢坐在沙發上談笑，顯然是負責把守裡面那道門的警衛。

其中一個立即起身，迎向走在前面帶路的女侍。

女侍輕聲向壯漢說了幾句，他向三位年輕的東方紳士打量兩眼，才轉身走向那道門，伸手在門上敲出三快兩慢的暗號。

門隨即開了，壯漢退在門旁，很禮貌地作了個手勢：

「請！請！」

女侍領著卓平他們三人進入，裡面又是兩名壯漢把守，等他們一進去就把門關上，而且下了鎖，可見門禁相當森嚴，如果沒有女侍帶領，閒雜人等根本不得其門而入。

進門不及五尺，即是往下去的樓梯，原來賭場是設在地下室。

東京不像澳門，拉斯維加斯或蒙地卡洛，賭場可以公開經營，而且是合法的。此地雖然麻將館到處可見，但大型賭場却屬於地下營業。

找不到門路，在東京是無法豪賭的。

進入地下賭場一看，使卓平他們大感意外，想不到這家夜總會私設的賭場，場面竟是如此壯觀。

場子裡不僅佈置豪華，各式各樣的賭具應有盡有，更有不少上空女侍爲賭客們服務。最大的特色，則是每張賭桌的主持人，清一色是年輕貌美的女郎，而且一律全身赤裸，這是全世界任何賭場裡難得一見的景象。

在這裡，賭客不但可以無限制地豪賭，尙有免費的名貴烟酒和美食招待，更可大飽眼福。

卓平，駱希眞和李志強三人，在香港是著名的「鐵三角」，他們不是賭徒，也不好賭，却對賭的門道無所不精，絕不輸於一流的職業老千。

其實，卓平是個年輕有爲的律師，在他父親的律師樓中工作。由於他父親卓榮昆是香港極有聲望的法學權威，榮昆法律事務所也是信譽卓越的，業務非常煩忙，除了自己的兒子之外，尙有五六個學生爲他工作，仍然每天忙得透不過氣來。

原因是卓老先生還應聘擔任了好幾所著名學府的客座教授，經常馬不停蹄地往返港九之間，是以律師樓的業務，察際上等於是交由卓平獨當一面負責。

卓平這次爲了一樁遺產案子來東京，一位億萬大富豪死了，遺留下龐大產業，以及一份事先立好的遺囑。指定將全部遺產交由他在日本的私生女千代美子繼承。

千代美子是那位大富豪在日本時，跟一個叫「愛子」的吧孃所生的女兒，如今已是二十一歲。

但資料記載並不詳細，多年來又失去連絡，所以必須卓平親自去東京，根據「愛子」的舊址，設法打聽她們母女的下落。

「鐵三角」一向影形不離，同時卓平也需要人手協助，便邀了以私家偵探爲業的李志強，及開設武道館的駱希眞同行，以免孤掌難鳴。

可是到了東京後，才知道要找尋千代美子，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一度經濟非常蕭條，幸得美國大力援助，加上他們全國人民的多年努力，奮發圖強，終能躋身世界經濟強國。

由於從戰敗國一躍爲世界貿易大國，也帶動了日本的百業振興，尤其是建築業。過去東京到處可見的木造平房，如今已是寥寥無幾，大多數均已拆除，改建爲現代化的高樓大廈。

「愛子」的地址是二十年前的，當年她的舊居早已改建，母女倆不知遷到哪裡去了。

幸好卓平憑他父親的關係，找到警方人員的協助，才根據戶籍記載，查出「愛子」已病故多年，千代美子當被送進孤兒院。但她前幾年從孤兒院逃出。極可能混跡在銀座區的風月

場所。

有了這條線索，卓平他們便開始以銀座區爲目標，決心以地氈式的查訪進行。

經過接連三天的查訪，總算查出些眉目，獲悉千代美子確實在銀座區，幹的行業是上空女侍。

但銀座區的夜總會，俱樂部與大酒吧何止數百家，每家幾乎都僱有上空女侍，而名叫千代美子的女子也不在少數，那豈不是如同大海裡撈針。

光是今夜，他們三人已進出了七八家夜總會，結果毫無所獲，難怪李志強有些意興闌珊，要向卓平抱怒了。

尤其李志強和駱希眞尚不知就裡，被糊裡糊塗帶進了地下賭場，更覺莫名其妙。

卓平無暇說明，跟著那女侍先到戒備森嚴的櫃枱，掏出三千美金換成了大小不等的籌碼。

雖然他們並不喜歡賭，而且尚有任務在身，此來的目的只是爲了找尋千代美子。但卓平深知入境必須問俗，既是進了賭場，若不先兌換些籌碼在手上，難免不被人懷疑，萬一把他們誤想是警方秘探，那豈不是節外生枝，說不定會惹上大麻煩呢。

他不愧是名律師，設想要比其他兩人周詳多了，連幹私家偵探的李志強也不及。

那女侍對這位出手大方的東方年輕紳士，倒是十分巴結，很認眞地爲他各處尋找千代美子。

可是，到處只見人頭鑽動，有的女侍爲了爭取賭客賞錢，不惜故意賣弄風情，跟好色的賭客們打情罵俏，偏偏就是未見千代美子的影踪。

她上哪裡去了？

那女侍心裡有數，儘管這家夜總會也暗中從事不法勾當，表面上以色情爲號召，實際在經營地下大賭場，但這裡管理非常嚴格，所有女侍絕對嚴禁跟客人「出場」。

千代美子既不可能隨客人「出場」，又不在這裡，那只有一個去處，就是被召進經理室了。

經理室是這家夜總會的機密重地，未經召喚，任何人都不得擅闖。

女侍不便說出，只好繼續向各處尋找。

卓平趁這機會，把來這裡的原因告訴了其他兩人。

李志強不禁笑道：「我還以爲你賭癮犯了呢。」

卓平置之一笑：

「你明明知道，我根本沒有賭癮！」

駱希眞忽道：「既來之，則安之，憑我們三人的賭技，贏回這趟東京之行的旅費和開銷，應該沒問題吧。」

卓平尚未置可否，忽聽李志強詫異問：「咦！剛才那個女侍呢？」

他們只顧說話，一時沒注意，那女侍竟已趁機開溜。由於到處人頭鑽動，眨眼間已不見她的影蹤。

大概她是找不到千代美子，唯恐無法向卓平交代，只有出此下策吧。

卓平眼光急向附近搜索一遍，才苦笑說：「白讓她賺了一百六十美金。」

駱希眞有些氣憤：「誰教你出手那麼大方！」

李志強譏道：「我們的卓大律師有錢嘛。」

卓平一臉尷尬：「看來只有試試手氣，或許能把今夜的開銷贏回來了。」

駱希眞和李志強沒有表示異議，三人便走向了賭桌。

每張賭桌都擠滿男女賭客，場面既熱鬧又刺激，即使是世界聞名的賭城，也比不上這裡的盛況。

卓平曾經以「或然率」，對各種賭具和賭的技巧深入研究，可說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尤以用樸克牌與莊家對賭的「二十一點」，幾乎有十拿九穩的必勝把握。

但那種玩意不夠刺激，遠不及輪盤賭是押中了一賠三十五倍來得過癮。

他們既想贏錢，又不願浪費太多時間在賭場，自然選擇了輪盤賭。

場子裡光是輪盤賭就設有四台，可見這個地下賭場的規模之大，熱鬧的情況：比上面的夜總會更有過之，而無及。

卓平他們好不容易擠近了桌邊。

根據卓平的經驗，賭這玩意不能急於下注，必須冷眼旁觀，先觀察主持人旋轉輪盤的習慣動作，輪盤旋轉的速度，鋼珠跳動的情形，以及參考曾經開出的號碼等等，再加上臨時的靈感，才能決定下注那一號。

主持的女郎全身赤裸，曲線玲瓏，任憑男女賭客技以異樣眼光，仍能泰然處之，而且始終保持那種職業性的笑容。

其實，縱然她的身材再動人，賭客們的全部注意力還是集中在輪盤上，無暇欣賞她的胴體。

卓平連看了三次，開出的號數是「九」「十二」和「三十一」。所有賭客沒有一個押中，只有幾個押單數或雙數的，贏得一賠一的賭注。

當女郎再度轉動輪盤時，賭客們又紛紛下注了，卓平才將一疊折合千元美金的紅色籌碼

，押在了「七」號上。

「七」一向是他的幸運號碼。

但輪盤由快而慢，逐漸停止時，那顆原已落在七號槽裡的鋼珠，却突然跳出，落入了十一號槽裡。

卓平沒有押中，他只是聳肩淡然一笑。

其他未押中的賭客却發出一片失望的嘆聲，眼睜睜看著長桌兩端，穿著整齊制服的男助手，「丁字扒」將所有賭注吃進，僅賠出兩個押單數的小注。

輪盤又開始轉動了。

卓平仍然在「七」號上押了一千美金。

結果他又未押中。

輪盤賭贏的機率是三十六分之一，所以押中才能獲賠賭注的三十五倍，押不中自然不足爲奇。

不過對卓平來說，無異是很大的「意外」。

他是經過仔細觀察，注意了幾次女主持人旋轉輪盤的習慣動作，輪盤旋轉的速度，鋼珠跳動的情形，最後才決定下注在「七」號上的。

不料兩次均未押中，連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但他仍然充滿信心，把手中僅剩的籌碼，毫不猶豫地還是押在「七」號上，決心孤注一擲。

輪盤以快速度繼續在旋轉，鋼珠不斷地跳動……

圍在桌邊的男女賭客，個個凝神屏息，注視著旋轉的輪盤，有的在默默祈禱，也有的情不自禁叫嚷著自己押的號數，甚至忘情地大呼小叫著。

輪盤正逐漸緩慢下來，卓平忽被站在身旁的駱希眞以臂肘輕撞一下。

卓平詫異地一轉臉，發現駱希眞在向他使眼色，忙會意地向左邊看去，遙見那帶路的女侍正走向裡面的長廊。

這回那能再讓她溜掉，卓平急向李志強交待兩句，便偕同駱希眞匆匆離開賭枱。

眼見那女侍走進長廊，卓平和駱希眞急步追去，却被守在入口的兩名穿和服壯漢擋駕。

其中一個壯如角力選手，很禮貌地說：「對不起，請出示貴賓卡。」

「貴賓卡？」卓平怔了怔。

壯漢仍然執禮甚恭地陪著笑臉：「裡面是貴賓室，必須持有貴賓卡才能進入。」

卓平一聽，心知這裡跟澳門的有些賭場一樣，設有貴賓室，專供身份特殊的人物豪賭。

既是豪賭，自然輸贏很大，享受的待遇與一般賭客也大不相同。譬如澳門的幾家賭場，

對「貴賓」可說是服務周到，無徹不至。不但備有名貴烟酒，精美點心，更有美女隨侍在側。

如果中途賭累了，或是手氣不順想歇歇手，便可擁美女進入設備華麗的套房休息一番。只要捨得花錢，即可爲所欲爲，美女會使出混身解數，絕對讓賭客稱心滿意。主要是賭場的美女，保證個個都屬千挑百選的絕色佳麗，稱得上是天使面孔，魔鬼身材。

其實成爲「貴賓」很簡單，只要先在賭場存入規定的最低數目現金，經常保持這個數目即可。

卓平他們是第一次光顧這家夜總會，目的是爲了找尋千代美子，事先根本未打算賭，更沒想到成爲貴賓，身邊自然不曾帶著足夠臨時加入的現金。

正感到有些尷尬，忽見李志強雙手抓著兩疊籌碼趕來，振奮地叫著：「中了！中了！你押中啦！」

卓平喜出望外，想不到他剛一離開賭桌，竟然就押中了「七」號。

連本帶利，李志強手上的籌碼已有三萬六千美金，卓平頓時膽氣一壯，向那壯漢笑道：「我們今晚剛到東京，還沒有加入會員，只是臨時想賭一賭，不知可不可以通融一下？」

壯漢不敢擅自作主，猶豫了一下始道：「請等一等。」說完便逕自轉身走進長廊，大概是去請示了。

李志強雙手抓著籌碼，樂不可支地笑著：「卓平，想不到你眞有一套，我們回輪盤賭去繼續努力吧。」

卓平搖搖頭：「不行，我們還有正事要辦。」

李志強仍不死心：「反正又不急於一時，我們……」

卓平斷然道：「今夜絕對不行！」

李志強大失所望，只好聳聳肩，作了個無奈的表情：「好吧……」

話猶未了，那壯漢已走出來，執禮甚恭地向卓平深深一鞠躬：「三位請進。」

卓平暗喜，謝了一聲，便偕同李志強和駱希眞，從容不迫走了進去。

誰知走進去一看，三人全傻了眼，只見長廊兩邊各有四道門，顯然備有八間貴賓室供人豪賭，如何能知道女侍進了那一間呢。

長廊盡頭，則是一道由兩名壯漢把守的門，想必就是經理室吧。

卓平正無所適從，盡頭的那道門開了，走出位身著和服的妖艷女人，身後跟著兩個西裝革履的漢子，顯然是她的隨身保鏢。

妖艷女子走近卽問：「你們沒有貴賓卡？」

卓平搖了搖頭：「沒有。」

妖艷女子瞥了李志強雙手抓著的籌碼一眼：「你們想賭大的？」

卓平洒然一笑：「有多大？」

妖艷女子說：「貴賓室只玩『梭哈』，每底一萬美金。如果你們喜歡輸贏更大些，可以賭『無底』的，不過要事先通知，我才好安排。」

她雖未明說，但言下之意，李志強手上那三萬多美金的籌碼，根本上不了場面。

卓平那會聽不出她的意思，立卽從上裝口袋裡取出張信用卡，遞向她道：「我的旅行支票留在飯店寄存了，這個可以嗎？」

妖艷女子接過去看了看，見是美國通運銀行的信用卡，風情萬種地嫣然一笑：「我要照會一下，不介意吧？」

卓平作個手勢：「請便。」

妖艷女子說聲：「請稍候。」便持著信用卡回進辦公室。

李志強不滿地說：「哼！她好像根本不把我們看在眼裡。」

駱希眞也在抱怨：「何必看她白眼，我們乾脆表明來意，請她把千代美子找來不就結了。」

卓平却不以爲然：「行不通，我們又不能事先曝光，讓人知道找尋千代美子是爲了要她繼承龐大遺產，那會惹來不少冒充的。所以，我們必須確定千代美子的身份，然後才能當面說明一切，以免節外生枝啊。」

駱希眞和李志強上是站在好友的立場，同來協助卓平尋找那位女繼承人，他們自然不便擅作主張。

等了不到五分鐘，妖艷女子已走出辦公室，春風滿面地笑著把信用卡交還卓平：「沒問題，你的信用卡最高限額是五十萬美金。」

駱希眞和李志強不由地互望一眼，似乎意想不到，卓平竟然有這麼高的身價。

其實錢不是卓平的，而是這宗遺產案件費用的一部份。因爲遺囑上註明，爲了找尋千代美子，完成繼承手續，將不惜一切代價。」

也就是說，卓平可以自行作主，支出任何認爲必要的開銷。

這張信用卡，正是林國泰生前就預先辦妥的，另外還在銀行開了個專戶，在卓平名下存了幾百萬美金。

卓平笑了笑，收起信用卡，由那妖艷女子親自陪同他們三人，走進右邊的一間貴賓室。

貴賓室果然名副其實，佈置得富麗堂皇，連賭桌都是歐洲古典式樣的宮庭家俱。

這時正有六位中年紳士在聚精會神的豪賭，其中兩位是西方人，四位東方人。

每人身旁都有位赤裸的年輕女郎隨侍在側，另有一個手持帳簿的男子坐在一旁，任何一人輸光了需要籌碼，只須叫他過去，說明數字，簽個名，他就很快去辦公室取來籌碼如數奉上。

顯然這六位貴賓，都是此地的常客，而且具有相當身份地位，絕不會賴帳的。

「梭哈」四五人可以賭，七八人也行，若是九人，則發牌的一家就輪到休息，不能參加賭局，以免見光的牌張數太多，大家都容易算出別人的底牌。

妖艷女子突然帶進來三人，勢必造成這種局面，幸好卓平事先聲明：「就我一人參加，我的那位朋友不會玩，他們只是陪我的。」隨即從李志強手上接過籌碼。

按照這裡的規定，不參加賭局的閒雜人等，是不能進來的。但卓平這時才說明，妖艷女子不便把其他兩人攆出去，只好勉爲其難地招呼他們在一旁的沙發上休息，僅帶卓平一人入座。

她見在座的六人正全神貫注，似在緊張關頭，對卓平的坐下渾然未覺，也不便打擾他們。

桌面上已有兩家打烊，只有四家在賭。

五張牌已發齊，每家的牌面都不小，牌面是三條小八最大，他推出了兩個深咖啡色代表一千美金的籌碼。

下家是一對「K」的牌面，他毫不猶豫地跟進，顯然「K」有了三條。

再下家是一對「A」的牌面，大概底牌也是張「A」，正好吃定三條「K」，勝券在握，跟進兩千之外，又加了五千美金。

最後一家是「八」「九」「J」「Q」的牌面，如果底牌是「十」就是「順子」。

他臉上毫無表情，先跟進七千美金，然後把面前的一堆籌碼全部向前一推：「梭了！」

三條小八的首先打烊，下家也跟著丟牌，一對「A」的西方紳士考慮再三，最後只好忍了忍，嘆了口氣：「我放棄。」

贏家哈哈一笑，得了便宜還賣乖，故意將底牌翻開，竟然只是一對「九」。

原來他是「偷雞」，仗著財大氣粗，把那三家全都給唬住了。

好在在座的幾人都輸得起，不致當場翻臉，反而哄然大笑起來。

妖艷女子這才替他們介紹：「這位新朋友想參加，各位歡迎嗎？」

在座的六人齊向卓平打量一眼，並未反對，各自微微點頭打了個招呼。

妖艷女子笑了笑，忽問：「有認識的小姐嗎？」

卓平靈機一動，輕描淡寫說：「找千代美子來好了。」

妖艷女子微微一點頭，關照了那男職員幾句，便逕自離去。

直到這時，坐在一旁沙發上的李志強和駱希眞，才不由地暗自佩服，卓平果然比他們高明。

這樣不動聲色，就讓妖艷女子替他去找來千代美子，豈不比靠那女侍去找更方便。

□□　□□　□□

賭局在繼續進行。

卓平一開始不敢太露鋒芒，以免被在座的六人懷疑他是老千，儘盡採取穩扎穩打的戰術。

實際上他有些心不在焉，因爲等了將近半個小時，尚未見那妖艷女子把千代美子找來。難道她也找不到？

這似乎不太可能，妖艷女人既是夜總會的主持人，至少這地下賭場是由她負責，憑她交待一聲，找一個上空女侍還找不來？除非是千代美子聽說有人在找她，倉皇溜之大吉了。

果眞如此，千代美子必然幹了什麼非法勾當，才會作賊心虛！

否則，根本不可能知道找她的人身份，也不知道找她做什麼，那有什麼好害怕的？

其他六位東、西賭客均有赤裸的美女隨侍在側，但他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賭桌上，竟對身旁的裸女視若無賭，或許是爲了表現紳士風度，不便像外面場子裡那些好色的賭徒，逮到機會就猛吃豆腐，對走近的上空女侍毛手毛脚吧。

不過當他們之中有人大贏一付牌時，也會情不自禁地擁住身旁裸女來個熱吻，以示慶祝，然後賞她兩個籌碼。

既是有身份地位的貴賓，出手自然不能小兒科，所以一夜下來，她們的收入也相當可觀。

卓平冷眼旁觀，發現她們每次一得到賞錢，就會去一趟洗手間，然後空著手回來。想必是全身一絲不掛，沒有地方收藏，必須把籌碼拿去放進洗手間裡各人專用木櫃。

木櫃上裝有號碼鎖，連鑰匙都不必要，賭局結束後，她們便可各持所得的籌碼去向櫃台結帳兌現。

當然她們不可能全部據爲己有，尚須經賭場按規定抽成，剩下才是屬於她們的。

卓平始終保持小輸小贏的局面，對面坐的正是那喜歡「偷雞」「打高空」的東洋紳士，

而他是一枝獨秀的大贏家。

他伏著枱面大，財大氣粗，這次見卓平第一張明牌發的是「A」，只出了個五百美金的籌碼。

而他牌面只是張小八，竟故意挑釁地加了兩千。

這是存心「打高空」，想把枱面哄大，充其量不過是拿了一對「頂頭八」，根本唬不了人。

除了下一家的牌太爛打烊，其他幾家包括卓平在內全部跟進。

由那喜歡「偷雞」的東洋紳士發牌，他的發牌手法瀟灑而俐落，幾家得到的明牌都與牌面無關，沒有任何明對出現。

他自己發進一張紅心「A」，現在是他牌面最大，出價一萬美金。

這種情形有兩個可能，不是「頂頭八」，就是「A」中了底。

又一家關門了，下一家的西方紳士跟進，卓平也跟進一萬，其他兩家都打烊。

現在只剩下了那東洋紳士，西方紳士和卓平，妙的是三人國籍都不同，彷彿是在舉行國際大賽。

東洋紳士繼續發牌，西方紳士發進一張「Q」，枱面上正好是明「Q」一對，臉上頓時露出喜色。

卓平發進一張黑桃「K」，加上原先的黑桃「A」和黑桃「Q」，頗有「同花順」的架勢。

東洋紳士發給自己的是張八，成了一對明八的牌面。

局面開始緊張了。

西方紳士的牌面最大，他似乎怕東洋紳士有「A」「八」兩對的可能，甚至是三條八，只試探性地出了五千美金，不敢貿然多出。

卓平猶豫了一下，不動聲色地跟進五千。

東洋紳士忽以英語問道：「你就賭枱面嗎？」

卓平枱面上僅有三萬六千美金的籌碼，加上小贏了一些，總共只不過四萬出頭。已經出了兩萬二千，剩下的大約僅兩萬左右。

他尚未及回答，坐在一旁的男職員已起身上前說：「山口先生，濱野副理已有交待，這位先生可以賭五十萬美金。」

東洋紳士對卓平原有輕蔑的意味，一聽他竟有五十萬美金的身價，不由地微微一怔，態度立時改變，笑問：「閣下賭多少？」

卓平取出信用卡，置於面前洒然一笑：「我的最高信用額只有五十萬美金，如果超出這個數目，我就無法奉陪了。」

東洋紳士估計一下自己的枱面，大概未超出四十萬，於是笑了笑說：「時間尚早，我們慢慢玩。」

隨卽推出十個長方型的金色算碼：「先來十萬吧！」

西方紳士竟然毫不猶豫地跟進。

卓平瞥了他一眼，笑了笑說：「既然我的上家一對『Q』都跟了，看來我也得跟啦。」隨手將信用卡推出。

東洋紳士暗喜，將最後一張牌推向兩人及自己面前。

按照賭「梭哈」的慣例，最後一張牌發牌人無權翻出，好讓參加這一局的人好好過癮。只見西方紳士神情有些緊張，先用枱面上一張明牌，小心翼翼插在最後發進的那張牌下面，再雙手拿起，慢慢將兩張疊在一起的牌錯開，瞇著眼睛注視逐漸露出的牌。

其他四家打烊的人，也都凝神屏息，注意著他們各人臉上的表情變化。

卓平並不想過這種癮，他很乾脆，隨手將最後發進的牌一翻，又是張黑桃「七」，正好是「同花」的牌面。

東洋紳士也隨手將牌亮出，赫然是三條八。

兩方紳士的牌也翻出了，竟是三條「Q」的牌面！

這一來，場面更緊張了。

卓平已不可能是「同花大順」，但仍可能是「同花」，否則他早就丟牌打烊了。而西方紳士也沒有四條「Q」的可能，因爲黑桃「Q」被卓平佔去，只有「Q」帶「五」的「福祿好司」希望，且牌面是他的三條「Q」最大。

倒是東洋紳士的三條八最俱威脅性，因爲枱面上另一張「八」尚未露面。

整個貴賓室內鴉雀無聲，連坐在一旁沙發上的駱希眞和李志強，也忍不住起身過來觀戰了。

西方紳士的牌面最大，他居然用兩個手指敲敲桌面，說了聲：「派司。」表示放棄出價的權利。

顯然他只有三條「Q」，並非「福祿好司」，但也有故意誘人上當的可能。

「梭哈」的賭法就是虛虛實實，令人捉摸不定才算高明，最後決定勝負賭的是那張底牌。

卓平只出一百元，以保留「反加」的權利，表明他已是貨眞價實的「同花」。

東洋紳士微微一笑，拍拍面前的籌碼：「梭了。」

西方紳士雖不知東洋紳士的虛實，但他只有三條「Q」，擺明了已經輸給卓平的「同花」，當然只有關門。

他却在丟牌時，故意不小心翻開了底牌，正好是那張尚未露面的黑桃「八」。

這一亮相，無異讓卓平知道，東洋紳士絕不可能是四條「八」了。

東洋紳士不由地把眼一瞪，憤聲指責西方紳士：

「你怎麼可以……」

西方紳士忙道歉：「對不起，我是無意的。」

東洋紳士哼了一聲，不悅道：「你這不是存心穿我的幫，害我無法『偷雞』了！」

西方紳士自覺理虧，只好不吭氣。

卓平看在眼裡，察言觀色，已看出這兩人是在一拉一唱，實際上是一對互相呼應，合作無間的搭擋。

按照賭「梭哈」的牌理，西方紳士的底牌是「八」，並不算好，而且最後一張牌發出之前，「八」已出現兩張。

這種局面之下，照說他早就該打烊了。

如果不是最後發進三條「Q」，那有花十萬美金硬跟的道理。

除非是他算準「Q」是好牌，最後一定會發到。或者，他是故意擋下家卓平的牌！

倘若他的牌毫無跟的價值，早就關門打烊，他的第二張牌就發給了下家卓平，同時也影響了東洋紳士發進的牌，整個局面都變了樣。

而現在他一棄權，只剩下了卓平與東洋紳士對壘。

卓平的底牌是黑桃「J」，貨眞價實的一付「同花」。雖然東洋紳士絕不可能是四條八，但他們賭的是「全付」。「梭哈」賭全付和半付不同，人數少賭半付，也就是從「七」或「八」開始，其餘的小牌不要，以免經常有人拿到壞牌打烊，剩下三兩個人玩不起來。

賭半付的規定，「同花」比「福祿好司」大，因爲同式的牌僅有半數，「同花」的機會較不易。

相反地，全付有十三張，「同花」的機會較多，所以算「福祿好司」大。

卓平對賭的門道很精，那會看不出這種圈套，先把對手套上，最後才使出殺手鐧痛宰。

通常，已經去了十二萬多美金，又是難得拿了付「同花」。而對手已不可能是四條「八」，唯有底牌是僅剩的梅花「A」，「八」「A」的「福祿好司」才能贏他。

在這種情況之下，自然捨不得放棄值得一搏的大好機會。

何況這東洋紳士很喜歡「偷雞」，從卓平坐下加入賭局開始，他已至少表演了三次成功

的「偷雞」，只有一次被另一西方紳士識破抓個正著。

不料卓平竟兩手一攤：「我棄權！」

這當機立斷的決定，不得使東洋紳士大感意外，連觀戰的駱希眞和李志強也大惑不解，憑卓平的賭場經驗和作風，至少也該愼重考慮的。

想不到他毫不猶豫，就毅然決棄權了。

二

東洋紳士雖覺失望，却強自一笑：「謝了，謝了。」

他把牌一蓋，推進其他牌中，然後將枱面上的籌碼雙手撈回面前，從中取出六個千元的籌碼，賞給隨侍在側的六名裸女，來個皆大歡喜。

最後他又賞了男職員兩個千元的籌碼，一抬眼發現站在卓平身後的李志強和駱希眞，以爲他們也是賭場的人，陡手又拿起兩個籌碼：「給你們吃紅。」

駱希眞剛要拒絕，李志強已伸手接了過來，還很禮貌地謝了聲：

「謝謝！」

卓平看在眼裡，不禁啼笑皆非。

男職員在帳簿上記上一筆十萬欠帳，轉入東洋紳士名下，請卓平親自簽了名，賭局便繼續進行。

這種大輸大贏的場面，每付新牌只玩一圈，便須另換一付新牌當場拆封。

現在輪到另一位東洋中年發牌，他先將將拆封取出的一付新牌，全部攤開檢查一遍，「

A」至「K」每種四張花式無訛，才以熟稔的手法，用一張把其他的牌翻過來擺在一起，雙手各持一半，牌面對牌面地重複插入數次，使整付牌交叉混亂，以免相同的牌連在一起。

然後他又洗了幾遍，才把牌整整齊齊放在上家面前：

「請卡牌。」

上家伸手將一付牌分爲兩摞，東洋中年抓起一摞，放在另一摞上，順手推開成一長條，便開始發牌了。

卓平既已看出，東洋紳士與那西方紳士是搭檔，表面上不動聲色，其實已暗中對他們加以注意，心想：「哼！」居然敢在我面前要這一招，給我逮住就有你們瞧的了！」

偏偏接連幾付都沒有大輸贏，原因是明對出現太早，而其他人的牌又太爛，沒有一搏的資格，只有丟牌的份。

駱希眞和李志強看的很乏味，索性拿了付用過不要的舊牌，兩人坐回一旁去玩起「蜜月橋牌」來。

正在這時，妖艷女子親自領了個上空女侍進來，走到卓平身旁春風滿面地笑著說：「這位先生，你的老相好找來啦。」

卓平大喜，轉身忙說：「謝謝，謝謝，非常謝謝。」

向那上空女侍一打量，見她年齡大約二十出頭，姿色與身材都相當不錯，但却無法確定她就是那位繼承人。

可是，這女侍却並認識這位指名要找她的東方紳士，臉上不禁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情。

妖艷女子身爲副理，能獨當一面負責這地下賭場，自然不是簡單人物。見狀詫異道：「你們不是……」

卓平唯想當場穿幫，忙起身故意用英語招呼李志強：「喂！志強，你來替我玩幾付，我想去休息一下。」

李志強會意地應了一聲，立即起身過來接替。

女侍却望著妖艷女子，似乎不敢貿然陪這陌生東方人去做「特別服務」。

妖艷女子一使眼色，她才微微點了下頭，領著卓平從一道暗門進去。

想不到這貴賓室別有洞天，從暗門進入備有另兩間小套旁，是專供賭客「休息」的。

小套房面積僅及外面的貴賓室一半，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所有設備應有盡有，準備有一個小酒櫃，陳列著各式各樣的名牌美酒。

女侍是日本人，却能說一口流利英語：「先生，你怎麼知道我的姓名？」

卓平酒然一笑：「我是慕名而來啊。」

女侍報以嫵媚的笑容，不便多問，反手一拉腰後的繫帶，小圍裙便告鬆開脫落下來。

她裡面穿了條透明迷你型內褲，形同虛設，等於跟沒穿差不多。

剛要繼續脫去內褲，卓平已阻止道：

「別忙，我們先喝杯酒，坐下聊聊天好嗎？」

女侍們有個原則：時間就是金錢。

她們喜歡乾脆，速戰速決，寧可一夜多陪幾位客人，而不願被一位客人佔去太多寶貴的時間，除非是遇上出手非常大方的豪客。

所以她一進房，就迫不及待地準備脫光，好讓對方採敢進一步行動，展開眞刀眞槍的內搏。

不料她這急驚風偏偏遇上了慢郎中，居然不急於「辦事」，竟要喝杯酒坐下聊聊。

他們素不相識，有什麼好聊的？難道還談情說愛不成！

女侍不由地把眉一皺：「這……」

卓平忙伸手入袋，掏出全部所有的現鈔，幾張百元的美金和一些日幣，悉數塞在她手上：「我身上只剩下這些了，待會兒再補償妳。」

女侍笑了笑：「您喝什麼酒？」顯然她已被將近千元美金的代價所屈服。

卓平暗喜，隨口應了聲：「隨便。」

女侍走去打開酒櫃，取出瓶「XO」，帶了兩隻酒杯一回身，見卓平已坐在了沙發上。

她過去在卓平身邊坐下，放下酒杯，開瓶將空杯斟滿，拿起一杯遞給這位英俊瀟灑的東方客，然後舉杯嫣然一笑：「我敬您。」

卓平啜了一口，端著酒杯笑問：「妳好像不相信我是慕名而來？」

女侍微微搖著頭：「我在這裡既不出名，也不算特別出色，比我年輕貌美的多的是……」

卓平不等她說完，就接口道：「但人家告訴了我這個名字，否則我怎麼要那位副理替我找來千美子呢？」

女侍信以爲眞：「噢，是這樣的。」

卓平忽問：「千代美子是妳的本名？」

女侍點了點頭：「我們在這裡都用本名。」

卓平趁機又問：「那妳認識『愛子』嗎？」

「愛子？」女侍怔了怔。

卓平急道：「是的，妳知道她？」

不料女侍却笑道：「這裡叫愛子的至少有三人以上，我不知道你說的是那一個，她姓什麼？」

卓平不禁大失所望，因爲這女侍眞是千代美子，只要一聽他問起「愛子」，既是母女，自然會有特殊反應，絕不可能像她這樣輕描淡寫，完全是一副漠不關心的神情。

實際上，資料上只記載那吧女名叫「愛子」，並沒有姓，甚至連林國泰本人都不清楚。

卓平聳聳肩，忽又燃起一線希望，問道：

「這裡叫千代美子的有幾個？」

女侍反問他：「您問這個幹嘛？」

卓平不愧是名律師，很能隨機應變：「不瞞妳說，就是『愛子』向我推荐千代美子的，所以我才問妳認不認識她，好確定妳是不是她所說的千代美子。」

「原來是這樣……」女侍風情萬種地一笑：

「如果不是呢？」

卓平言不由衷道：「妳已經超過『愛子』所形容，和我所想像的了。」

女侍放下了酒杯，又從卓平手上接過酒杯放下，突然投抱入懷，送上個火辣辣的熱吻，以示對她讚美的回報。

卓平這時那有溫存的心情，但又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只好勉爲其難地虛與委蛇，主要是尚未獲得她肯定的答覆。

即使她眞是「愛子」的女兒千代美子，對一個陌生人的詢問，自然也不便貿然承認她們是母女，這是可以理解的。

幹上空女侍，本來就不是光宗耀祖的行業，誰又願意扯出上一代來？

卓平想通了這個道理，心知不能操之過急，必須耐著性子跟她磨菇。既然尋訪了好幾天都毫無所獲，那又何必急於一時。

何況，憑這女侍的姿色，耽誤一點時間也是值得的。

這位千代美子非常熱情大膽，吻的技巧更是妙不可言，她似乎經過特殊訓練，不但熱情如火，而且擅於運用她的誘人肢體，給與對方感觸上的無比享受。

她的一雙挺實豐乳，緊貼著卓平的胸脯，有節奏地揉動磨蹭著，足以令人意亂情迷，甚至燃起狂熾的慾火。

幸好卓平很能把持得住，否則早已衝動，會情不自禁地反守爲攻了。

女侍愈來愈浪形骸，似要使出渾身解數，引發對方極力克制的慾火，使它像火山一樣地爆發。

卓平不禁爲之駭然，心想：「這女郎最好不是我要找的千代美子，如果她眞是那位億萬家財的女繼承人，那不是個莫大的諷刺？」

他突然雙手捧起了女侍的臉，望著她問：「『愛子』究竟是妳什麼人？」

女侍對他突兀的一問，感到非常意外，嗔聲說：

「她們跟我幹的是同樣行業，如果你要找的不走我，我可以去替你找她們來，一個或三個都行！」

說完她就撐身而起，抓起丟在地上的小圍裙，往腰間一繫便扭頭衝出房去，連剛才放在酒櫃裡的美鈔與日幣都忘了帶走。

卓平想不到弄巧成拙，更想不到這女侍挺有個性，一氣之下說發作就發作，絲毫沒有轉圜的餘地。

他只好站了起來，整衣走出小套房。

不料這時賭局正緊張，所有人的注意力均被這付牌吸引，根本對那女侍的衝出渾然未覺。

究竟是怎樣一副牌，居然如此緊張，連那妖艷的副理也凝神屏息，站在一旁看得目不轉睛。

卓平走近一看，只見其他幾家均已打烊，僅剩下李志強與那喜歡「偷雞」的東洋紳士對賭。

堂子裡的籌碼大約是二十萬左右，李志強面前尚有十幾萬及那張信用卡。大概在卓平與女侍進入小套房時，他贏了一兩付不算太小的。

而東洋紳士面前的籌碼，則比原先少了些，但仍比李志強爲多。

五張牌已發齊，李志強的牌面是一「A」三「Q」，三條「Q」是接連發進的。

東洋紳士的牌面則是紅心「A」「K」「J」，這時他正以底牌蓋住最後發進的牌面，小心翼翼地將兩張牌錯開，在慢慢地過癮。

妖艷副理站在他身後，居高臨下，看得一清二楚，東洋紳士的底牌是張紅心「Q」，最後發進的若是紅心「十」，那就是一副「同花大順」。

牌剛錯開不多，妖艷副女已看出那阿拉伯數字的「十」，而且是紅色的。

至少又是一副「大順」，贏了李志強枱面上的三條「Q」。

當東洋紳士再把牌錯開些，露出的花式赫然是紅心，果然是不折不扣的「同花大順」！

妖艷副女彷彿吃了粿定心丸，但她不敢稍露聲色。

東洋紳士也不動聲色，先將底牌插回枱面上的明牌下，然後才翻出最後發進的紅心「十

」。

卓平冷眼旁觀，雖不知李志強的底牌是張什麼，但一看剩下未發出的一堆牌置於那西方紳士左手旁，心知這對搭檔又在搗鬼，不由地暗自一驚，認定李志強要栽大觔斗全軍覆沒了。

可是旁觀者不能說話，甚至不得作出任何暗示動作，卓平只有暗自祈禱，最好是李志強趕快丟牌。

但李志強似乎沒有丟牌的打算，居然神色自若地笑道：

「『同花大順』請出價。」

東洋紳士勝券在握，洒然一笑：「我是最喜歡『偷雞』的，不過，上把被你抓住了，這次我還想試試……」

李志強有恃無恐地笑道：「很好，但我要奉勸閣下，小心紅心『Q』在我這裡，要『偷雞』就等於送死。」

東洋紳士道：「如果我的底牌是紅心『Q』呢？或者我是『大順』，也可能是『同花』，而你只有三條『Q』，我還不是照樣可以贏你！」

李志強笑問：「難道不怕我『福祿好司』？」

東洋紳士又笑了：「你我各佔一條『A』，上家打烊的一定是『頂頭A』，你已不可能是『福祿好司』，只有四條『Q』才能贏我的『大順』或『同花』。」

李志強聳聳肩道：「這樣看來，我們賭的就是一條紅心皇后了。」

東洋紳士搖了搖頭：

「不，我比你佔優勢，只要紅心皇后不在你手上，我無論是『同花』或『大順』，仍然可以贏你的三條『Q』。」

這是激將法，也可能是虛張聲勢。

李志強却毫不理會：「那就出價吧！」

東洋紳士佯作猶豫難決，沉吟了片刻，忽道：「好吧，照你的枱面和信用卡，全部『梭哈』！」

這等於是出價五十多萬美金，使出座的幾人無不爲之動容。卓平更是心往下一沉，恨不得出面阻止李志強，要他趕快關門。

不料李志強竟不知死活，居然笑問：

「閣下不是開玩笑吧？」

東洋紳士正色道：「賭桌上那能開玩笑！」

李志強不動聲色，清點了一下自己面前的籌碼：「我的籌碼是十二萬八千，加上信用卡的最高餘額四十萬，總共五十二萬八千美金，請把你的點出來。」

東洋紳士的籌碼超過李志強的枱面，爲了表示不是開玩笑，他如數清點出相等的籌碼，雙手向前一推：「照你枱面『梭哈』！」

籌碼一進堂子，如同下棋的「舉手無悔」，絕不容許臨時改變主意。

何況，東洋紳士已穩操勝算，根本不可能改變主意。反而躭心李志強臨陣退却，因爲他尚保有打烊的權利。

卓平幾乎沉不住氣了，正待不顧一切出面阻止，却聽李志強笑著說聲：

「謝啦！」

只見李志強先發制人，突然翻出底牌丟向東洋紳士面前，赫然是張紅心「Q」！

一副牌裡怎會出現兩張紅心皇后？

在座的人不知就裡，但發牌的西方紳士，東洋紳士和妖艷副理全傻了眼，一個個張目結舌，茫然不知所措。

他們在錯愕之下，猛然回過神來，心知遇上了老千中的老千，高手中的高手。

明知李志強做了手脚，但發牌的是那西方紳士，牌又是這地下賭場供給的，吃了啞吧虧只好認了，只怪他們自己照子不亮，看走了眼。

最糗的是那東洋紳士，拿了副穩贏的「同花大順」，却連底牌都不敢亮出。

他恨得咬牙切齒，却不能當場發作，只有陰森森地向李志強連說兩聲：「佩服！佩服！」

李志強伏著身後站著駱希眞撐腰，有恃無恐，輕描淡寫地回了句：

「好說！」

東洋紳士把五張牌向其他的牌中一和，突然起身道：「手氣太背，我要去歇歇。」說完拉起隨侍在側的裡女，就怒容滿面地往小套房走。

卓平輕輕推了李志強背後一下，趁機說：「我們也不賭了，請結帳吧。」

妖艷副理那能甘心輕易放他們走人，但又不便強留，不得不強作笑容施展她的媚力：「時間尚早，手氣又順，留下多玩玩嘛。」

卓平道：「改天吧，今夜我們還另有約會。」

妖艷副理無可奈何，只好向那男職員一使眼色：

「把他們的枱面清點一下。」

然後轉向卓平：「請跟我到經理室去結帳。」

卓平微微把頭一點，從李志強手上接過信用卡放入口袋，便偕同李志強和駱希眞，隨著妖艷副理走出貴賓室。

她的兩名隨身保鏢就守在貴賓室外，隨著他們走向長廊盡頭的辦公室，門口把守的兩名和服壯漢，對那女人執禮甚恭，忙鞠躬哈腰退開兩旁。

卓平他們跟著妖艷副理走進辦公室一看，幾乎不敢相信，一間夜總會的經理室，佈置的竟有如此富麗堂皇，簡直令人嘆爲觀止。

只見地上舖著名貴的波斯長毛地氈，壁上掛著幾幅巨大裸女油畫，縱非出自名家手筆，氣勢也相當唬人。

傢俱全是歐洲古典式的，尤其一進門就看到的兩張巨型大辦公桌，雖日本首相也不過如此。

各處尙有不少石雕，木刻，及水晶的藝術品作爲裝飾和點綴，幾乎全是裸男或裸女，甚至男女擁吻，愛撫及交合，平添無限春意。

而整間辦公室不和噴灑了多少名貴香水，陣陣幽香撲鼻，令人置身其間，彷彿是進了製造香水的地方。

奇怪的是偌大一間經理室，竟不見一個人影，妖艷女人既是副理，經理怎麼不在此坐鎭

？

念猶未了，妖艷女人已回身笑問：「這地方還不錯吧？」

卓平漫應了一聲：「很好……」

妖艷女人作個手勢：「請坐，等帳單送來，我就付你們現金。」說完便逕自走去坐在了大辦公桌後的高背轉椅上。

卓平向其他兩人使個眼色，在一旁的大沙發上各自坐了下來。

兩名保鏢臉上毫無表情，默默分立在妖艷女子身後的兩旁，一副盡忠職守的神氣。

妖艷女子坐定之後，笑道：「你們的賭技很高明。」

卓平未及開口，李志強已搶著說：

「哪裡，不過是手氣好罷了。」

妖艷女子冷冷一笑：「應該說是手法高吧！」

卓平已聽出她話中有話，霍地站了起來：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妖艷女子冷哼一聲，指著李志強道：「問你這位朋友吧，他心裡明白，我指的是什麼！」

卓平莫名其妙，轉向李志強：「志強，你……」

李志強哈哈一笑：「我當然明白，那傢伙輸的很不服氣，大概想賴帳吧。」

妖艷女子不屑道：「哼！憑山口先生的身份地位，別說是區區幾十萬美金，再大的數目也不看在他眼裡，但得光明正大憑本事贏他。」

李志強也站了起來：「妳是說我不光明正大，不是憑本事贏了他的？」

妖艷女子仍然大剌剌坐在高背轉椅上：

「我說的還不夠明白？」

李志強提高了嗓門：「妳最好把話說清楚，否則……」

不等他把狠話說出口，妖艷女子已接道：「好！那我就請問你，剛才你那張紅心皇后從哪裡冒出來的？」

李志強神色自若道：「妳應該去問那洋鬼子，牌是他發給我的。如果懷疑我做了手脚，當場爲什麼不揭穿！」

妖艷女子把臉色一沉：「別以爲你這一手高明，讓山口先生吃了悶虧還不能發作，在我眼裡不過是雕蟲小技。你以爲我不知道嗎？在你口袋裡就藏了另一付牌！」

李志強暗自一怔，力持鎮定道：「妳拿出證據來！」

「好！」妖艷女子道：「你敢讓我搜身？」

始終保持沉默的駱希眞正待發作，門突然開了，那男職員帶著四名如同摔跤選手的彪形大漢闖進來。

四名彪形大漢體壯如牛，全身形同赤裸，僅在下身兜了條寬形的「J字褲」。

妖艷女人一見他們闖入，立即跳起身向兩名保鏢喝令：

「替我搜身！」

兩名保鏢唯命是從，齊聲恭應：

「是！」

不料剛一走近李志強，却被駱希眞挺身攔住，怒問：

「你們想幹嘛？」

他說的生硬日語，兩名保鏢竟聽不懂。

但他們一見駱希眞的架勢，那會不明白他是要強出頭，阻止他們搜李志強的身。

一個罵了句：「巴格野鹿！」

另一個喝聲：「滾開！」

雙手出手就向駱希眞的兩臂抓去，打算先把他制住。

駱希眞是開設武道館的，賭桌上他是英雄無用武之地，要打架正好大顯身手。

只聽他一聲大喝，雙拳左右開弓，迎向抓來的兩人。

如果不是男職員召來四名超級壯漢闖入，使兩名保鏢仗了人多勢衆，有恃無恐，吃定駱希眞不敢輕舉妄動。也就不致過於輕敵，根本不把三位年輕紳士放在眼裡了。

這一輕敵，可吃了苦頭，被駱希眞的雙拳攻了個措手不及，兩人均迎面捱了一重拳，踉蹌連退七八步。

幸好身後被大辦公室一頂，否則非跌個四脚朝天不可。

妖艷女子一見駱希眞身手不弱，不禁驚怒交加，急向兩名保鏢喝斥：「飯桶！連這幾個人都對付不了？」

兩名保鏢被罵得面紅耳赤，彼此交換一下眼色，立即再度撲向駱希眞，雙雙以空手道展開攻擊。

卓平和李志強正待上前相助，却被駱希眞阻止：「這兩個交給我，你們留神那四頭野牛……」

他把四名超級壯漢種作野牛，倒是名副其實，非常恰當。

但話聲未落，兩名保鏢已欺身到面前。

由於來勢既猛又快，駱希眞無法及時出拳，乾脆來個以柔克剛，施展出擒拿術迎敵。

拳擊是西方人的玩意，擒拿術與空手道則純屬東方武術。剛才駱希眞一出手，就以雙拳先發制人，給對方來個下馬威，使兩名保鏢以爲對手練的是拳擊，所以決心用東方武術對付。

沒想到駱希眞竟使出了擒拿術，頓使兩人的空手道非但發揮不出威力，反而處處受制。

這一來，他們才發現駱希眞兼俱東西武術之長，是個不易對付的角色。

兩人那敢再輕敵，即時改採穩紮穩打戰術，仍以空手道發動猛攻，只是出手緩慢了下來，以免浪費太多力氣却徒勞無功。

駱希眞剛才的兩拳勁道十足，若是一般人被擊中，早已倒地不起，昏了過去。這兩個保鏢竟能奮力再戰，而且攻勢更見兇猛，至少是經得起捱打的。

他也不敢掉以輕心，決心避重就輕，伺機以擒拿術制住這兩個保鏢，或用一雙威猛有力的鐵拳把他們撂倒，必要時甚至施展國術的「連環腿」。

也就是說，他要以各種不同的絕活，擾亂對方的心神，使他們根本摸不清他的路數，無法適應。

反正這又不是比賽，沒有任何規定和約束，只要撂倒對手就行。

三人均全力以赴，大打出手，一時尚難分難解。

卓平和李志強插不上手，尚得注視那四名超級壯漢，但他們却按兵不動，只是虎視耽耽的楞在一旁觀戰。

難道妖艷女子把他們召來，僅是擺擺樣子充場面？

或者她是故意要試試兩個保鏢的身手，看他們夠不夠資格充當她的貼身保鏢吧！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只要四名超級壯漢擋住門口，卓平他們就絕難奪門而出。

卓平冷眼旁觀，看出兩名保鏢身手果然不弱，空手道的火候至少在四段以上。尤其左頰有條殷紅刀疤的傢伙，出手既快又狠，幾次都從駱希眞背後偷襲幾乎得逞。

幸好駱希眞身手比他們更矯健靈活，每次都能有驚無險，從容不迫地閃身避開。

雙方你來我往，拳、掌、脚一齊出籠，居然沒有碰倒和撞翻任何傢俱或陳設的藝術品，可見三人的身手和反應，確實稱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

就在這時，一名保鏢欺近駱希眞右側，沉喝聲中狠狠一掌向他肩頭劈下。

駱希眞脚步一錯，踢肩閃避開的同時，重重一記左勾拳，結結實實擊中了那保鏢的下頦。

「嗯——」地一聲沉哼，保鏢仰面倒栽，躺在地上不動昏了過去。

另一保鏢剛好攻到，又以空手道從駱希眞背後偷襲。

駱希眞連頭都未回，及時向下一蹲，來個「過肩翻」，將那保鏢整個身子摔出，一頭撞上大辦公桌，頓時頭破血流，也昏了過去。

只聽妖艷女子怒罵一聲：

「飯桶！」隨即一打手勢，示意四名超級壯漢上陣。

駱希眞剛撂倒兩名保鏢，尚未喘過氣來，已見四個虎背熊腰的傢伙逼近。

他不由地暗自一驚，急以粵語向卓平和李志強授計：「擒賊擒王，我來纏住這四隻大狗熊，你們……」

話還未說完，四名超級壯漢已將他們三人圍住，顯然不單是對付駱希眞一人。

駱希眞爲了掩護卓平和李志強，好讓他們去制住那妖艷女子，只好奮不顧身搶先發難，大喝一聲撲了上前。

這小子不愧是武道館教練，狠勁一發，簡直如同出柙的猛虎，只見他拳打脚踢，勇猛無比，好像根本不把對手四名超級壯漢看在眼裡。

不料定四人都是角力選手出身，個個練就一身結實肌肉，尤其能捱得起打。任憑駱希眞

拳打脚踢，對他們來說是不痛不癢，簡直不算回事。

要想把他們撂倒，無異是蜻蜓撼柱。

駱希眞頗有自知之明，他那會不自量力，妄想三拳兩脚就把眼前四隻大狗熊擺平。他之所以搶先發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吸引住這四人的注意力，卓平和李志強才能有機可趁，去制住那妖艷副理。

也唯有如此，他們三人才有出奇制勝的機會。

否則，以眼前的情勢，他們三人今夜是栽定了。

「鐵三角」果然很有默契，卓平和李志強一見駱希眞發動，他們那敢怠慢，不約而同地雙雙撲向那妖艷女子。

誰知妖艷女子早有防備，一見他們撲來，立卽探手入懷，從寬大和服裡拔出支「掌心雷」小手槍，對著他們喝令：

「不許動！」

卓平收勢不及，索性全身撲上大辦公桌，順勢向前衝滑，正好攔腰一把抱住妖艷女子，雙雙撲倒在地上。

「砰！」地一聲，手槍走了火，子彈疾射而出，射向了天花板上吊著的巨型水晶燈。

一陣「唏哩嘩啦」「叮叮噹噹」，整只豪華吊燈被擊碎，碎片掉落滿地。

幸好吊燈只是以裝飾爲主，四壁尚有其他壁燈作爲光源，否則辦公室已處於一片黑暗。

卓平剛好撲壓在妖艷女人身上，伸手一把將小手槍奪下，以槍口抵住她前額：「現在妳不許動了！」

「掌心雷」只裝有兩發子彈，已走火射出一發，剩下一發已足夠使妖艷女子喪命。

槍口就對準前額，她那敢不聽命，嚇得花容失色，急道：

「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李志強已趕來，情急大叫：

「快叫他們住手，阿眞快招架不住啦！」

原來駱希眞被四名超級壯漢圍攻，已揍得他鼻青臉腫，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了。

卓平在大辦公桌後看不見，一聽之下，忙跨下身子，當胸一把將妖艷女子提起，厲聲喝令：「叫妳的人住手！」

妖艷女子那敢不從，急叫：

「住手！」

不愧是這裡的副理，一聲令下，四名超級壯漢立即紛紛住手。

駱希眞已是衣不蔽體，狼狽不堪，狠狠瞪了四名超級壯漢一眼，走向辦公桌前，強自一笑道：「我這身行頭可是來日本特地新做的，要值八千多港幣呢！」

卓平仍以槍口逼住妖艷女子，哈哈一笑：

「放心，這位副理會賠你一套的。」

他們說的是粵語，不料妖艷女子竟能聽懂，並且以生硬的粵語連說：「是是是，照賠，照賠……」

卓平不禁詫然問：「妳會說中國話？」

妖艷女子心知情急之下露了馬脚，只好點了點頭：「會一點點，一點點……」

卓平索性用粵語語：「好了，現在我們的帳怎麼結？」

妖艷女子倒也乾脆：「三位怎麼吩咐，我就怎麼結，這總可以吧。」

卓平洒然一笑：「好！妳既痛快，我們也很乾脆，連本帶利三萬六千美金，是我在輪盤賭上押中贏的，分文不能少，另外賠這位駱先生一套新西裝。至於『梭哈』贏的嘛……」

不等他說完，李志強已接口：「當然也是分文不能少！」

「不！」卓平道：「那種不是憑眞本事贏的不義之財，我們分文不取。」

李志強大聲抗辯：「怎麼不是憑眞本事，那可是我贏的呀！」

卓平笑道：「阿強，如果你一定要，可以由我如數付給你，但絕不可以拿這裡的錢。」

李志強憤聲道：「你這說的是什麼話？既然你說不拿就不拿，我憑什麼拿你的錢？笑話！」

卓平滿意地笑了笑，轉向妖艷女子道：

「妳同意這樣結帳嗎？」

妖艷女子連連點頭：「同意，同意，完全同意。」

卓平正色道：「雖然這次便宜了你們，但也算給了你們一次教訓，希望以後別再坑人了。」

「是是是……」妖艷女子又連聲應道：「以後一定不會了。」

卓平微微點頭一笑：「那就好，現在可以叫這些人出去，好讓我們結帳了。」

妖艷女子唯命是從，急命男職員與四名超級壯漢退出，連被擊昏的兩名保鏢也拉走。

現在偌大的辦公室裡，只剩下了妖艷女子，卓平，駱希眞和李志強。

在槍口的監視下，妖艷女子乖乖打開保險箱，取出整整齊齊四疊百元票面的美鈔，總共四萬元，其中四千算是賠償駱希眞的西裝。

帳已結清，卓平又逼著妖艷女子親自把他們送出夜總會，登上計程車，才將「掌心雷」從窗口丟給站在路邊的妖艷女子。

她尚未將槍收起，車已疾馳而去。

駱希眞的西服被撕扯得破爛不堪，十分狼狽，不能再繼續去尋訪千代美子，只好先回飯店再作打算。

他們住的是「希爾頓大飯店」，這時已是午夜兩點，當三人回到飯店，走向櫃台取房門鑰匙時，職員很禮貌地告訴卓平：

「卓先生，有位小姐在咖啡室等您，已經等了很久。」

卓平暗自一怔，因爲他們三人這次連袂來東京，僅拜訪他父親幾位舊識，都是警方及法界的高級人員，請他們協助打聽千代美子母女的下落。

除此之外，他並不認識任何女性，怎會有小姐等他，而且等了很久，已經深夜兩點尚未離去？

卓平謝了一聲，忙偕同駱希眞和李志強走向咖啡室。

飯店內附設的咖啡室，爲了方便旅客，是二十四小時通宵營業的。這時尚有不少男女客人在聊天，見了狼狽不堪的駱希眞，無不投以異樣的眼光。

卓平眼光一掃，發現整個咖啡室裡，只有進門不遠的卡座裡坐了位服裝樸素的年輕女郎。除了她是默默獨坐，其他的都是成雙作對，或是三五成群。

他認定一定是這年輕女郎，便走了過去，很禮貌地向她用日語招呼：「對不起，我姓卓，請問小姐是等我嗎？」

年輕女郎打量卓平一眼，才微微點了下頭。

卓平逕自坐了下來。

駱希眞和李志強見狀，便不去打擾他們談話，在附近找了個空桌位坐下。

卓平洒然一笑：「請問小姐……」

年輕女郎自我介紹：「我叫千代美子。」

卓平不由地一怔：「哦？」

千代美子道：「是一位渡邊先生今晚找到我的，說是卓先生有非常重要的事找我，所以要我來見您。」

卓平一聽暗喜，心知她說的必是渡邊次郎，那位已退休的警視廳高級警官。

想不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千代美子竟被渡邊次郎輕而易舉找到。

但她是不是他要找的那位女繼承人呢？

卓平強捺住興奮的心情，正色道：「千代小姐，我有幾個很冒昧的問題，不知可不可以問妳？」

千代美子尚未置可否，正好侍者過來禮貌地問：「先生，請問喝什麼飲料？」

卓平要了杯咖啡，經過整晚馬不停蹄的奔波，加上那場豪賭和大打出手，他確實需要來杯濃香的咖啡提提神了。

等侍者退去，千代美子即道：

「卓先生請問吧。」

卓平道：「請問千代小姐今年幾歲？」

「二十一。」千代美子還年輕，沒有隱瞞歲數的必要。

卓平又問：「目前妳從事什麼行業？」

千代美子遲疑了一下，反問他：

「卓先生是在調查我？」

「不！」卓平笑了笑：「千代小姐不用躭心，我不是警方人員。但我必須瞭解妳的一切，確定妳是我要尋找的人，才能向妳說明一切。」

千代美子猶豫了片刻，終於坦然說：「好吧？我目前在一家夜總會工作。」

「什麼性質？」卓平追問。

千代美子有些窘迫地說：「上空女侍。」

卓平微微點了點頭，又問：「千代小姐可認識一位林國泰林老先生，他是中國人。」

千代美子搖了搖頭：「不認識。」

「那麼『愛子』呢？」卓平注視著她的反應。

千代美子的神情顯然很激動：「你，你怎麼會知道我母親的名字？」

卓平暗喜，幾乎已可確定，眼前就是千代美子了。

剛好咖啡送來，等侍者離去後，他才從容不迫地說：「千代小姐，我是香港的執業律師，受了林國泰老先生生前重託，要我來東京找尋失去音訊多年的妻子和女兒，極可能就是令堂『愛子』女士和妳。」

「不！不！」千代美子叫了起來：「我出生不久父親就死於海難，而且他老人家不是中國人！」

她的聲音很大，立時引起附近客人的注意。

卓平忙勸慰道：「千代小姐，請不要太激動。妳所知道的這些，請問是不是令堂告訴妳的？」

千代美子淚光閃動：「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常問我母親，爲什麼別人都有父親而我沒有。她老人總是騙我，說父親出遠門了，不久就會回來。可是，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最後是一年又一年，等我漸漸長大了，再向母親追問時，她老人家才流著淚告訴我，父親死於海難，永遠也回不來了。」

說到這裡，她已有些梗咽：「就在那年冬天，我母親一病不起，終於死了。鄰居爲她老人家下葬後，看我無依無靠，就把我送到孤兒院去。一待好幾年，最後我逃出了孤兒院，到處流浪……」

這些與打聽出的資料完全相符，卓平振奮道：「千代小姐，過去的已經過去，請不要太傷感。等我核對了所有資料和證明文件後，如果妳眞是我要找的人，妳將成爲一位龐大遺產的唯一繼承人。」

千代美子駭詫道：「龐大遺產……繼承人……誰的遺產要我繼承？」

卓平鄭重道：「不久前故世的林國泰老先生，妳的生父！」

千代美子急道：「不！不！不可能，卓先生一定找錯了人……」

卓平笑道：「目前我也不能確定，妳不用太緊張。這樣好了，今夜妳就住在這裡，我替妳另開一個房間，好好睡一覺，明天我們一起去查對資料，然後再決定妳是不是繼承人好嗎？」

千代美子沉吟了一下，終於點頭表示同意。

於是，第二天一早，他們就開始走訪所有的有關部門，包括「愛子」舊居附近的老鄰居，千代美子出生的醫院，她待過幾年的孤兒院，警方的戶籍資料等等。

經過兩整天的奔走，終於獲得結論，證實千代美子就是那位女繼承人——當年林國泰在日本時，跟那只知名字叫「愛子」的酒女所生的女兒。

千代美子做夢也未想到，自己即將成爲億萬富婆！

卓平讓駱希眞和李志強先回香港，再利用父親在日本的各種關係，很快爲千代美子辦妥一切手續，帶她飛往香港，以便辦理所有繼承事宜。

三

千代美子是個很開放的女郎，她和卓平已相聚了好些日子，自然應該比較熟，可是一到香港她立刻就對高大健壯的駱希眞表示出好感，那或許是東瀛的好武之風，地跟駱希眞坐在接機的車子後座，一上車就緊緊地靠住她，使得駱希眞頗爲困窘，忍不住用中國話問卓平：

「阿平！你這個客戶是怎麼搞的，我們才認識沒幾天，她就這熱法，是不是發花癲了。」

卓平笑著說：「她的職業是夜總會的上空女郎，作風自然新潮一點，不過她現在是億萬富婆，粘上你的好處可大了！你小心侍候吧！」

他看見駱希眞有點惱然了，笑笑又說：

「她因爲有了錢，感到本身不安全，想找個強壯一點的男人保護她，在飛機上，她就向我要求，說要我當保鏢，我就把你推荐出去，說有個朋友會來接她，不但身體強壯，而且精通中國功夫，所以她才會拉攏你。」

「活見你的大頭鬼，你專門替我找好差事！」

「阿眞！你就幫幫忙吧！這樁生意是有點麻煩，那個死去的財主生性風流，生前雖無正式的兒女，私生的子女可能不少，他的死訊傳出後，居然有五六起人要求證實跟他的關係而分享遺產，因爲有了遺囑，我都一概拒絕了，我也是擔心眞正承領人出現後，那些人會對她不利，才打電報給你們，請你們來幫忙的！」

駱希眞咕噥道：

「我可沒空，我要主持道館！」

「道館裡有的是助教，你去不去都沒關係，阿眞，你多辛苦一下，最多只有兩個星期！」

駱希眞嘆了口氣：

「媽的！跟你們交朋友實在倒楣，一個你，一個阿強，整天都我找麻煩，每次都是打架，我在警署裡不知有了多少次打架記錄，都是爲了你們！」

卓平笑著說：「你一共有十七次毆鬪記錄，三次是爲了我，四次是爲了阿強，其餘十次却是你自己惹的禍，每次可都是我出面把你保出來的，還爲你打點銷案，要不是我，你早就被送進赤柱監獄裡去了！」

駱希眞叫道：

「媽的！你還好意思說，我那幾次打架也是從你們身上引出來的，你們做生意賺錢，打

架拼命時却要我出來頂，然後別人記怨結仇，全記到我頭上！」

李志強也笑道：「阿眞！我們賺錢可沒癟了你，每件案子你都分了成的，我的偵探社，阿平的寫字樓，你却掛了個顧問的兼差，每月還有車馬費可領！」

「那是我的顧問薪水！」

李志強道：「打官司，查案子你都不在行，只有動拳頭是你的專長，我們請你顧問，也是爲了你的拳頭！」

駱希眞鼓了嘴直生氣，這是他的老毛病，每當辯輸了口，就是這付行藏，當然也不是眞的生氣，他們在一起有十年的交情了，從讀高中時開始，他們就結下深厚的友情，成了鐵三角，牢得分不開了。

千代美子却不明就裡，也不知道他們爭的是什麼，她倒是細心細氣地安慰著駱希眞，還吻他的臉，吻他的手，惹得前座兩個人哈哈大笑。

把千代美子送進了希爾頓旅社，休息一下後，因爲千代美子希望嚐一下著名的香港海鮮。他們只有駕車陪著她到了一家叫龍字的餐廳！

爲了要人多熱鬧，李志強叫來了他的未婚妻兼秘書段玉華、卓平則叫來了他的女秘書黃菲菲小姐。

幾個人興高彩烈地品嚐了龍蝦，大蟹、鮮鮑之後，千代美子讚不絕口。更因爲餘興未盡，又轉到一家叫百樂門的夜總會去跳舞看秀。

因爲今天作秀是新加坡來的一批人妖表演，十分叫座，位子很難訂到，幸虧卓平在外面很吃得開，再者，駱希眞的師兄弟中，也有幾個混得很不錯，已經是地面上的大哥大了，所以夜總會特地存爲他們加了一張枱子。

表演十分精采，那些人妖們個個都美艷無比，雖然他們是男人，但是都比女人還要嬌媚。

表演過後，客人們可以到舞池去跳舞，千代美子的遊興甚濃，大家只有陪著她，可是在跳舞的時候，駱希眞就覺得不太對勁了，他有一種受到監視的感覺，好像一直有人在盯著他們！

不僅是他有這個感覺，連卓平和李志強也有了類似的感覺，往往有幾對眼光看著他們時，懷著不太善意的表情，尤其是在舞池中，有人撞了千代美子一下後，居然用日語向她說了一聲「對不起」而千代美子也自然的用日語回了一句「沒關係」。

駱希眞看那是一個阿飛型的漢子，帶著的女伴也是飛女型的，連忙低聲問她：「美子，妳認識他嗎？」

「那個年輕人？不認識呀，在舞池中碰一下是很平常的事，何況他還道過歉了！」

「美子！妳別忘記了這是香港！」

「那有什麼不同嗎？在全世界都可能遇見這種事！」

「但是那個人却用日語向妳道歉，他怎麼知道妳是日本人呢？」

「這也沒什麼希奇，日語在世界上已經很流行了！」

「在香港不可能，妳雖是日本人，但是一樣的黃皮膚，黑頭髮，高鼻子，跟香港人沒什麼分別，別人可能會用英語或廣東話跟妳交談，不可能對妳說日語！」

「這或許是因爲他正好也是個日本人，只會說日語！」

「我知道不是的，因爲他在我們旁邊轉過幾次了，我聽見他跟他的女伴談話，用的是廣東話！」

「那就因爲他知道我是日本人！」

「妳又不認識他，而且妳也沒說過日本話，他又怎麼會知道呢！」

千代美子却表現出一付全無心機的樣子，雙手攬住了駱希眞的脖子，親熱地道：「不去管他，我們玩我們的，這是一曲勃羅思，來，我們跳親蜜一點！」

她把臉貼著駱希眞，而且也把身體貼了上來，駱希眞對那男子看了一眼，發現他莫測高深地笑著，心中戒意更深，只有心不在焉地跟她跳著。

千代美子也有點覺察了，忍不住問道：

「駱！你好像認爲我很醜陋！」

「怎麼會呢，妳是個很美麗的女孩子，在這兒的女孩子，沒一個比得上妳的！」

這一點倒不是誇張或阿諛，千代美子的輪廓，身材，皮膚都是美人胚子，再者她的身材高，雙腿修長，在東京銀座做一個上空女郎是需要具備相當條件的！

「那是你看不起我的職業！」

「那更不是了，我對憑自己能力賺錢養活自己的人都非常尊敬，何況妳即將成爲一個富有的人了，我絕沒有看不起妳的理由！」

「那你爲什麼對我不感興趣，跟我跳舞的時候，眼睛看著別的女人，那個女孩子比我更吸引你嗎？」

「我不是看別的女人，我是在注意那個男人！」

「男人有什麼好看，難道你只對男人感興趣，你是個同性戀者？」

駱希眞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千代美子都不放鬆地道：「你別不好意思，同性戀已經是世界很流行的風氣，在我們日本也有很多這種人，你是男性傾向還是女性傾向！」

駱希眞號笑一聲道：「我什麼都不是，我是一個很正常的男人，沒有那種毛病！」

千代美子噓了一口氣：「我看也不像，你的兩個朋友也都是很英俊的男人，你對他們並不感興趣，那你爲什麼對那個男人感興趣呢？」

「我對他沒有興趣，是他對我們感興趣，他一直在注意我們！不，應該說是注意妳，他的眼睛一直盯著妳看！」

千代美子笑了起來，輕輕地隔著衣服咬了他一口：「原來你是在嫉妒，可憐的小伙子，別那麼小心眼，我既不認識他，也不會對他感興趣，我喜歡的是像你這樣高大而健壯的男孩子，來，抱緊我，讓我們儘情享受這音樂！」

駱希眞實在不知道對她說什麼，只好緊緊地抱著她，貼著她，陪她跳舞。

好容易挨到音樂完畢回座，卓平他們感到氣氛不對，提議回去了，千代美子雖然不願意，但她究竟是客人，不能太過要求主人，勉強也同意了。

李志強開來的是一輛大福特房車，車廂很寬，足夠擠下六個人的，可是他們上車後，才發覺電源線被人動過手脚，完全不能發動了。

駱希眞的反應最快，他立刻開門跳了出來，兩邊已經圍上了四名大漢，穿著短打，一付混世面的地痞相！

駱希眞的打鬪經驗多了，懂得如何先發制人，他知道今天難以善了，不等人家動手，也不開口講髒話，當兩個人快接近時，他已飛腿踢了出去。

那四個漢子是準備動武的，他們手中都已亮出了傢伙，兩個人是鐵棒，兩個人是半長不短的西瓜刀，那種刀十分鋒利，一刀下來，能把人砍成兩截的！

駱希眞的雙腿就是踢向兩個執刀的漢子，因爲這兩個人最危險，也最具殺傷的能力。

駱希眞的功夫實在不含糊，看準了出招，更不會落空，兩個傢伙都是胸口硬挨上一脚，大家的耳朵裡都可以聽見一陣輕脆的骨折聲，那不會是駱希眞，他的脚上穿著皮靴，靴頭上包了鐵壳，不會傷到趾骨，是挨揍的人，胸前肋骨受了折損。

這兩個人受傷倒地，另外兩個短棒的人却衝了上來，舉棒就砸，一個人攻擊的對象還是駱希眞，勢子很急，躲是躲不開了，但駱希眞却也不在乎，他舉起了手臂迎了上去，讓鐵棒砸在他的小臂上，鐵棒跳了起來，駱希眞却不像是受了傷的樣子，揮動拳頭，一記霸王敬酒，結結實實地敲在那傢伙的下顎上，把整個人打得都飛了起來，吧的一聲，摔倒在一邊，再也起不來了。

四個人由駱希眞一個人對付了三個，但另一個却是攻向了躲在一邊的千代美子，這是誰也沒想到的事。

發現有人要找麻煩，卓平與李志強都作了準備，他們以爲自己都將成爲攻擊的對象，作了迎戰的姿勢，更因爲他們都有一個女伴要保護，沒有分身去照顧千代美子，而且他們相信駱希眞有足夠保護她的能力，應付一兩個人是絕對沒問題的。

沒有想到這四個人居然都是以千代美子爲對象，雖然由駱希眞分擔了三個，但是還有一個却漏向了千代美子。

攻勢很急，他們要趕過去已來不及了，眼見人衝了過去，他們只有眼睜睜地看著，千代美子也嚇著了，驚叫了一聲，人往後倒去，恰好躲過了一下重擊，而且她倒下時，兩腿分叉，那個傢伙衝過來時，絆在她的腿上，摔了一個母猪啃地。

卓平此李志強也趕了過來，兩個人的動作也很快，不容那個傢伙再起來，李志強一脚踩下，踏在他握棒的手上，皮底皮跟的鱷魚紋皮鞋穿在脚上很柔軟舒適，踩在手上却相當夠份量，那個傢伙一聲痛叫，鐵棒鬆了手，卓平上去一脚踢在他的頭上，把他踢昏了過去。

四個人就這麼輕鬆地擺平了，而且全部昏了過去。

千代美子狼狽地從地下爬了起來，拍著胸口道：

「嚇死我了，駱！人家說香港的治安很糟，却匪們公開當街搶劫，想不到還眞的這麼厲害，你沒有受傷吧！給我看看！

她拉著駱希眞被鐵棒打過的手臂，爲他輕輕地按著，關心地問他疼不疼！

駱希眞笑笑說：「沒關係，我是整天都在練功夫的，這一棒算什麼，就是砍上一刀也傷不了我的皮肉！」

他拍拍西裝上身的衣袖，那兒鑲著一塊軟皮，裡面却襯著鋼條，這是一種特殊的裝備，保護手臂不受傷的。

千代美子用手摸過軟皮下的鋼條像後，才放心地道：「駱！原來你早有準備了，你常打架嗎？」

駱希眞笑著說：「我自己不常跟人結仇，倒是阿平和阿強，他們爲了職務關係，常常會跟黑社會中的人結下樑子，有時找上門來，就要我去幫拳，這是爲他們準備的！」

卓平忙道：「今天可不是爲我們，否則對方就會衝著我們來了，他們是來找妳麻煩的！」

「找我？那怎麼可能，我才第一天到香港，也沒有結下仇人，怎麼會找上我呢？」

卓平道：

「來人的確是找你的，妳雖沒有結仇，可是妳父親留了一大筆遺產給妳！」

「那有什麼關係呢！難道還有人跟我爭遺產嗎？」

「有那麼幾個，他們也說是妳父親的子女！」

「喔！是眞的嗎？他們能提出證明嗎？」

「不算是很有力的證明，只是一些人的旁證而已，但是即使有十足的證明也沒有用，因爲妳父親有遺囑，指定妳承受全部的遺產，除非妳死了，他們才有一爭的資格！」

千代美子呆了一呆才道：「所以才有人買兇出來，想要殺死我！」

卓平點點頭道：

「我想多半是這個原因吧！」

「啊！這太可怕了，卓平，究竟是那些人，你把他們找來，我願意把財產跟他們平均分配！」

「你願意把財產平均分給他們？」

「是的！他們既是我父親的子女，跟我總也有點血緣上的關係，爲了錢而手足相殘，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

「有十幾個人呢！假如妳平均把財產分給他們，妳自己得到的也沒有多少了！」

「沒什麼關係，我並沒有把這份遺產看得太重，多少年來，我沒有得到父親一分錢的津貼也過了，這筆遺產對我並沒有多大意義，我不想獨吞！」

「這是妳的事情，我的責任是執行遺囑，把一切的財產交付在妳手上，要如何運用是妳的事了！」

「那麼我再委託妳行不行？」

「當然可以，但必須在我們的手續全部辦清之後，目前財產還不是妳的，妳還無權處置。」

「我怎麼還無權處置呢？我父親不是有遺囑嗎？」

「是的！遺囑規定妳是唯一承受人，但必須要等呈驗一切證件，經過法定程序，把一切都交付給妳之後，妳才有權處置那些財產，也才眞正知道妳名下的財產確實有多少，以及妳能動用的有多少，才能另作分配！」

「不是已經計算清楚了嗎？」

「還沒有，遺產中包括動產與不動產，以及一些公司的股權等，並不完全屬於妳的，要等人家結算出來，還有一些產權的交割，必須經過法院的公告，沒有人提出異議後才算成立，目前妳不能提出聲請！」

「眞麻煩，領一筆錢也要這麼多的手續！」

「是的，這是法律！」

「那我只有等手續辦清之後，才能再委託你了。」

「是的，所以妳不必太早作決定，說不定妳會發現到時候並沒有妳估計中那麼多，而且那時妳又有別的計劃，所以到那個時候再作決定也不遲！」

千代美子開口想說什麼，但是並沒有說話，顯然，她也有點拿不定主意了。

這時，夜總會的人也出來了，一再向他們道歉，說是沒盡到保護的責任，駱希眞倒是很上路，他把四名傷者交給他們，只要求他們交代出來龍去脈，就上車離開了。

到了希爾頓飯店，千代美子說是恐怕會再受到侵擾，一定要留下駱希眞保護她，卓平與李志強也認爲有此必要，幫同勸說，把駱希眞留下了。

駱希眞雖然答應得很勉強，但是並沒有拒絕，這可以看得出，他對千代美子的好感已在增加，對這個女郎已經發生興趣了。

卓平和李志強却沒有回家，他們來到了卓平的寫字樓，從新開始研究千代美子的各種卷宗文件。

因爲他們發現了剛才夜總會門口的那一宗打鬪案子，並不像是他們所說的奪產案子那麼簡單。

那件遺囑上證明了，千代美子若是發生意外。全部遺產捐作慈善事業，沒有人能再得到好處。

□□　□□　□□

李志強審愼地研究過全部文件道：「千代美子若是死了，只會便宜慈善機構，在這種情形下，還有誰會要殺她呢，總不會是那些慈善機構吧！」

卓平笑著道：

「這當然不可能，香港的慈善機構幾達千數以上，遺囑上也沒有指明給那一家，通常是由律師和政府會同辦理的，而且根據授權，我可以作八分主，假如我要動手脚從中弄點好處，倒是有此嫌疑。」

「你可以動什麼手脚。」

卓平道：「我可以找一些小的私人慈善堂，談好斤兩，可以落個幾百萬美金呢！」

「有人幹這種事嗎？」

「當然有的，財帛動人心，爲了錢，什麼事都有人幹，所以一般富人，在指定遺產執行人時，多半會找名律師，他們較爲愛惜羽毛，不太搞鬼！」

李志強嘆了口氣：「爲了錢，固然有人不擇手段，但是不爲錢，却沒有人肯白出力氣吧

，千代美子死了，沒有那一個人會得到好處，幹嗎有人要害她呢！」

卓平嘆道：「就是這一點想不透。」

「是否有人不知道遺囑的內容，而仍然妄想發財呢！」

「應該不可能，在我到日本去之前，已經有幾起人，提出一些模糊不清的證據，證明跟林國泰有關係，要求分享遺產，我出示了遺囑，才把他們打發了，千代美子是唯一的受益人，此外就算是林國泰的兒子也享受不到半點的遺產，這是遺囑上特別聲明的！」

李志強道：「兩個老頭子也是怪人，他既然如此地愛這個女兒，爲什麼生前不去好好照顧她，却在死後把遺產全部遺交給她呢？」

「立遺囑時，他作了解釋，說他在日本做生意時，曾經得罪了幾個黑社會中人，才逃到香港來的，千代美子的母親愛子也是黑社會中的人，他若去認親，怕人家會報復他，只有在他死後，人死仇了，人家才不會追究他。」

「難道人家不會報復他的女兒嗎？」

「根據日本黑社會的傳統，恩怨止於一身，不准涉及子女，除非仇人還活著，也許可以利用對方的子女做人質，脅迫對方出頭解決問題，人一死就不准對子女身上報復了，所以他生前不敢相認，只有在死後報答！」

李志強想了一下道：「恐怕這個傳統不太靠得住，林國泰的日本仇人追踪過來了，你記不得得在舞廳中，有個人用日本話試探了千代美子一下，而後才有門口狙殺的事件發生，這大概還是上一代的仇恨。」

卓平想想道：「目前只好如此推定了，只希望能夠早點把手續交割清楚，把千代美子送走！」

李志強道：

「阿平！事情不能這樣子辦的，你對客戶應該有個交代！」

「怎麼交代呢，我的責任是把遺產交割清楚，假如是林國泰生前留下的恩怨，我也不能代她解決，更不能永遠地保護她，這不是我業務的範圍。」

「可是在道義上，妳應該把事情的眞相查明白，告訴當事人，甚至於代她作一些安排。」

「如何安排呢？」

「查明眞相，找出對方的眞正目的，幫她擺平這些事，如果擺不平，就設法安排她到別處去避一避，反正她現在有了錢，日本的護照在世界各地都行得通，她可以到任何一個地方生活去。」

卓平笑笑道：「查明眞相不是我的專長，倒是你這個私家偵探可以勝任，我就委託你好了。」

「你有權利委託嗎？」

「有的遺囑上註明了這一條，爲了把遺產安全地交給當手人，我有權在事先採取任何措施，動支到十分之三以內的金額作爲費用，在遺產交割之前，我可以不經常事人同意而作決定，所以我現在可以直接委託你，放手展開調查好了，我不會虧待你的！」

李志強笑笑道：

「那我就接下來了，我倒不是爲了錢，而是對這件案子感興趣，我總覺得這件事內情很複雜，不會那麼單純，而且你放心，我開給你的帳單一定會很合理，不會叫你對當事人難以交代的。」

「那倒沒什麼，遺產總額值一千多萬美金，十分之三是三百萬美金了，這是我有權動用的，不怕你獅子大開口。」

「我不會敲竹槓，不過我也不會賣交情打折扣，這件案子很麻煩，這筆費用也不好賺！」

「何以見得呢？你還沒有開始調查呢！」

「但可以想像得到的，林國泰在預立遺囑時，知道自己有多少財產嗎？」

「當然是知道的，事實上他在三年前預立遺囑，財產還不止此數，他的財產大部份是不動產和證券股票，在當時，九七年的香港主權問題還沒爆出來，他的財產現值高出一倍左右呢！」

「這就是了，他在遺囑上特別加上這一條，也提出這麼高的成數來保障他的女兒得到遺產，可見他預知身後的麻煩一定很大，不是輕易能擺平的。」

卓平不禁一怔道：

「對呀！當時我竟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而你居然能想到了，可見你的推理能力很強，我委託你倒是找對人了。」

李志強自負地道：

「這倒不是吹牛，在香港，你不會找到更好的私傢偵探了，我從小就對這一行有興趣，在大學裡，我專攻犯罪學系，而且成績特佳，有好幾位教授都推荐我到蘇格蘭場去工作呢，我承辦的案子沒一件失敗的。」

「好了！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對你的能力和光榮成就都很清楚，用不著你再提醒了。」

「我只是告訴你，我得到你的委託，並不是靠著我們的友誼而是憑我的能力。」

「但我却是由於我們的友情才委託你，因爲這件案子上可以動用的費用太大，如果找個不了解的人，來個獅子大開口，我就愧對客戶了。」

「原來你還是怕我亂敲竹槓，跟你們做律師的交朋友眞沒意思，精打細算，一點便宜都不給人家佔，又不是你的錢，你這麼刻薄幹嗎？」

「保護當事人的既得利益，是我做律師的職業道德，我總不能幫著朋友去佔當事人的便宜。」

「但是也不能幫著當事人來坑朋友呀！」

「這就很抱歉了，誰叫我們是朋友呢，大家只有互相幫襯了，你的一些案子，牽涉到法律問題時，我也是免費替你服務的，不但沒收談話費，運開庭時都是自己開車子去，沒收過一毫子的車馬費。」

這兩個老朋友常常是如此貧嘴的，看起來，他們之間似乎斤斤計較，一點都不放鬆，但實際上，不管是誰有了事，其餘的兩個都是放下了自己的事，全力支持，他們的友情，遠比金錢珍貴的，像駱希眞，現在就在旅館中，義務地爲千代美子擔任保護的工作。

這個保鏢幹得很輕鬆，也很愉快，千代美子住的是一間精緻套房，除了臥室之外，還有起居會客室。駱希眞爲了便於保護，沒有另外租二間房，就睡在起居室的沙發上。

雖然千代美子一再暗示說床很大，可以睡下兩個人，但駱希眞却婉轉地推却了，他推却的理由很幽默。

「我很會打鼾，而且聲音大得驚人，妳若是在我旁邊，會一夜都無法入睡。」

千代美子笑著道：

「沒關係，我睡得很死，只要睡熟了，連打雷都吵不醒我。」

這是一個更爲明確的暗示了，但駱希眞似乎沒聽懂，他提出了更絕的理由：「我是練功夫的，在睡夢中常常會打拳，在家裡，我的床舖經常要換新的，因爲那些床舖常在我睡夢中被踢壞了，妳若是睡在我旁邊，一定會被我打傷的，所以我還是睡沙發的好。」

「你這個毛病很不好，若是你將來結了婚，娶了老婆，也是天天睡沙發嗎？」

「我不知道，好在我還沒有老婆，這個問題等將來再去傷腦筋吧！」

他堅持不肯進房間，千代美子也拿他沒辦法，只有大家分開來睡了，但是到了半夜，一個柔潤而光滑的胴體也擠進了沙發，擠到駱希眞的懷中。

「駱！我睡不著，我要陪著你。」

她的身上沒有一絲衣服，身子是滾熱的，而且她的手也不老實，在駱希眞的身上亂摸著

，駱希眞究竟不是魯男子，他的反應也熱烈起來了。

兩個人的性愛技巧都很熟練，所以合作得很愉快，一再的高潮過後，千代美子仍然戀戀不捨地擠在沙發上，蜷在他的懷中，柔媚地道：「駱，你眞強壯，而且你的技巧這麼好，我相信妳一定有過不少女人。」

「是的，我有過很多次經驗，而且我都是在風月場中找對象，她們的經驗很豐富，所以我學得很多。」

「可是你爲什麼不肯到我的床上去呢？」

「因爲妳的身價太高，我付不起。」

千代美子輕打了他一下：「我會向你要錢嗎？」

「我知道妳不會，所以我才不敢去，我對女人有個原則，不是跟我有愛情的，就是付出代價的，否則我絕不讓她們上床，我從不佔那種不付代價的便宜，免得有所虧欠！」

「那麼現在呢，你準備付我什麼代價。」

「現在不同，我沒有上床，只是在沙發上。」

「那也有差別嗎？」

「當然有了，床是很神聖的地方，一個人的一生，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床上，在那個地方做的事，必須十分莊嚴的。」

千代美子又打了他一下：「我從來也沒聽過這麼荒唐的理由，不過沒關係，我來找你，只因爲我喜歡你，而且我自己也需要，這樣你心裡好過一點嗎？」

「是的！如果妳再說妳不會要我娶妳，我就更好過了。」

「你那麼看不起我嗎？」

「那倒不是，妳是個很美麗的女人，又是一個富婆，以後將會有一大堆的男人包圍在妳四周，沒人敢看不起妳。」

「駱！我並沒有想嫁給你，只想成爲你的朋友而已，可是我忍不住想知道，你爲什麼不肯娶我。」

「因爲妳太有錢，我太窮，我配不上你。」

「假如你跟我一樣有錢呢。」

「我也不會娶妳，我是個大男人主義的男人，財大才會氣粗，妳不用我養活，我就大不起來！」

「看來我必須變成從前一樣的窮人，你才會娶我了。」

「不錯！那時候我就會考慮了，而且是很認眞的考慮，因爲妳實在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

子。」

這個男人拍起馬屁來也是很動聽的，千代美子忍不住深深地吻著他道：「駱！你使我動心了，我明知道你是說來使我高興的，但我仍然會爲你的話動心。」

她嘆了口氣：「我以前也是個窮人，我並不想發財，更沒想到要發財，但是有這麼一大筆錢我應得的財富到我手中，我實在也捨不得放棄，看來只能做你的朋友了。」

駱希眞輕揉著她堅實的乳球道：「我也不希望妳放棄，有一個有錢的朋友，比一個窮光蛋的老婆妳得多。」

「這又是怎麼說呢？」

「這個世界是很現實的，很多地方都要錢，說不定那天我會急需一筆錢，有個富婆朋友，我可以開口向妳借，但是一個窮老婆，只有陪著我發愁了。」

千代美子格格地笑了起來：

「駱！你實在是個很有趣的男人，說不定我會很快地花光那筆錢，變成個一無所有的窮人，然後嫁給你的。」

「那可得趁快一點，我是個獨子，我老爸望孫心切，可不能慢慢地等妳。」

兩個人又笑了起來，就在這時候，他們聽見了臥室中先是叮的一聲，然是玻璃打破的聲音，駱希眞連忙推開她，到臥室中打開燈一看，只見外面靠馬路的玻璃破了一塊，這是九層樓，對面的大樓距離頗遠，不可能有人丟東西過來打破玻璃的，而且玻璃上的破孔十分整齊，像是有人圓形物以高速度弄成的一樣，駱希眞感到很奇怪，但是千代美子却撲了過來，抱住她的腰，飛快地將她拖到在地下，兩個人一起跑出來屋外。

跟著沒多久，駱希眞還來不及開口問她爲什麼如此，爆炸就發生了，轟的一聲，非常猛烈，臥室中的碎片一齊由門口飛了出來。幸虧千代美子抱著駱希眞跳出來時就離開了門，有牆壁擋著，所以才沒有受傷。

爆炸過去後，足足有一兩分鐘，駱希眞才驚魂始定，拍拍額角道：「好厲害，這是什麼玩意兒。」

千代美子也驚惶地道：「是ＢＨ十九！」

「ＢＨ十九是什麼東西？」

「是一種小型的炸彈，可以用來復槍或手槍投擲到很遠的地方，然後開始爆炸，殺傷力很大，用來對付躲在屋子裡的對象最適合了！」

「妳怎麼知道是這東西呢？」

「我是從東京來的，東京的黑社會常常使用這種武器殺人，我是看到玻璃上的破洞才想

到的！」

「妳怎麼肯定就是那玩意兒呢？」

「我不能肯定，但是我也不能慢慢去求證，反正躲一下總是好事，即使不是也沒有關係對不對！」

駱希眞嘆了口氣：「對！對極了，幸虧妳沒有慢慢去求證，如果等妳證實了，我們就成了一堆肉漿了。」

「那只是你成爲肉漿而已，我是後來才進來的！」

「這麼說來我是欠妳一次救命之情了。」

千代美子狡獪地一笑道：「這倒不敢說，我們是朋友，朋友有互助之義，我總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你被人殺死，何況你還是來保護我的。」

駱希眞嘆了口氣，恨恨地用右拳一擊左掌罵道：「他媽的，是那個王八蛋幹出這一手，給我抓到了，一定要捶扁他不可！」

「這只有從對面大樓上用來復槍送過來的，否則不可能從底下擲上九樓來。」

駱希眞立刻動手穿衣服：

「我到對面的大樓去把他抓出來，狠狠地揍他一頓。」

「人家手上有槍，你赤手空拳去跟人家拼命嗎？」

駱希眞道：「只要面對面我倒不怕他手上有槍，好幾次我都是空手對著有槍的歹徒而把對方制服了，槍械雖然危險，但是你只要有勇氣面對它，未必能構成威脅的。」

「那恐怕是一些普通的歹徒，不是常常用槍的，慌亂之中無法取準，才會被你制服了，如果你碰上有經驗的槍手，槍無虛發，一槍就能送掉你的命。」

「妳怎麼知道我遇著的不是槍手呢？」

「因爲你還活著，只要你遇上過一個槍手，你就不可能還活著了。」

駱希眞不信地道：「沒這回事，那天我找個槍手來對付一下給你看！」

「駱！你別傻氣了，這種事不能鬧著玩的。」

千代美子很誠懇地說，但是她的眼珠一轉，笑笑道：

「你要找槍手決鬪嗎？馬上就有機會了！」

「眞的？在那裡，什麼時候？」

「不會很久，可能在一分鐘之內，就在這裡！」

事實上還不到一分鐘，門上就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千代美子用日語問道：「什麼人？」

外面的人居然也用日語回答她說：「旅館的安全人員有人報告說，你們房間裡有爆炸者，沒傷到人嗎？」

千代美子朝駱希眞做個手勢，然後道：「是發生了一點意外，我被炸傷了腿，無法行動，你們自己開門進來。」

一邊說，一邊朝駱希眞做了手勢，而且還伸出了三根手指，表示有三個人，叫他準備！

駱希眞倒不笨，他知道來的不會是旅館中人員，這家旅館的隔音設備很好，雖然爆炸頗爲強烈，但是聲音却並不很大，外面聽起來更爲微弱，不可能立刻就判明爲爆炸，再者，這些人來得太快，而且也沒有打個電話來問訊一聲，這也是不能的，最大的破綻，就是他們用日語交談，旅館中有各種重要語言的接待員，但是安全人員，却沒有這種水準，尤其是說日語，這種語言在香港並不普遍，對方顯然也是日本人，而且是專爲對付千代美子來的。

所以駱希眞往門邊一站，背貼著牆，這樣子對方衝進來，不會立刻發現他。同時他也把隨身攜帶的雙截棍拿在了手中，自從李小龍的功夫片風行世界之後，這種武器也隨之風行起來，駱希眞在這上面的造詣很深。

對方沒有用鑰匙，他們是兩個人合力撞門而入的。

三個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年男子，穿著長褲和T字恤，倒像是觀光客的便裝打扮，可是每

人手中都執著一柄亮晃晃的日本武士刀。

進來後，他們看見了全身赤裸的千代美子坐在地毯上，雙臂後撐，雙腿半坐分開，那是個很不雅的姿勢，但也是個很誘人的姿勢，任何一個男人，乍然見到一個年輕的女人這種姿勢時，總不免要呆一呆的。

這三個人也不例外，他們都呆了一下，其中的一個後腦上就挨了很結實的一棍，另一個則被一隻很有力的脚踢在背上，飛撞了出去。

那是駱希眞出了手，他見到三個人都有武器，唯恐無法分身照顧而傷及千代美子，所以搶先發制人。

挨棍子的那個倒地不起，被踢中的那一個也撞在牆上，一時無法行動，可是還有一個人却絲毫不顧同伴的受傷，高舉武士刀，吶喊一聲，對準千代美子劈下去，動作迅速，駱希眞的身形才站穩，一時無法行動救援，只有下叫道：

「美子小心！」

千代美子驚叫一聲，整個人倒躺在地下，居然避過了這一劈，那傢伙一劈不中，順手回刀勢，雙手握柄，對準地下的千代美子又直插而下，招式十分兇險，千代美子居然又是一個翻身躲開了，而且在地下雙脚夾剪，絞在那人的脚踝上，把他絞得立足不穩，跌倒在地。

駱希眞上前，雙截棍又以雷霆之勢，橫掃而出，一下子敲在他的手背上，便他痛叫一聲，拋開了手中的長刀。

四

駱希眞繼續揮棍，想將那個傢伙也擊昏過去的，可是那個傢伙也眞狠，居然忍住了疼痛，翻身起來，雙臂護頭，拼著挨一棍，猛撞向駱希眞，把他撞倒在地，而先前被他踢出去的傢伙也回過神來了，舉刀衝了上來，駱希眞被地上一個人抱住了，持刀的恰好趕到，舉刀直砍，駱希眞雙臂被抱，身子行動也受了限制，對這一刀無法躲避，看上去只有硬挨了，他也鼓起了氣，準備吃上一刀，但願不落在要害上，受傷不會太重。但是他的攻勢却沒有中止，他也不是一般的龍虎武師，只以一些花拳繡腿好看。

他的父親駱大年所創的綜流道武術講究實用，綜合名家之長，專事械擊的動作，近身肉搏時，尤其有不少兇險的招式，克敵而足以致命的。

他忽地屈起了右腿，對準對方的兩腿間撞進去，而且因爲他的人在上面，他還加上身體的重量向下一壓。

膝蓋的硬骨撞在地下那傢伙的睾丸上，再加上那一壓，沒有一個人能受得了的，那傢伙的雙手連忙放開了，整個身體蜷起來像一顆蝦米，雙眼直翻，一條命送掉了大半條。駱希眞

把他推開了站起心中正在奇怪，何以背上的那一刀沒砍下來。

抬頭一看，那傢伙還是維持著舉刀的姿勢，瞪大了眼，却沒有下落，嘴吧張得很大，胸前透出了有半尺多長的一截刀身，在他背後，千代美子以一個優美的姿勢站立雙手握住了另一截刀柄的部位。

敢情是她撿起了地上的一柄長刀，快速地掩了過來，在那傢伙背後一刀刺進去，那傢伙勁尚未發，就已被定在那邊了。

千代美子見駱希眞已脫了羈絆，才抬起了腿，踢在那傢伙的屁股上，將他踢得朝前倒去，順勢抽出了長刀，那傢伙的胸前背後，血如泉湧，在地下翻滾不已。

立刻又來了一批，這批人倒眞正的族館中的人員，有安全人員，待役，也有聞聲而起來看熱鬧的客人，千代美子裹了一條浴巾，跟駱希眞在一起，指手劃脚地敍說著經過，一剎時十分熱鬧。

來襲的三名暴徒經查都是日本人，而且都是旅館中的客人，經過警方的調查，知道他們跟千代美子是同一班的飛機來港的，比他們晚兩小時住進了旅館。

登記部的職員更記得這三個人來租房時先查閱了登記簿，知道了千代美子所住的房間，還說是東京的朋友，要求把房間住在隔壁，他們分住了九〇六，九〇二和對面的九一八，把千代美子的九〇四包在中間。

這自然是一個有意的安排，他們的目的不是包圍那間屋子，而是隔絕那間屋子，方便自外面投擲ＢＨ十九進來而不驚動別人，爆炸發生後，他們又不放心，這三個人可以最方便過來看看成果，若是未能達到目的，就回他們再補上一手。

安排不能說是不密，但仍然是失敗了，那只能說是他們的運氣壞，爆炸發生時，千代美子偏偏不在床上，爲了駱希眞那個不上女人床的毛病，便得千代美子移樽就教，躲過了那一刼，而駱希眞留在屋中，便千代美子躲過了第二次狙殺。

三名兇手受傷都很重，其中被穿胸的那一個且有生命的危險，千代美子檢查了一下，最後才拿起電話通知了櫃台，同時也通知了在家中的卓平和李志強，旅館的保安人員首先來到，沒有多久，卓平和李志強和警方也先後到了。

房中的爆炸和凌亂是最好的說明，千代美子和駱希眞純粹是出於自衞，他們傷了人，却沒有過失，警方只問了一下出事的經過，但還要和三名傷者的的供相對照才能落案而交付司法。

三名兇手的身份查明了，他們都是日本人，而且是同一飯店中的住客，住進來的時間只比千代美子晚一個小時，櫃台上的人員記得很清楚，他們住進來時，還看了一下千代美子的

登記，要求在鄰近的房間，而且還說他們是千代美子的朋友，住得近些便於連繫，旅館中服務的原則是方便顧客，所以才爲他們安排了。

三個人的身份證明是東京赤鯨株式會社的職員，千代美子立刻指證說那間株式會社是赤鯨組的大本營，赤鯨組是東京的一個大黑社會組織，表面上却是專營貨運的船務公司，實際上却是以走私爲主業，他們的成員以海員的碼頭工人爲主，在東京相當有勢力。

這分明是黑社會的狙殺行動，警方自然要詢問他們與千代美子的職業以及與赤鯨組的結仇原因。

千代美子很坦白，直承在銀座從事上空歌舞女郎。

赤鯨組的第二號頭目坂川一郎很喜歡她，她却對坂川一郎沒多大意思，坂川一郎惱羞成怒，曾經糾衆在她服務的那家夜總會鬧事未成，但那家夜總會却是另一個黑社會組合——飯田組旗下的事業，飯田組和勢力比赤鯨組還大，自然不會容許他如此，把他好好地教訓了一頓不說，還著令他開道歉認錯，坂川一郎在壓力下低了頭，心中十分不甘。

他不敢去找飯田組的麻煩，却遷怒於她，揚言一定要她的命，不過千代美子一直在飯田組的保護下，使他無法得逞，東京的黑社會是很講榮譽，要面子的，美好雖然不是重要人物，但是在他們的保護下，是不容許別的黑社會欺凌到頭上的。

這種保護制度也有好處，一個藝人也好，特殊職業工作者也好，只要受到一個較大的組合公開保鏢，就不會再受到第二者的欺凌剝削，可以安心從事所業，所以那筆保護的費用雖高，每個人都付得心甘情願。

坂川一郎在日本無法奈何她，所以才趁著她離開日本，派人來對付她。

這是千代美子的說明，警方十分滿意的接受了，他們也許懷疑內情未必會如此簡單。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行兇者和被害者都是日本人，因爲事情發生在香港，他們不管，只要交代得過就好。

有了卓平這位大律師作保證，警方自然也不會爲難千代美子，作成筆錄，帶了受傷者就走了。

但是卓平和李志強却對千來美子的理由不滿意，李志強問道：

「千代小姐，妳能確定這是坂川一郎對妳的報復行爲嗎？這已經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夜總會門口，那幾個殺仔雖然是本地人，但是我問過了，他們也是受了一個日本人的雇用要對付妳的！」

千代美子輕鬆地聳聳肩說：

「我不知道坂川一郎恨我這麼深，好像非殺死我不可了！」

李自強道：「正是這句話，只爲了妳說的那點理由，對方似乎犯不著動用這麼大的力量來對付妳，除非他們有著更重大的理由！」

千代美子笑道：

「除了坂川一郎，我想不出還得罪過誰，我在日本的生活背景很單純，卓平已經調查過了，而且對方已經表明了身份是赤鯨組，那就只有坂川一郎有此可能！我相信買通本地殺手對付我，也是坂川一郎在背後唆使的！」

李自強見她的口風很緊，忍不住道：「他除了買通殺手外，更派了三名手下來對付妳，似乎太小題大作了！」

千代美子笑道：「不算小題大作，他是爲了面子，在日本栽了一個跟頭，使他很見不得人，他在日本也公開揚言要殺死我，不實現這個諾言，他在日本就混不下去了，日本浪人的面子是十分重要的！」

卓平嘆了口氣道：「美子照這麼說來，妳的處境就十分危險了，坂川一郎不止派了三個人吧！」

千代美子道：

「是的，最少還有一個，就是那個用來復槍射進ＢＨ十九的那一個，這種武器是中東一家地下工廠製造的，產量不多，已經被日本的黑社會全部吃進了！這一定是他們自己帶來的，奇怪，他們怎麼帶進來的？」

李自強道：

「香港是全世界治安最懷的地方，有數以萬計的漁船，也有著許多特權階級的私人遊艇，私運一點東西進來太容易了！」

卓平忍不住道：「美子，妳爲什麼不告訴我坂川一郎這件事呢！」

「那是一年多前的事，我以爲已經過去了，所以才沒有提，不過我也預感到可能會有問題，所以一再地請求你給我找一個強有力的保護者，你找到了駱樣，他非常稱職，我特別地要向他提出謝意！」

卓平道：「保護妳的安全固然是我們的責任，可是妳先提一聲，也好使我們有個準備，像昨夜那種情況，實在不是駱希眞一個人所能應付的！」

千代美子一笑道：「對方這麼大張旗鼓地行動，是誰都想不到的，即使我把情況告訴了你，妳會想得到嗎？」

卓平在法庭上是以雄辯而出名的，可是在千代美子前面，口才變得笨拙了，居然變得張張結舌，無以爲答。

事實上他也沒辦法回答，一切都很反常，赤鯨組派出這麼多的人來對付千代美子，更是難以想像。

千代美子笑笑道：

「何況，駱樣的本事超出我的想像的大，對方派來的三名殺手武功都很好，劍道和空手道的造詣都是屬於黑帶級的教師了，却仍然被駱樣一個人打成重傷！」

李自強問道：

「千代小姐，妳能評定武術等級嗎？」

千代美子道：

「我能！我從小就在黑社會的圈子裡生活，在讀書時，我也喜歡打打鬪鬪，我曾經是東京市女高組的徒手搏擊冠軍，卓樣到我的寓所去時，看過我得到的金牌和獎杯，擺滿了一屋子呢！」

駱希眞笑著道：「難怪妳今天打起來，兇得像條母老虎，原來妳也是個練家子。」

千代美子道：「比你可差多了，昨天他們根本沒防備我，攻擊力全放在你身上，我才有機會一擊得手。

這就是日本女人的美德，她們懂得謙虛，永不與男人爭功，雖然在打鬪時，千代美子所承受的攻擊壓力比駱希眞更大，但是她却表示全屬駱希眞之功，駱希眞聽了很高興，當仁不讓地接受了下來。

但是李志強却知道她的謙虛必然有所隱瞞，緊接著問道：「千代小姐，坂川一郎對妳的報復行動是第一次嗎？」

「是的，在日本時，他只是叫叫，但立刻受到了飯田組的警告，不許他亂來，否則立將受到嚴厲的制裁，像這種侵犯到別家地盤的行爲，會引起公憤的。別的黑社會也不會愿諒他，連他自己的赤鯨組也會加以杯葛，所以他不敢妄動，只能轉到外國來行動。

她的解釋十分合理，精明如李自強也找不到破綻，只是他不放棄努力，繼續追問道：「那麼是在香港才對妳展開行動的了！」

「是的，這個人氣量眞少，是他先找我麻煩的，却這樣的死纏不休！」

「妳能確定是坂川一郎在找妳的麻煩。」

「對方是赤鯨組的人，應該是可以確定的了，我總共也就開罪過這麼一個人，在日本，我是個微不足道的女孩子，不可能跟很多人結怨的。」

「千代小姐，我是個偵探！對許多有關事物，我都有大致的了解，對日本的黑社會我也相當清楚，而且有兩次我爲了辦案子，也到過日本，跟他們有過接觸，妳說的這些組合，我

都知道，而且都還有一兩個熟人！」

「那好極了，你可以打聽一下，我說的都是事實，坂川一郎爲了我跟飯田組交惡，是黑社會圈子裡的大事，每個人都知道的！」

「我的目的不是討論這件事，而是對妳所說的理由不能滿意，假如妳只是個微不足道的歌舞女郎，飯田組不會爲了妳而去開罪坂川一郎那樣一個重要人物的，他們相反的會壓迫妳向坂川一郎屈服，黑道組合固然看重面子，但更著重利害關係！」

千代美子似乎沒想到李志強對東京的黑社會內情如此清楚的，這些都是事實，不容她提出反對，頓了一頓後，她才道：

「不錯！我是較爲重要一點，因爲我母親跟飯田組幾個老一輩的大頭子都有交情，他們必須照顧我妥善一點，如此而已！」

「那就不該叫妳去做那份工作。」

「你是說做上空女郎，那可是我自己願意的，我要找一個女秘書之類的職業也沒有問題，可是我喜歡歌舞，我也有一份自認爲不錯的身材，找樂子把它們顯示出來！」

這下子李志強也詞窮了，他知道這個女郎的身上似乎還藏著更大的秘密，但是她不肯說也沒有辦法。

便他們感到困擾的是爲什麼有人要殺死她，卓平事先作過調查了，千代美子在日本時，是個很平凡的人，坂川一郎的事也經調查確實，他是爲了千代美子而鬧過夜總會，被飯田組修理過，不過那是在酒醉之後，坂川一郎在事後公開道歉過，也曾揚言要殺死她，但這只是裝點門面的話，事後誰也沒認眞。

戰後，日本的女性地位雖已提高，但仍然是男性爲中心，沒有人會爲一個女人拼死拼活，尤其是黑社會中人，他們得到女人的途徑太多，千代美子只是一個長得還不錯的女人，作風開放，但缺少那種令人蕩氣迴腸的風韻，這樣的女人在日本普拾即是，沒有什麼特殊引人之處！

她在日本一直平安無事，到了香港却受到了伏擊，而且是強大陣容的伏擊，對方所派出的人手，幾乎是用來對付一個黑道梟雄的力量了，這是最令人費解的地方。

赤鯨株式會社在香港有專任的律師，對方的神通也很廣大，竟然活動到驅逐出境，遣送回日本就醫。

他們願意負擔旅館的損失，旅館方面也不想追訴了，千代美子如果不服氣，可以在日本提出訴訟，香港的警方只能提供所需的口供資料，因爲雙方都是日本人，他們不願意多事負責任。

千代美子表示無意追訴，說她自己會通知飯田組，就此向赤鯨組提出抗議，黑社會的事都是自己解決，不會去動用到警方的助力的。

整個事件似乎就此算了，這使卓平感到很洩氣，只想快點辦妥她的承領遺產手續，把她送走了事。

但這些手續却頗爲繁瑣，要等有關方面重重的審核認可。在文件上簽字才能生效，一兩天內是無法下來的，他們還得繼續維護千代美子的安全。

千代美子却滿不在乎，她似乎很喜歡香港，每天拖著駱希眞作伴，玩遍香港每個角落。卓平爲此大加抗議，但是千代美子不肯接受，駱希眞更表示沒問題，他跟千代美子打得火熱，形影不離，擺出一付英雄護美的姿態。

奇怪的是李志強，他居然也贊成千代美子該出去走走，有兩個人如此表示了，卓平一個人的意見就作不了數。

不過，他也知道自己的兩個好友都不是莽撞的人，每次出去時，李志強必然派了幾個偵探社的職員跟著他們駱希眞自己也約了幾個師弟暗中隨行作保護，這兩批人都是在道館的同門，互相是認得的，可是他們在行動時，却裝成互不相識，各行其是。

大家都抱著一個目的，要在這個女郎身上挖出更多的秘密，照理說駱希眞近水樓台，應該比李志強有較多的收獲，但事實却又不然，李志強是透過偵探的手法去從事的，他的人員也受過專業的訓練，觀察頗爲詳細，比如說，千代美子無意中跟一個人接觸了一下，談幾句話，他們一定會去調查那個人，了解他的背景。

經過仔細的調查過濾後，李志強發現千代美子是眞正的不簡單了，她似乎不是一個人，而且有一批她的自己人爲她聲援，那些人並不是跟著她來的，而是早就在香港立足，等她來了後才展開接觸。

要對付她的人也沒有死心而放棄行動，而且往往設好的陷阱要捕捉她，却因爲她先得了警告而避開了。

比如說，她曾經先表示要到元朗的一家百貨公司去購買一些衣服。也探訪在那兒工作的一個高中同學，對方得到消息，也先期布置了一些人在那邊。

可是她却臨時改變了計劃，換了個目的地，使那些人空忙了一陣。

雙方的神通都很廣大，似乎都能掌握住對方的行踪，但千代美子的人似乎棋高一著，使她避開危險，而使對方的佈署徒然無功。

經過四天之後，李志強搜集的資料越多，也更增加了千代美子的神秘性，但也只能確定她是個重要人物，一方面儘力要除去她，另一方面則全力在保護她，可是對她的身份，却仍

是個謎。

對付她的人已可確定是赤鯨組的人了，但保護她的人却不如她所說是飯田組的人員。她接觸的範圍很廣，有家庭主婦，公司職員，商人，學生，遊客，沒有一個是跟黑社會搭上關係的，也沒有一個是跟她的保護者飯田組有關的，這把李志強弄糊塗了。

假如那些人都是善於掩飾，藏起了自己的身份，則這個飯田組實在非常了不起，他們的勢力型態不是一個黑道組合，而近乎是個諜報組織了。

再者，雙方的重點都放在千代美子身上，又是爲了什麼呢，她身上有著什麼重要的秘密呢！

雙方的人員中都有著本地人參與，但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與日本有關，不是在日本人所設的公司中服務，就是通曉日本話，而且，李志強的人員還有一個意外的發現，千代美子居然也能說一口廣東話和上海話，這兩種方言在香港都相當有用，尤其是廣東話，幾乎是到處通行，雖然她說得不十分流利，却至少可以互相構通了。

這是駱希眞不知道的，李自強也沒有告訴他。

這天下午，他們到淺水灣去游泳，而且更租了一條快艇和兩套滑水用具，駱希眞的武功雖妙，對這一項技術却不怎麼樣，還沒有滑多遠就落水了。

那條遊艇却沒有等他，拉著千代美子一直向外海水深處滑去，而且另外有條快艇也向著他們方向追去，駱希眞看見那條快艇坐看三個人，穿著潛水裝，手中都執著在水中射魚的魚鏢，那雖是運動器材，却也可以作武器用的。

後面的快艇緊躡著前面的千代美子，顯然要不利於她，駱希眞心中大急，連忙大聲警告，可是距離既遠，馬達的聲音又大，根本聽不見，而千代美子悠哉優哉，還不知道危機將臨，駱希眞只有掙脫了滑板，拼命滑過去。

還好，海灘上的救生員也開了條快艇過來，他以爲駱希眞是體力不繼而求救！駱希眞上了船，指著前面，連聲催著追上去。

□□　□□　□□

駱希眞望著前面揚起的兩篷水柱，心中十分著急，因爲他看見其中一個人已經舉起了魚槍，對準了千代美子的後背，做了個要發射的姿態。忙又大聲叫喊，但千代美子却相應不理，但不知怎的，後面舉槍的那個傢伙身子忽地一聳，魚鏢對著天空射去，而且從快艇中翻身落下海中，另外一個傢伙見狀忙抬起魚鏢，但也是未及恭射，就身子一翻落了海，駱希眞倒是吃了一驚，這兩個襲擊者不會無緣無故地落了水，一定是受到了突來的攻擊。

海上一共只有三條船，駱希眞乘的一條是由救生員駕駛的，當然不可能發出攻擊，那麼攻擊是來自千代美子了，但是千代美子身上穿著泳裝，雙手拉住了繩子，不可能作任何反擊的，除非是那個替她開船的駕駛員。

救生員見有人落了水，而且是在深海中，自然不能不理，連忙把船駛了過去，可是等他們靠近時，那兩人所乘的快艇却先一脚轉回了頭，拋下了兩個救生圈，圈上有繩子連著，兩個落海的人每人攀住一個救生圈，那條船立卽加足馬力向另一個方向急駛而去，後面拖著兩個人。

等駱希眞他們趕到時，海面上只飄著一絲淡淡的血水，證明兩個人都是受了傷才落水的。

而且多半是槍彈擊傷的，在槍上裝了滅音器，可以不發出太大的聲音。

拖著千代美子的那條船上，除了一名駕駛員外，還有一名助手，這名助手的工作恐怕就是負責反擊，所以在船上帶了武器。

救生員似乎不願多事，反正人都走了，跟他沒關係，他也急急地把船駛回岸邊，駱希眞指著離去的那條船問道：

「這條船上的是什麼人？」

救生員道：「不曉得，他們是外來的。」

「你們怎麼允許外來的船隻進入呢？」

救生員道：「我們的浴場只租借了一個浴場的使用權，這是公共海灘，任何船都可以進來的。」

駱希眞道：「那麼這條滑水船呢？」

「我也不知道，他們是滑水俱樂部的。不屬於浴場管理，不過我看他們也是外來的，因爲俱樂部的船我都認得，全部都是淺黃色，這條船却是白色的！」

駱希眞一看其他的滑水人員，所乘的船都是黃色的，船是千代美子去接洽租來的，他也不清楚，因爲那間俱樂部是由英國人管理的，千代美子的英文比他靈光些。自己去辦的交涉。

果然那條白色的船把千代美子送到岸邊後，兩個人就招手向千代美子揮別，也開走了，跟前一條船走的是相同的方向，大概是去追另一條船了！

駱希眞氣呼呼地回到岸上，千代美子却笑嘻嘻地迎著他道：「剛才玩得眞過癮，只可惜你在半途落水！」

駱希眞生氣地道：

「妳剛才差點把命玩掉了知不知道？」

千代美子笑道：「你是說那兩個穿潛水衣的人，他們是跟船上的人找麻煩，跟我沒關係。」

「你怎麼知道？」

「船上人對我說的，他們告訴我說是私人恩怨，叫我別害怕，他們會應付的，結果他們果然把對方打落水去了。」

「用什麼東西打的？」

「來復槍，點二二口徑，這種槍很準的，美國的前任總統甘迺迪就是被這種槍打死的。」

「我怎麼沒看見？」

「他們一個人伏身在船邊上開槍射擊的，那個人的槍法還眞準，在浮動不定的船上，還能夠射得這麼準。」

「雙方都是些什麼人？」

「我不知道，我去租船滑水，俱樂部說只有會員才能享受權利，不肯租給我，結果那兩個人說他們願意免費帶我滑水，如此而已。」

她始終不肯承認人家是對付她的，也不肯承認白色船上的人是她的同伙，駱希眞明知道她在說謊，也無可奈何，只有嘆口氣道：

「美子，我們是眞心地想幫助妳，有人要取妳的性命，我們必須知道對方是誰，才能保護妳。」

「我不是說過了嗎？對方是赤鯨組的人，警方也調查清楚了，他們是受了坂川一郎的指使。」

「這個我知道，可是動機呢，坂川一郎眞爲了是求愛不成，才對妳動殺機嗎？」

「我知道的就是這個原因了，再有就是他的面子上下不去，非要給我點顏色看看。」

「美子，我知道妳一定隱瞞著什麼，我是妳的朋友，妳不能告訴我眞話嗎？」

「駱！我告訴你的全是我所知道的，我也覺得坂川一郎太小題大作了一點，爲了一個女人，他犯不著這麼做的，可是我也不知道他爲何要恨我如此之深。」

駱希眞嘆了口氣：「好吧？反正我是豁出性命來交妳這個朋友，只希望妳也夠點意思，別要我死得不明不白。」

千代美子笑道：

「駱！看你說到那兒去了，你對我好，我十分感激，我也眞心拿你當朋友，總不會害你

的！來，你一定很累了，我替你按摩一下。」

駱希眞在沙灘上躺下，千代美子爲他按摩著背部，她的技術很好，不但消去了駱希眞的疲累，也消去了他的生氣，使他漸漸地開心起來了，不過他的警覺性却沒有鬆懈，因此當危險再度降臨時，他立刻就感覺到了。

那是十來個阿飛型的男女，圍成一圈在打排球，這是海灘戲水的青年們最普通的遊戲，那些阿飛們本來在較遠的一個角落上玩的，這時漸漸移近了過來，駱希眞發現他們是有意的移動，甚至於中間還隔了四五對作日光浴的男女，也被他們無禮地趕開了，因爲他們故意把球擊在人家身上，然後發出一陣哄笑！

這些人一看他們人多勢衆，都忍氣吞聲地讓開了，駱希眞的義俠心腸，在平時早已過去教訓一下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們了，但今天他的脾氣竟出奇地好，故意裝成看不見，仍是靜靜地躺著，他感到這批人不對勁，是由於他們的打扮。

他們是標準的飛仔，長頭髮，牛仔褲、運動衫，有幾個手膀子上還刺了青，脚下都穿著皮靴，這種裝扮在別的地方不算稀奇，但是在供作戲水的海灘上，就有點不倫不類了，他們竟不作下水的準備，好像專門來打球的，但他們身上也不是適合運動的服裝。

那說明他們是爲了另一個目的而來，只是利用打球作爲掩護而已，只有兩三個女的，身上穿了泳裝。

這幾個女的行動更怪，駱希眞他們來到後，她們也跟著來了，就在附近坐下了，換了衣服，却沒有下水，有人打開了手提型的收音機聽音樂，但其中的一個，手提機上裝著長長的天線，她把收音機貼在耳朵上聽時，嘴唇也跟著在動，但是却並不是在唱歌，倒很像在用對講機在跟什麼人連路。

駱希眞下水時，她們在岸上沒下去，駱希眞還發現她們用望遠鏡觀察自己這邊的情形，他與千代美子上了岸，這幾個女的才開始離開，參加遠處打球的一群，而且開始慢慢地向這邊移動。

他們都是標準的本地人，講著廣東話，駱希眞若非心存戒意，一開始就注意到身邊的人，也不會發現到這些異狀的，但是最令駱希眞注意的是她們抬來了一口塑膠箱子，長方型的，很像是冷藏飲料的那種櫃子，可是兩個人抬著都很吃力，證明裡面很重。

假如放了幾十瓶可樂或啤酒，份量自然不輕，可是她們却不打開，有一兩個女郎口渴了，還跑到販賣處去買了幾罐可樂來喝，那麼這裡面放的是什麼呢！

駱希眞把一切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而且他還不經意地向遠處比了個手勢，那是跟他的師弟們打招呼，他也有了準備，知道會有麻煩，到那裡都有三四名師弟跟著，平時只遠遠

地吊著，不上來打招呼，有事可以立刻馳援！

對方有八個男的四名女郎，駱希眞憑一個人也可以吃下他們的，但這次他決心抓住幾個，好好地問問口供，所以招呼了隨行的幫手。

那也是三個粗壯的小伙子，立刻作了準備，而且回了他一個手勢，駱希眞放心了，彼此間距離約模是五十公尺，駱希眞相信他們在二十秒內，可以趕過來。

等待的一刻到了，一個女的捧起一個高球，一個男的跳起來用力一捶，球對準千代美子的背上飛來，咚的一聲，把她打得朝前一撲，倒在駱希眞的身上，那群飛仔立刻又是一陣哄笑。

駱希眞把千代美子推開坐起，球就落在不遠處，駱希眞把球拿在手中，那個擊球的青年過來，臉上掛著笑意道：

「對唔住，我一個不小心！」

駱希眞把球交給他道：「以後要小心點，這是公共場所，你們有玩球的自由，但不可以防碍到別人！」

那個青年連聲稱是，他雖然是存心挑釁，但看到駱希眞人高馬大，不願意單獨衝突，伸手過來接球。

就在他雙手捧住球的一剎那，駱希眞就發動了，一記霸王進酒，拳頭敲在他的下巴上，把整個人都打飛了起來，摔倒在地，立刻昏倒不動了。

對方固然是存心生事，但沒有想到先發動的竟是駱希眞，而且他不動聲色，出手奇快，一發就是狠著，倒是把對方震住了。

呆了有半分鐘之久，有個女的叫了起來：

「居然敢動手打人，大家上，宰了他們！」

這一喝之下，那群人紛紛地動了，但只是虛張聲勢，出聲吆喝而已，他們似乎知道駱希眞的拳脚厲害，不敢上前立攖其鋒，一個傢伙趁機跳過去，打開球櫃的蓋子，裡面果然是一柄柄的長刀。

但是駱希眞早就注意到了，飛身追過去，猛地一脚，他不是踢人，而是踢向那個蓋子，那傢伙剛抓住一把刀，還沒來得及拿出來，就被蓋子彈回來，壓住了手臂，兩邊的邊緣一夾，雖然不是刀刃，却也痛得他大叫起來，駱希眞更是缺德，他又加上一脚，踏在蓋子上，緊緊地咬住他的手臂，更增加了他的痛苦，拼命地掙扎。

駱希眞冷冷地道：

「你最好老實點，否則我的脚上一用力，你的胳臂就要斷了。」

那傢伙果然不敢掙扎了，其他的人也呆了，圍在四周，就是不敢上前。赤手空拳，他們是不敢跟駱希眞交手的，但武器在駱希眞的脚下，他們就沒轍兒了。

這時領頭吆喝的那個女郎上前笑道：「先生，對不起，我們打擾了你，已經道過歉了，大家就此算了吧！」

駱希眞冷笑道：「算了！那有這麼容易，你們準備了一批武器，本來就是要對付我們的，我肯算，你們肯嗎？」

女郎神色一變道：

「你說什麼？」

駱希眞冷笑道：

「小姐，妳別裝樣了，從一開始妳就在打我們的主意，海上的襲擊失敗，就轉到岸上來了！」

女郎變著臉色道：

「我不懂你說的什麼，但是你要欺侮我們，我們可不含糊你。」

她說著對駱希眞衝過去，意圖把駱希眞撞開，好讓那些人取到武器，但駱希眞却不吃她這一套，反手一巴掌摔出去，摑在她的臉頰上，把她打得倒在地上，同時叫道：「美子，看住她，這個女的是領頭的，別叫她跑了。」

那個女那挨了一掌，幾乎不相信他伸手會打女人。

倒是其他那些飛仔們，見這個女的挨了打，一哄而上，意圖推開駱希眞，取出盒子裡的武器。

駱希眞先一脚把壓住手的傢伙踢開了，然後迅速地扣上了搭訕，把蓋子扣緊，叫他們無法很快取得武器，然後展開拳脚，把圍上來的人一個個打退下去，他的拳猛脚硬，又是學過正統技擊的，那些只會花拳繡腿的飛仔們如何是敵手，被打得東倒西歪。

不過，他們倒下後，立刻又爬起來參加戰鬪，目的還是在搶奪那口箱子，這時駱希眞的師弟們也趕到了，他們更妙，連問都不問，出手就打，雖然對方多出他們一倍，但是却經不起這般生龍活虎般的武師，頃刻間就被打倒了一大片，而且被堆成了一堆。

海灘上有不少看熱鬧的人，他們對這批飛仔們都沒有好印象，見他們受了教訓，都紛紛拍掌叫好。

被駱希眞打倒的那個女的，此刻正被千代美子扭住了雙臂，無法動彈，可是她還在叫道：「你們敢糾衆行兇，叫警察來，把他們都抓起來。」

駱希眞笑道：

「好極了，叫警察來好了，你們在海灘上意圖不軌，還帶了一箱子武器，到了警署，看是誰的理虧，而且先鬧事的是你們，這兒有的是人證。」

有些遊客也道：「不錯！這群不良少年，仗著人多，在海灘上橫行不法，是該送到警署去，好好教訓他們一下，我們都可以作證。」

遠處有警察吹著哨子趕來過來，是球場中看見有人打架，連忙報了警，那個女郎開始乞憐地道：「這位先生，算我們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你們，只求你高抬貴手行嗎？我已經有過兩案底，要是再進警署，一定免不了到赤柱監獄去住幾年了。」

駱希眞咯一沉吟道：「好！那妳們先躲一躲，美子，妳看住她，別叫她跑了，我還有事問她。」

千代美子趁亂帶著那個女郎離去了。那邊的警察也來到了，駱希眞不在乎警察，這兒的巡佐有好幾個都是他的師弟，警員中也有不少跟他的父親學藝，而駱大年每個月只上幾次課，大部份時間都是他這大師兄代師傳藝，他的熟人很多！

警察來了後，果然有幾個向他舉手行禮，那群飛仔們更在心裡叫苦了，他們一共十二個人，有十一個都被捕了，三女八男，一個個全被拷了上車子，押到警察問話，警方問了經過，許多遊客的指證，船上那一箱子的武器，使他們有口莫辯，一個垂頭喪氣地被押走了。

駱希眞因爲有熟人，警方知道如何找他，連地址都不必留，只說有事如何連絡，就分手帶人走了。

美子一直扭著那個女郎，站在遠處瞧熱鬧，他們的身上還披了一條大毛巾，使人瞧不出破綻。

駱希眞在浴場中也有同門，是當管理員的，在這種地方要想立足，非要有兩下子不可的。

駱大年的武館不是組織，不是幫派，收徒也很嚴格，一定要身家清白的才准列門牆，他的弟子不許參加黑道，但是受到欺凌時，必可得到同行的聲援，所以他們的同門很多，處處都有照應。

這些人對大師兄的事，自然是全力支持的，駱希眞借到一間小房間，十分僻靜，遠離嘈雜的人群，那是闢作男女幽會之用的。

駱希眞進了門後，吩咐放開了那個女的，然後道：「小姐，我希望妳能合作，不要惹我發火，否則我這個人不懂得憐香惜玉的，美子，妳來幫幫忙，假如這位小姐太健忘的話，妳提醒她一聲。」

那個女郎被推坐在床上，美子站在她對面，看她的姿勢，她的確是很內行的！

駱希眞笑了一下道：「小姐，妳叫什麼名字？」

「陳珍珍，今年二十二歲。」

「幾歲不必說，小姐們的年齡極少有眞實的，而且跟我要問的事沒多大關係！我也來自我介紹一下，我姓駱，駱希眞，這位小姐是日本人，她叫千代美子。」

陳珍珍道：

「我知道！久仰！久仰！」

說完她發覺不對，駱希眞却笑笑道：

「妳一定知道的，因爲妳受雇就是要對付我們的。」

陳珍珍剛要開口，駱希眞道：

「妳可別說沒這回事，你們若是只到海灘上玩，就不會專誠帶了一箱武器了！陳小姐，妳在什麼地方做事。」

「九龍紅磡碼頭區，金鷹酒吧做吧女！」

「另外三個都是妳的姊妹淘了。」

「是的，我們在一起工作，宿舍也在一起，所以感情很親密，跟親姊妹差不多。」

「那八個飛仔呢？」

「碼頭區上的混了，是一批打仔，平時在酒吧中擔任保鏢打仔。」

「一家酒吧需要這麼多的打仔嗎？」

「我們比較特別，因爲我們的老板是日本人，獨立在碼頭區內打天下，所以我們所需要多一些人，實際上他們的人數還不止於此，有一半留在家裡沒出來。」

「假如是想獨立打天下，十六個人又太少了，本地的黑社會勢力很龐大的。」

「可是我們的老板很有辦法，一些大勢力幫派都跟他有交情，對我們的酒吧只有照顧而不會搗蛋。」

「就是應付那些小勢力幫派，你們也不夠呀！」

「也差不多了，他們都是從廣州偷渡過來的大陸仔，沒有家人，打起架來，個個都狠不要命，跟人火拼了幾次，打出了名氣，以後就不太有人敢惹他們了。」

「可是今天看他們的樣子不像很肯拼命呀！」

「那是因爲知道你駱先生是位有名的拳師，他們憑空手打不過你，若是他們有了刀子在手，拼起來是很厲害的。」

駱希眞暗道了一聲僥倖，今天幸虧是先發現了他們藏武器的地方，否則等他們持刀在手，的確是很可怕，這一批從廣州偷渡過來的青年都是亡命之徒，被稱爲香港治安之癌，許多

大案子都是他們幹的，當街行兇，拿殺人不當回事，他們既無知識又無頭腦，行事既不講道義，又沒有惻隱之心，無法無天，是一堆社會的渣滓。

駱希眞點了點頭道：「很好，到現在爲止，妳都很合作，希望妳能保持合作下去，誰叫妳來對付我們的？」

「是我們的老板山本義先生。」

「他爲什麼要對付我們呢？」

「這個我不知道了，我們只奉命行事而已。」

「打架拼命是男人的事，要妳們女人來參加幹嗎？」

「我們不管打架，只是作掩護工作，替他們把武器帶來，他們都習慣用長刀，又不能每個人帶著刀子在海灘上走，所以才要我們用旅行冰櫃帶了來。」

駱希眞笑道：「美子！」

他只招呼了一聲，美子橫起一掌，切劈她的胸膛上，雖然乳房肉厚，但是那一掌却打得陳珍珍的眼淚都流下了來。

五

喘了半天的氣，陳珍珍才痛苦地道：「我說的是眞話，你們爲什麼要打我？」

駱希眞冷笑道：

「眞話或假話我自然知道分辨的，因此我認爲妳的話中不實，比如說，妳聽的那具袖珍收音機就有問題。」

陳珍珍怔了一怔道：「那有什麼問題？」

駱希眞笑道：「我替妳帶來了，妳可別再強辨說那是收音機了，這位美子小姐可對電子器具內行得很。」

他在身邊取出那架香煙盒大小的玩意兒，正是陳珍珍所聽的那一架，紅色的，有耳機，有天線，還有隱藏式的麥克風，不但形狀像收音機，實質上它也能播收電台音樂，只有扳動其中一個按鈕時，才另具作用。

美子立刻道：

「這是一架很精密的無線電對講機，最遠的通話距離是一千公尺，如果經過一個中繼器

的話，還可以傳得更遠，是三菱的最新產品。」

駱希眞笑笑道：

「陳珍珍，妳是當吧女郎，這點簡單的英語想必聽得懂，我也不替妳翻譯了，妳只要告訴我，妳用這個跟什麼人連絡？」

陳珍珍沒有辦法，只得道：

「跟我們老板，板山本義。」

「他也在這附近嗎？」

「不在，他在店裡，但是我們開來的車子停在附近，車子上有一個強力轉播器，利用車上電瓶的電力，可以跟店裡直接通話，報告發生的情況，也聽他進一步的指示。」

「是妳負責連絡的？」

「是的，因爲板山本義較爲信任我，而且我還會說日本話，可以跟他直接通話！」

「妳跟他的關係很親密吧，因爲我看見其他人對妳很恭敬，一直都是妳在發號司令，是妳在指揮這一批人，有兩個女的甚至於還叫你老板娘，却被妳申斥了一頓。」

陳珍珍翻著眼睛，駱希眞笑道：

「妳別跟我裝糊塗，老實說，一開始我就在注意妳們，一舉一動，却沒有漏過我的眼睛，妳最好老實些。」

美子的手掌又舉了起來，鄧只是做做樣子，她眞要揍人時，出手如電、絕不會有先兆，但陳珍珍却已經被她打怕了，連忙道：「板山本義在日本有老婆，我只是她臨時的情婦，連小老婆都算不上。所以同伴們開玩笑叫我老板娘，我對這個稱呼却非常反感。」

駱希眞哈哈大笑道：

「這就差不多了，現在妳繼續說下去，可別再找自己的麻煩了。」

「我知道的却說了，你還要我講什麼？」

「講板山本義這個人。」

「他是日本來的，聽說也是黑社會中的人。」

「你們的金鷹酒吧還兼做什麼生意？」

「這個我的確不知道，經常有很多日本的水手上門找他，然後他請到辦公室中去談話，我們是不准進他的辦公室的，不過我想他一定做些走私的生意。」

「走私？香港是自由港，貨物都不加關稅的，任何貨物進來都很方便，還要走私幹嗎？」

「不是帶東西過來，而是帶東西到日本去，在此地轉口而已，這只是我觀察所得，他們

實際做什麼，我却完全不知道，他也不會讓我知道。」

她變得非常合作了，大概是怕再吃苦，再者也知道這兩個人精得像鬼，不容易打馬虎眼兒，最重要的是她不過半途出家的，既非那一個組織的成員，也沒受過什麼訓練，犯不著替誰賣命去。

駱希眞問道：

「他們大概是帶什麼東西過去呢？」

「日本已經跳爲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任何物質都不缺乏，據我的猜想，可能是武器和毒品的成分居多。」

駱希眞點點頭道：

「好了，陳小姐，妳非常合作，我想妳也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了，現在我只有最後一點請妳幫忙的，那個板山本義還留在金鷹酒吧裡嗎？」

陳珍珍道：「我不知道，我們的車子上有一個司機，是負責連絡的，看到我們被抓走了，一定會去通知他，所以現在他在不在很難說。」

駱希眞冷笑道：

「跑得了和尚不了廟，他的酒吧還開在這裡，我遲早找得到他的，酒吧那邊還有些什麼

人？我是指打手之類的。」

「平時有事都是由今天出來的那批人出頭料理的，不過板山本義還有兩個保鏢，都是日本人，他們都在酒吧裡擔任業務經理和秘書。」

「一間酒吧，用的人倒不少。」

「他們只是擔個名義，任何事都不管，有一間房子供他們休息，板山本義來了他們才來，板山本義走了，他們也跟著走，所以才說他們是保鏢。」

「板山本義住在那裡。」

「不知道，我從沒有到過他的住處。」

她看見駱希眞又有不信之色，連忙道：「是眞的，他到酒吧的時候才由我陪他，出去後却是那兩個保鏢跟著，所以我不知道。」

「他經常出去嗎？」

「是的，酒吧營業時間是二四小時的，我們都住在酒吧後面，他也有一間套房作爲臥室，可是他極少住下，一個月只有五六天而已。」

「他住下的時候，兩個保鏢也住下了。」

「是的，兩個保鏢在酒吧中都有相熟的女郎，他住在酒吧中，他們就住在戶頭房間裡。」

」

「妳這麼賣勁，能有什麼好處呢？」

「板山本義說，他不是以此爲業的，最多再幹個幾年，他就把酒吧送給我。」

「有這麼大方嗎？」

「是的，在經濟署的登記上，酒吧就是我的名字，實際上現在就屬於我的了，只不過目前是他在管著而已。」

「那可是一筆大財產。」

「也沒有太大，房子是租來的，只有一些裝璜和設備，約模值個一百多萬港紙。」

「那也是二十萬美金了！這筆數字並不小。」

「是的，所以我才賠上身子還賣命，圖個將來，我也知道他的目的不在經營這個酒吧，只是做個掩護而已，等他打定了基礎，就用不著掩護了。」

「酒吧的生意還好吧。」

「很好，我們的酒吧像個聯合國，各國的女郎都有，總數有五六十個，是規模最大的一家，而且後面還有幽會的小房間，格調非常高，一個月可以收十幾萬港紙。」

「有這麼好的收入，一年就把本錢賺回來了。」

「所以我才相信板山本義不是騙我，他實際上已收回了投資，還賺了不少，應該要交給我。」

千代美子忽然問道：「吧女中有日本人嗎？」

「有的，有六個人，都是板山本義自己從日本雇來的，她們的生意很好，各國的客人都有，有些客人寧可等排班，也要叫她們的台。」

千代美子笑笑向駱希眞道：「我相信這位陳小姐已經把所有的事情都說了，現在我們打算怎麼辦？」

駱希眞道：「自然是去拜訪一下這位板山本義。」

「那太危險了，他身邊有兩個槍手！」

駱希眞傲然笑道：「我就是不怕槍手，交給我好了。」

美子嘆了口氣道：

「駱！你也許對付過幾個拿槍的人，但絕不是眞正的槍手，你的徒手搏擊工夫很高，但是却對付不了眞正的槍手的。」

駱希眞仍是不在乎地道：「我有我的辦法，妳不必爲我操心，不過妳還得陪我去一趟，我不會講日本話。」

美子想了一下道：「可以，我也想去了解一下，赤鯨組爲什麼一再地對我下殺手，假如只是爲了坂田一郎要對我報復，那實在太沒有道理了。」

駱希眞一笑道：「是的，坂田一郎只是赤鯨組中第二流的小頭目，爲了他個人的私怨，還動用不到這麼大的人力，他們的動機實在很曖昧。」

「你怎麼知道坂田一郎只是第二流的小頭目。」

「阿強去調查的，他在東京有朋友，也是開私家偵探社的，他們之間有交換情報的連繫。」

美子笑道：「你們的神通也很廣大呀！」

「那是他的本事大，可不是我的，我只管教中國工夫，開我的武道館而已。」

「可是你的師弟們分布很廣，各種行業都有，幾乎可以爲一個門派了。」

「我們不是門派，只是一群善良正直的青年們志趣互助的連繫，這是環境造成的，香港的黑勢力太猖狂，歹徒們太多，安份守已的人如果不起而自衞，光靠警力，實在保護不了我們，現在我們多少有了點名氣，每個地方對我們道場出去的人，都會另眼相待。」

美子笑道：

「所以我找到你這位大師兄來保護我，她算找對人，要不是你有這麼多的同門，我早就被那些歹人們殺死了，如此，我實在感激你。」

「那倒不必，我只是爲了正義而向邪惡挑戰而已，假如妳也涉及不法的行事，我同樣地不會包庇妳的。」

「駱！爲什麼你會這樣想呢？」

「因爲妳也是隸屬於另一個黑社會的……」

「駱！日本的黑社會已是公開而合法的組織，像保護我的飯田組，只是經營連鎖的娛樂事業，因爲這一行較爲賺錢，引起別人的眼紅，必須要有人來保護自己，何況我只是在飯田組的保護下工作而已，並沒有參加他們。」

「我總覺得這些赤鯨組對付妳超出常情之外，妳似乎還有什麼秘密似的。」

千代美子張口欲言，駱希眞莊重地道：「妳不必解釋，就是解釋，也未必是眞話，反正到現在爲止，妳一直是受害者，我有義務保護妳，我們走吧？」

「就是我們兩個人？」

「當然不會是我們兩個人，還有一批同門會暗中掩護我們的，只是我們不能大批人馬地開了去，否則打草驚蛇，對方就藏而不出了。」

千代美子道：「這位陳小姐怎麼辦呢？」

駱希眞笑道：「陳小姐，妳不希望我把妳交給警署吧！」

陳珍珍忙道：「不能，酒吧是我對外負責的，如果我進了警署就很不方便了，你們放心好了，我也希望你們能把板山本義弄走，這樣我也可以名正言順，安心經營我的酒吧了，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但我知道一定是犯法的事，我就擔心會被牽進去……」

「那麼妳不會打電話去通知板山本義了。」

「我保證不會，駱先生，我也是中國人，不會幫一個外國人來陷害你的，不久之前的事，我是沒辦法，因爲我受了壓力，狙殺二位的行動失敗，他們就怪不到我了，不信你可以把我綑起來，留在這裡。」

「我不能這樣做，因爲我們是老百姓，沒有權利非法拘留人，不過我會找兩個人來陪著妳，陳小姐，希望妳能合作一些，不要離開他們，否則妳就自討苦吃了，她們都是黑帶級的空手道選手，揍人很兇的。」

他用電話召來兩個高頭大馬的女孩子，吩咐了一陣後，才帶著千代美子離開了。」

千代美子笑道：「你們的人手很充分呀！」

駱希眞傲然道：「我父親開設道場有十年了，門下的弟子有幾百人，經常都保持連繫，有事都會來效力，我們不是一個幫派，但任何幫派都沒有這種實力。」

「我以爲中國的門派已經湮沒了想不到你們還保留了這種精神。」

「環境使然而已，處在這個時地中，善良的人必須合作起來保護自己。」

駱希眞還要打電話連繫一些人，也要做一些準備，千代美子也要回到旅館去換衣服，因爲他穿的是海灘裝，不合適到別的地方去。

駱希眞明知道她也要去連絡一下她的人，却故意裝作不知道，把她送到旅館，只說一個小時之後來接她，自己也離開了。

大約過了一個多小時，駱希眞才來到。換了一身唐裝，而千代美子居然也穿了西裝上身，齊膝蓋的短裙，是時下工作女性的打扮，揹了個中型皮包。

這兩個人走在一起很不倫不類，但是在香港却不足爲奇，上了車子，一直開向碼頭區。

金鷹酒吧很大，也很好找，這時正是下午五點多鐘，還不是酒吧的營業巔峯時間，但金鷹酒吧中居然有了好幾起的客人，三三兩兩的召了吧女，坐在花車座中喝酒調情，駱希眞找到了七八個自己的同門，心中略定。

他這些同行都有良好的掩護，平時也都在碼頭上工作，而且也是金鷹酒吧的客人，不會引人起疑。

他們找了付座位坐下，一個領班似的女郎過來，駱希眞道：「我們是你們老板娘阿珍的

朋友。」

「老板娘出去了，不在此地。」

「我知道，她遇到了一點小麻煩，自己不方便回來，要我們來跟板山老板連絡一下。」

「喔！那就請二位等一下。」

她轉身走了，沒多久，換了個穿和服的日本女郎過來，深深地一鞠躬道：「二位好，我叫菊子，二位有何見教？」

說的是日語，千代美子也以純正的日語道：

「我們有重要的事，要見板山本義先生。」

「板山先生正在忙著，二位可否告訴我是什麼事嗎？」

「不能！陳小姐的事情很重要，必須面告板山先生。」

「能請教二位的大名嗎？」

千代美子不耐煩地道：「我們是警署的，陳小姐他們在淺水灣打架出了事，被抓進警署去了，因爲我們以前跟陳小姐有點交情，才受她的託，來向板山先生報告一些事情，我們的名字却不便奉告。」

「是這樣嗎？小姐的日本話說得眞好。」

「我是外事組的，專門處理日本旅客的事件，日本話當然要說得好，板山君倒底在不在，妳別浪費我們的時間，等一下警署的人恐怕就要來了。我們可不便在此地被其他的同事看見。」

菊子一聽事情頗爲嚴重，不敢再耽誤了，連忙鞠躬道：「這樣二位請稍候一下，我去請示社長。」

她匆匆地離去了，千代美子把剛才的話又翻成英文，駱希眞笑道：「妳倒眞會唬人，也虧妳想得出來。」

「我也是做吧女的，客人中經常有冒充刑事人員，想要吃霸王食佔便宜，我見過多了，自然也學會了。」

「看樣子板山本義還留在此地，被妳那樣一唬，大概非見我們不可。」

「見了他你可得小心點，尤其他身邊的兩個槍手，一定要先制住他們。」

「我知道，妳放心好了，我絕不給他們有拔鎗機會，倒是妳自己小心些，因爲妳是他們狙殺的主要對象。」

「我也知道，我同樣是黑帶級的空手道選手，並沒有那樣好欺負的，何況我腿上還有一枝小手槍。」

「妳從那兒弄來的？」

「我透過飯田組在此地的業務代表幫我弄來的，有人要殺我，我當然也要自衞的。」

「今天在海水浴場的人也是飯田組的嗎？」

「可能是吧！飯田組在香港有業務代表，接洽演藝人員的演出和交換表演節目等業務，那些都是正當的生意，不過他們也是很有辦法的人。」

駱希眞皺皺眉，千代美子道：「駱！請你相信我，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不會犯法來拖累你的。」

駱希眞嘆了口氣：

「好吧！我把這一寶押在我們的交情和良心上，妳可別使我失望。」

小代美子很感動，捧著他的手，連連親吻不止，那也是十分敬意的表示。

菊子過來了。再度鞠躬道：

「社長請二位過去。」

一直來到後面上了樓，來到一間房子前，菊子敲過門，却是兩名穿著西裝的男子，菊子道：「橫山樣，就是這兩位客人。」

駱希眞的服裝和美子的裝扮都是便衣警察的樣子，這兩個人的胸前鼓起，一看就知道別著槍，他們本來打算是要搜身的，但由於兩個人身份，使他們不敢造次。只有作了個請的姿勢，另一個人則推開內間的門，菊子退走了。

駱希眞進去後，發現這是一間十分氣派的辦公室，義大利眞皮面的辦公桌，上面壓著厚玻璃板，放著幾項文具，都是高級的。

板山本義是個留著小鬍子的中年人，穿著西裝，是典型日本人長相，牆上懸著兩把武士刀，裝飾很華麗，那刀想必也是十分鋒利的眞品，而且掛在隨手可及的高度，可知不是單純作爲裝飾用的。

板山本義起立跟他們握手，居然用廣東話向駱希眞道：

「兄弟板山本義，二位請坐。」

兩人坐下後，板山本義自己也坐下了。他的兩個保鏢則抱著手站立在他兩旁，面對著駱希眞和美子，提防著二人有什麼行動。

板山本義才笑笑又道：

「聽說二位是阿珍的朋友，而且是在警署得意。」

駱希眞笑笑道：「不錯！我在刑事組，我這位女同事在外事組，阿珍跟我是中學的先後期同窗，她發了財，對我這老學長頗爲照顧，所以她出了事，我也替她盡點心，跑來通個信

，因爲她說閣下是日本人，我唯恐語言不通，拉了這個同事來翻譯，沒想到閣下的廣東話如此通順，倒是多此一舉了。」

板山本義也笑笑道：

「敝人在香港做了幾年生意，也學會了幾句廣東話，但有些地方還是辭不達意，阿珍出了什麼事？」

「她在海灘上跟人打架。」

「那並不算大事，罰幾個錢交保就行了。」

「但事情並不簡單，她還帶了一批人，預帶了兇器，有蓄意殺人之嫌，對方的身份不簡單，有個很有名的律師出面，案情牽涉得會很大。」

□□　□□　□□

板山本義聽了駱希眞的話後，顯得十分生氣地道：「八格野魯，眞是個笨女人，連一點事情都辦不好。」

然後他又轉臉向駱希眞道：

「這位官長，對不起，還沒有請教貴姓大名。」

駱希眞在口袋中取出一張名片遞過去道：

「敝姓黃，黃友直，這是敝友吳小姐。」

他的那張名片上的確是黃友直的名家，也的確是外事組刑事小組的小組長頭銜，黃友直的確有其人，而且是駱大年的門下弟子之一，名片是黃友直給駱希眞的，以爲師兄弟之間連絡之用，這時却正好派上了用場。

板山本義收下名片，顯得很高興地道：

「黃警官，久仰！久仰！以後還請多幫忙！」

「板山先生太客氣了，兄弟是在外事組，處理的都是外國人的事件，而且是刑事事件，板山先生眞到要用到兄弟的地方，就不會是好事了，因此最好還是不要有讓兄弟效勞的機會。」

板山本義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黃警官很有幽默感！」

「這是警務必修的第一課，警察做的是令人討厭專找人麻煩的工作，必須要有充分的幽默感，才能使一般民衆對我們的反感稍減。」

板山笑道：「黃警官一定是個好警官。」

「這句話使我更慚愧了，我受了阿珍委託，到這兒先通知板山先生，就是有虧職守。」

「那裡，那裡，法律兼及人情，黃警官只是人情味夠！」

「我是個很重視人情的人，只因爲阿珍說她的波士也是個懂人情的人，我才會來作這次效勞！」

「他不但臉上擺出一付貪相，而且乾脆把話說明白了，板山本義倒是很上路的，連忙打開抽屜，抽出一疊美金，都是廿元面額的，大概有五百元左右。

往駱希眞手中一塞道：「聊表方心，不成敬意。」

駱希眞在手中拈拈份量後，往口袋中一放道：「我只是來通知一聲，警署的同仁可能就會來搜查的，板山先生這兒若是有什麼不方便的東西，最好早點移開。」

「別人在外打架，怎麼要搜查我這裡。」

「因爲阿珍帶去的那些人都携有武器。他們也都供稱是這兒的職員？」

「那也不能上這兒來搜查呀！」

「板山先生，不要跟警察講法律，他們懂得絕不比你少，一定會找到合法的根據，何況原告還有一位名律師撐腰，現在正在申請簽發搜查證，最慢半小時就會來到了。」

板山本義臉色變了一變，連忙用目示意，那個叫橫山的傢伙就連忙出去了，可見他們此地的確有些不能公開的東西，駱希眞微微一笑道：「比如說，閣下的這兩位秘書身上擺著槍械，被搜出來就麻煩了！」

板山義道：「他們携械是合法領有執照的！」

「我只是提醒一聲而已，我們是朋友。當然不會故意找麻煩，但別人就不同了，即使領有執照，也有很多使用限制，何況他們所用的槍枝是警用器械。那是不可能取得執照的，被搜了出來，就很難解釋了！」

駱希眞說得頭頭是道，看不出一點冒充的樣子，那是因爲他也在警察學校裡擔任過技擊教練，常跟警方人員接觸，而且師兄弟中，有不少是當警員的，對這些門道都熟得很，一一道出，使得板山本義肅然改容道：「是！多承指教，他們領有了一枝勃朗寧手槍的執照，可是那種槍的威力太小，而兄弟這兒經常大筆的現款流動，怕萬一有所失閃，所以才換了一枝！」

「我知道香港地方買枝黑槍很容易，連自動武器也很容易到手，那只是黑市的交易，官方不會承認合法性的，我只是提醒注意一聲而已！」

「多謝指教，兄弟立刻叫他們換過來，黃警官，還有什麼可指教的！」

駱希眞一笑道：

「兄弟本來還有一點事情要報告的，可是看閣下的意思，似乎並不想知道，兄弟能說的

就是這麼多，對不起，我們要告辭了！」

他站了起來，用手指著剛才放錢的口袋，那是個十分明白的暗示，板山本義無可奈何地道：「黃警官，你眞是個十分精明的人，大家細水長流不是很好嗎？」

駱希眞一笑道：「板山先生，老實說，以我的職業，不方便跟你常作交往，而且我能爲你效勞的機會不太多，因此我們平常也不必攀交情，有一筆算一筆，事後各無牽扯，豈不是乾淨俐落！」

板山本義又取出一小疊百元的美鈔，大概是一千元左右，再度塞在他手中：「大家交個朋友，黃先生放心，我這個人絕不會虧待朋友的！」

駱希眞把錢塞進口袋道：

「長話短說，貴方的職員們已有供詞，他們主要的目的是狙殺一個叫千代美子的日本女子，而且這已經是第四次下手的，警方判斷是閣下在主持這件事，所以對方那個叫卓平的律師，請求檢方簽出拘捕令，閣下是否眞有此事呢！」

板山本義臉色大變道：「胡說八道，我怎麼會做這種事，我根本不認識什麼千代美子！」

駱希眞笑道：「閣下不必對我辯白，我只是由承辦的同僚處聽見這個消息，來通知一聲而已，並不是來追究眞相，不過據我所知，警方已經掌握了相當證據，而且那個千代美子，也提供了不少資料，所以閣下最好準備一下，若是問心無愧，就找個好律師來準備打官司，否則就最好避一避，不要落入警方手中，我的同僚們大概快到了，我不方便在此地被他們看見，要先告辭了！」

板山本義額際流下了汗水，連忙道：

「多承指教，多承指教，以後還有什麼事，還望黃警官多連絡，對了，兄弟若有請教，用電話連絡方便吧！」

駱希眞想想道：「不太好，警方設立廉明公署以來，對同仁的操守十分重視，公私電話，都有人監聽，這樣好了，我若有了進一步的消息，打電話向你連絡好了，打到這裡行嗎？」

板山本義道：「不！兄弟在這兒的時間不多，黃先生還是用這個號碼的好，你打到這裡，指名找鶴田二、即使兄弟不在，也會很快連絡上的！」

「鶴田二是誰，兄弟可不想讓太多人知道我們有連繫，這份職務得之不易！」

「鶴田二是兄弟的另一個化名，只有一些最知已的人才知道，黃警官可以放心，這是萬無一失的人！」

駱希眞笑笑道：「那就好，以後我們再連繫吧！」

他們告辭了出來，駱希眞非常得意，千代美子則一聲不響，直到坐上了車子，千代美子才開口笑道：「駱，想不到你扮起刑警來，還眞像回事呢！」

「我也不是冒充，我有著警察學校的講師身份，領有服務證，那是警務署發給的身份證明，我也算得上是警界的人員，這可是貨眞價實的！」

「但至少你只是客座人員，不能直接辦案子的！」

「我也沒有辦案子呀！我只是通風報信而已！」

「可是你不該拿他的錢，尤其是冒用了別人的名字，如果被人查了出來，豈不是害苦了他！」

「不會受影響的，眞正的黃友直在上個月出差到英國蘇格蘭場去受訓了，要半年才回來，我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影響他。」

千代美子笑了起來：「可是你收了他們的錢，那該要如何處理呢？」

「這是我通風報信的代價！」

「這不好吧！你的行爲有玷警察的聲譽！」

「我所通報的消息並不十分確實，對警方辦案毫無影響，這筆錢又是不義之財，敲他一筆也是應該的！」

「我是問你準備如何處理這筆錢？」

「當然是把它化掉，我總不能又去還給他們！」

「還給他們自然是不必，但是你把它化掉就不對了，那會成爲人格上的污點！」

駱希眞笑嘻嘻地看著她，千代美子忍不住道：「你看我幹嗎，我的話有那裡不對了！」

「妳的話很對，只是妳的身份不對！」

「我的身份有什麼不對了？」

「假如妳是一個銀座的歌舞女郎，而且又跟黑社會沾上點邊的話，妳對這筆錢會認爲理所當然……」

「胡說！歌舞女郎一樣也有人格的！」

「不是說歌舞女郎沒有人格，但至少她們對警察受賄的事會認爲理所當然，不會去考慮到人格的問題，因爲她們所接觸的警察都是要錢的，反倒是不要錢的警察才會令她們頭痛，認爲不是好警察，這類警察會找她們的麻煩！」

千代美子一笑：「你對警察很熟悉呀！」

「是的，我多少還是警方的聘用人員，我接觸過的警察更多，對於他們，我可以說是非

常清楚，一個警察，那怕他穿了便衣，扮成任何的身份，我跟他稍微接觸後，一定能把他給認了出來！」

「你眞有這種把握嗎？」

「是的，我有很多根據！」

「什麼樣的根據，你倒是說說看，讓我也學學。」

「那是一種職業訓練的習慣，比如說，他們在日常行動上，都會注意自己的儀態，沒有什麼不良的習慣和不雅的動作，他們對危險來臨時的反應比一般人靈敏和鎭定，在打架和搏鬪時，他們的反應不是去傷害對方而是儘量去要求制住對方，他們在面對威脅時，有奮不顧身的勇氣，他們對某些事情的看法，必然是先顧及法律的立場，而後才考慮到人情，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對犯罪的態度，一般人遇上流血拼命的場合，都是遠遠的躲開，只有他們會自動地湊上去，看見一個行動鬼祟的人，他們會特別注意！」

千代美子笑道：「這些因素都太抽象了，一個模特兒也會時時注意自己的儀態，一個保鏢和打手會喜歡趕熱鬧，打鬪時表現出色，一個律師對事必然是先求法律的立場，一個身懷巨金的人也會步步小心，注意旁邊的人……」

「不錯，但他們只是佔著其中一兩項而已，一個人若是同時兼具的以上的條件，那一定是個警察，而且是個很稱職和擔任重要勤務的好警察。」

千代美子沉默了半晌才道：「我沒想到一個像你這樣粗線條作風的人，會有這麼敏銳而細心的觀察力，你一定注意我很久了！」

「不！我只是觀察妳很久了！」

「我的行動已經非常小心了，想不到還會有這麼多的破綻，看來我的掩護工作做得不夠好。」

「相當夠了，至少妳騙過了很多人，別人不像我那樣有機會如此接近妳的！」

「什麼時候你對我的身份開始懷疑的。」

「從我們在旅館裡有人要暗殺妳開始，妳對武器的常識以及妳打鬪時的俐落動作，我就認爲妳很值得注意，但是直到妳對我受賄後所表示的反感，我才確定妳的身份是居於警方的。」

「幸虧你是我的朋友，否則我此行的任務就完全失敗了，對方若是知道我的身份，就會遠遠地避開我了。」

「妳是日本警署的特勤人員。」

「不！我不屬於日本警方，我是國際警探聯盟的。」

「那也是日本警方的一部份。」

「不！我們是獨立作業的，受國際警探總部的節制，雖然有些任務是要配合各國的警方，但組織和作業難是獨立的，我們的工作是防止或偵破全球性的犯罪！」

「這次妳負的是什麼任務。」

「駱！很抱歉，這是職務上的機密，我不能洩露的，我表明了我的身份，就證明我所從事的工作的性質，一定不是爲非作歹，不會拖你下水的。」

「好！那我就不問！妳在這兒還有同伴嗎？」

「我們是國際性的組織，各地都有同僚支援的，不過我的工作是獨立的，目前我是以飯田組的代表人身份，所以支援我的人，也是飯田組的，還沒有動用到我的同僚，但他們也在注意著保護我，只不過是必要時給我一點消息。提醒我注意而已。」

「飯田組的人知道妳的身份嗎？」

「不知道，我的身份是絕對的秘密。」

「那麼赤鯨組的人呢？」

「也不會知道，他們一直以爲我是飯田組的人，以爲我是代飯田組活動，所以才一再地想暗殺我，否則他們就不敢碰我了，沒有一個黑社會敢正面跟國際警探作對的。」

「既然妳別有身份，那麼關於領遺產的事……」

「那是眞的，林長泰確實是我的父親，我也是他唯一的女兒，這可假不來的，否則我就沒理由來冒領這筆遺產。」

「赤鯨組爲什麼要暗殺妳呢？」

「自然是怕我得到那筆遺產。」

「那筆遺產的數字雖然不少，但也不見得能打動一個有勢力的龐大黑社會組織，何況妳死了之後，遺產也輪不到他們來承受！」

「目的不是在遺產，而是遺物中的一批文件！」

「文件是收藏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但是我承領遺產之後，也可以同時承領遺物了，在遺物中必然有些暗示，可以指出文件的所在。」

「文件是妳父親遺下的？」

「是的，他是飯田組的香港代表，文件是我父親搜集得來的，內容是關於赤鯨組的一切！」

「赤鯨組殺死了妳，也得不到文件呀！」

「他們並不想得到，只希望能阻止那批文件被別人得到，目前唯一可能取得文件的人是我，所以他們才要置我死地，使那些文件永遠湮沒掉。」

「妳父親是如何取得那些文件的呢？」

「我不知道，他一直做得很秘密，在他死後，他才暗示出有這批文件的存在，而且希望交給我！我如能掌握這批文件，就會成爲飯田組中一個極爲重要的人物，這是他對我的一片愛心！」

「他沒有想到會帶給妳多大的災禍！」

「父親是黑社會中人，他的行事方法與常人不同，他認爲飯田組合給我充分的保護。」

「飯田組似乎並不能給妳充份的保護。」

「是的！飯田組起先並不知道赤鯨組已有知覺，爲了怕引人注意，沒有十分明顯地地保護我，但自從希爾頓事件發生後，他們的保護已加強了。」

她嘆了一口氣道：「你實在厲害，已經把我的秘密都套了去，所好你是個信賴的人。」

「我無意探悉妳的秘密，但我要幫助妳，就必須弄清妳是否一個值得幫助的人。」

「我可以出示我的身份證明，我收在皮箱的夾層裡，那是個絕對的秘密，不過我信任你。」

「不必了！我的判斷是最好的證明，證件還可以僞造的，只有人的本質改變不了。」

「謝謝你！駱！我實在很需要你的幫助，本來，我並沒對你你太大的希望，只求你能在我的工作上作個掩護，因爲你是個外行，我不能太倚賴，可是現在我發現你還眞行，我是眞心要你的幫助。」

駱希眞笑笑道：「對板山本義妳作爲看法？」

「板山本義這個名字我毫無印象，但鶴田二却是赤鯨組中的第二號頭子，那才是他的眞名，這個人化名來到香港落脚，沒有一個人知道，可見我父親搜集到的那批文件，一定十分的重要！」

「文件的事我不去過問，我認爲盯緊他那個人，還更有價值，妳的意下如何？」

千代美子笑道：「我雖然接受過專業的訓練，但是辦起事來，還不如你這個外行，因此我沒有意見，一切都聽你的好了，你說如何就如何？」

「那不然，我只是亂矇，有時還須要你們專家的意見的，由著我去亂闖，說不定會把事情辦壞了。」

「我有意見時，自然會告訴你的，目前還是由你作主的好，在對付犯罪時，沒有專家，因爲犯罪者也是專家，甚至於比我們更高明，倒不如由你這外行去碰去，專家做事，有一定

的原則，對方了解原則，就會有許多預防的方法，倒不如由外行人去亂闖一通，使他們摸不著頭緒。」

駱希眞笑道：「別看我這外行，還眞有兩下子，妳看，板山本義被我唬出來了。」

他們的車子停在金鷹酒吧的後面，而板山本義，也在兩名保鏢的陪同下，出了後門，上了一輛卡地拉克轎車，由橫山駕駛，匆匆地離開了，可見駱希眞那一着假情報還眞有效，他怕被牽進唆使殺人的案子裡先躲開了。

千代美子笑道：「你的方法很好，只是錢要得太兇，那會破壞了警察的形象！」

「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敢保證他們的警方人員是完全廉明可信的，每一個行業中也都有敗類的，但我若不要錢，我提供的情報就不會起作用。」

他發動車子，慢慢地追上去，那輛白色的卡地拉克年份很新，板山本義爲了要表示他的特殊身份，所以才用了一輛很起眼的車子，這倒方便於駱希眞的追踪，他只要遠遠地吊住就行了，而且在香港的市區中，車子也開不快，咬住一輛特殊的車子並不困難，何況駱希眞的駕駛技術十分優異，始終能不着痕跡地跟著。

走了一陣後，他發覺前面那輛車子一直在兜圈子，笑笑道：「他們也是老狐狸，不停地在兜圈子，莫非發現有人在跟蹤了？」

千代美子道：「不是對我們，的確有兩輛車子在跟著他們，一輛銀灰色的道奇，一輛紅色的ＴＯＹＯＴＡ跑車，也跟兜了兩個圈子了！」

「這是何方神聖，不是搗我們的蛋嗎？」

「道奇」車是他們的人，紅色跑車是飯田組的。」

「妳能知道嗎？」

「是的，車上有些特殊的記號，他們都有發覺了，道奇車會設法擺脫紅跑車的，幸好你的技術佳，盯得遠，沒有被他們發覺……」

果然在一個紅燈時，大家都停下來。而道奇車在變燈時，突然一個倒車，撞上了跑車的車頭。

六

當兩輛車子的人下來理論時，千代美子與駱希眞的車子却巧妙地由旁邊滑了過去，遙遙地盯住了前面的白色卡地拉克，這次板山本義他們似乎沒有了顧忌，車子一直駛向了半山區，那兒有很多別墅，是高級的住宅區，他們在一棟較爲孤立的花園洋房前停住，有個看門的印度阿三出來開了鐵柵門，舉手行禮，把車子放了進去，門又關上了。

駱希眞的追踪技術很不錯，居然毫無猶豫他把車子一直開過去，到了一個轉彎角上，才找了一塊較爲空曠的地方，停下了車子，離別墅已有一千多公尺。

他坐在駕駛座上道：「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地方，妳是否打算要進去探察一下呢？」

「你幹嗎要把車子停得這麼遠呢？」

「爲了愼重，我恐怕他們會有人用望遠鏡觀察是否有人追踪，在這兒泊車，他們什麼都看不見了。」

「駱！你雖然沒受過警探訓練，行動都像一個老練的警探，你是否有興趣，我可以推荐你進入國際警探組織。」

「不必妳推荐，他們向我邀請過，我拒絕了。」

「爲什麼，你的才能，你的興趣，都很適合於擔任這方面的工作的，對打擊犯罪，你可以作很多貢獻。」

「不一定只有警探才可以做這份工作的。」

「但是加入警察，你才可以名正言順，合法地向罪惡挑戰，你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幫助。」

駱希眞笑笑道：「我的師兄弟們有些是幹警探的，可是在進行任務時，他們經常向我求助，因爲他們不信任自己的同僚，若是他們向組織求支援，很可能會在事先就洩漏機密，難以成事了。」

「那只是地方上的警探，國際刑警組織十分嚴密，成員都是十分可靠的。」

「你們的組織中從來也沒有出過敗類嗎？」

「這個當然不敢說，因爲我們是一個龐大的組織，總難免會有一兩個人變節的，但我們大部份都是可信賴的。」

「有一個人有問題，就可能會有第二個，犯罪者的滲透和腐蝕的力量是很可怕，你們是公開對付犯罪的機構，也就容易成爲罪犯的滲透的對象，只要偶一不愼，就會中了他們的圈

套，成了他們的工具了。因此，我寧可信任我的師弟，他們不是專業人員，沒有人會想到去吸收他們，因此，他們反而會可靠得多。」

「你這理由太牽強了！」

「我知道！我若正式加入警方工作，勢必要受組織與紀律的約束，而我却是個不能受約束的人！」

千代美子嘆了口氣道：「那就沒辦法了，紀律是必須遵守的，否則就不成爲組織了！不過我實在很遺憾。」

「沒什麼好遺憾的，幾年來，我跟卓平與李志強配合，也作了不少事，人家都把我們叫成三劍客，也是牢不可破的鐵三角，我很滿意這種方式。」

千代美子沉默了片刻才道：「我想應該到板山本義的巢穴裡去探察一下，那兒一定有不少犯罪的證據。」

駱希眞道：「那棟別野很孤立，前後左右都沒有別的住家。」

「所以我才要探一下，周圍沒有鄰居，才會於掩藏秘密，我想裡面一定有不少值得一探的東西，他的住所連他的情婦都不知道，這！」

「我知道一定有秘密，但是妳別忘記，秘密的地方，戒備一定很嚴，我們只得兩個人！」

」

千代美子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知道進去一是很危險，但是我職責在身，這個險是一定要冒的，你可以在外面掩護我，假如我失陷在裡面，你可以通知我的同伴來拯救我。」

「怎麼通知法，我不知道誰是妳的同伴。」

「我給你一個電話號碼，打這個電話，你一定可以找到人，告訴他們我的情況和着落就行了。」

「等他們我到妳時，恐怕只是一具屍體了。」

千代美子笑了一下道：「當我獻身這份工作時，我已經置死生於度外了，老實說，我在日本的生活並不難過，我母親已有積蓄，我父親也在銀行裡給我存了一份教育基金，我如專心向學，足夠讀完十個博士的。」

「妳要修那麼多的博士幹嗎？知識固然可貴，但要學以致用才行，妳修完十個博士，這一輩子也差不多了，難道妳是爲了讀書才活著的。」

「我不是要讀這麼多書，我讀完了大學預料，就進國際警探組織，連學士文憑都沒有，我只是告訴你，我有足夠的生活費用，可以過很好的日子，但是爲組織的需要，我側身在銀

座當上空歌舞女郎……」

「國際警探爲什麼會派妳在那個地方工作呢？」

「因爲我母親的社會關係，我可以在飯田組中取得保護，而且便於跟其他同僚取得連繫，我擔任這份工作，完全是爲了基於興趣和理想，所以我不辭危險，一切都是出之於……的自願……」

「慢來，妳利用飯田組的身份作爲掩護，難道飯田組也是妳工作的對象嗎？」

「不！飯田組經手全國的娛樂事業，雖然是個黑社會組織，但只是保護他們既有的利益，當然也有點不合法，但却不是我們工作的對象，可是利用飯田組的掩護，我們可以偵查其他不法會社的動態而不受注意。」

「可是飯田組的人也在盯着板山本義，那沒有什麼必要吧！赤鯨組不會插手到飯田組的地盤去。」

千代美子笑了起來道：「你實在很細心，一點細節都沒放過！」

「我只是希望能對事情作更多的了解。」

「飯田組的插手也是爲了我父親遺下的那批文件，那關係著一筆很大的財富。」

「一筆財富？是屬於誰的？」

「目前是無主之物，誰發現就屬於誰的，關於這筆財富原本是赤鯨組和飯田組各掌握一半機密。」

「機密就記載在那批文件上。」

「是的，我父親是飯田組的主腦之一，一直保管著那批文件，這在飯田組中也是個大機密，只有幾個人知道。」

「換句說話，飯田組只有與赤鯨組合作，才能取得那筆財富，所以赤鯨組才想由你父親手中得到那些文件！」

「我沒有取得文件，不知道詳情，但是據我的判斷，好像內情並不如此簡單，我父親已經把赤鯨組的文件也弄到了手，不必需要他們的合作了，而且同時還掌握了赤鯨組的機密，這些機密若經公開，可以瓦解赤鯨組的組織，所以赤鯨組目前最急切的事，先是攫取那筆財富，而且還要保護他們的機密……」

「所以他們才要殺死妳。」

「是的，他們最希望的是取得文件，如果不得逞，才退而求其次，阻止我取得[illegible]，延緩飯田組取得文件，甚至於叫那批文件永不出世。」

「究竟是有關那一部份的機密，妳總該告訴我吧！」

「駱！你知道了並沒有好處。」

「我已經介入了，今天我冒充警官跟板山本義照過面，他遲早會發覺的，那時他還是不會放過我，所以我也希望能早日把事情解決，我會盡全力協助你們，但我一定要知道是爲什麼而奮鬪，是否有價值。」

「國際警探插手的事，一定不會是小事。」

「小事我也沒興趣去管，我還是希望知道究竟。」

「好吧！我告訴你，關於那筆財富，是一批鑽石，價值在一百萬美金左右。」

駱希眞笑道：「一百萬美金雖然不是小數字，但是在一個龐大的黑社會組織而言，却是小兒科，他們一個月的收入也不止此數，不會下這麼大的本錢來爭奪的。」

「這批鑽石不值多少，但是另外還有五十萬美金的軍火，包括自動武器和彈藥，炸彈等，這是中東一個野心政權資助日本赤鯨組的，所謂五十萬，只是批發的底價，到了市場上，黑市價格就要增加幾倍了，有些武器性能極佳，化錢也不容易買到。」

「難怪赤鯨組要這麼感興趣了。」

「東西原來是赤鯨組截下的，他們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但收藏的人被飯田組的人——也就是我的父親派人擄了來，那傢伙有心臟病，病發死掉了，文件落在我手中，跟那批東西一起，還有赤鯨組在各地的販賣軍火和海洛英的人員和資料，國際警探要的就是這批資料。」

「這就非常嚴重了。」

「是的，赤鯨組一直在從事這種買賣，國際警探組織也一直在注意他們，苦於找不到證據，這次是個機會。」

「飯田組怎麼也插手了呢？」

「飯田組對這兩項行業不感興趣，但是怕那些武器落入赤鯨組的手中，就會威脅到飯田組的安全與存在，赤鯨組一直想插手飯田組的地盤，能控制娛樂事業和演藝人員，對他們的販賣軍火和毒品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兩者之間有關連嗎？」

「怎麼沒有呢，一個有名的演員，到世界各地都會受到歡迎的，他們的行李也不大檢查，挾帶毒品就方便了，還有一些大規模的表演團體，旅行表演時，會有很多裝備和道具，可以把武器分解了挾帶出入。」

「他們本人不會同意的，成名不易，他們的收入很豐厚，不會爲利所動而自毀羽毛的。」

「他們不必同意，本人根本不知道，把經紀人跟工作人員買通就行了，飯田組就是負責這方面的，若是地盤爲赤鯨組所奪，這些事就由他們安排了！」

「眞想不到會有這麼多的曲折內情。」

「駱！犯罪者的技術和智慧日新月異，使得執法者的工作困難得多，必須要大家通力合作來對付他們，才能維持社會秩序和平，保護善良。」

「好吧！對你的工作目標我算是完全了解了，不過也實在擔心，既然妳的身份如此重要，我倒不主張妳去冒險了，對方心切在殺死妳，妳送上門去不是太危險了。」

「目前板山本義不認識我，這是個機會，我希望能及早找到他們犯罪的證據，將他繩之於法，這樣我就可以從容地來找到那批文件了。」

「我不是說放過他們，而是不主張妳去，剛才他們離開時，有飯田組的車子跟著。」

「他們一直對赤鯨組嚴密注視著。」

「妳的同僚呢？」

「我的日本同僚只有幾個人跟來保護我，香港地區也可以取得支援，不過我們是執法人員，一切要講究證據，我們是無權擅自侵入住宅的，即使有了證據，也要申請搜查令，會同當地警方共同進行。」

「那妳的侵入也是違法的了。」

「我是便衣行動組，在必要時，可以便宜行事，組織方面也可以有限度的給我某些支持而取得大家諒解的。」

「但妳還是應該避免的好，不過妳在飯田組的身份，可以取得更大的方便，他們行事不必太受法律的約束，妳爲什麼不利用他們打個頭陣呢。」

千代美子想了一下道：「我當然可以這麼做，可是我的本意是要把一切都交給國際警探，不便要他們太出力。」

「破獲瓦解赤鯨組，對飯田組有好處，妳可以把鑽石給他們，把武器和赤鯨組的機密交給妳的組織，這樣子對大家都有好處。」

「我無權對任何東西作處置的。」

「這些東西本是無主之物，如果交到國際警探手中，很可能又要歸還給那個中東的政權，他們拿來又去資助赤軍連了，美子，有些事是不能太墨守成規的，靈活運用，無愧於心，把握住這個原則，才好辦事。」

千代美子想了一下道：「駱！你說得對，我們這些執法人員有時往往會被一些觀念所拘。」

「這是件好事，執法人員心目中應該以守法爲第一，否則就容易知法犯法，使法律流之於濫了。不過這件事有我這局外人插手進來，只好容忍一些例外了。」

千代美子在一間「士多」中打了個電話，用日語跟對方說了一陣，然後向駱希眞笑道：「飯田組的人在二十分鐘後會到達，現在我們到附近去等著吧！看看能給他們什麼幫助。」

「妳要他們採取什麼方式？」

「突擊，飯田組的人在香港時常受到他們的暗算，死傷好幾個了，飯田組很光火，一直沒找到他們的首腦人物而施似還擊，他們聽見了這個消息很高興。」

「那所別墅中的防衞力量恐怕也不弱。」

「飯田組已經派了一組精選的突擊人員前來，一直在等機會，他們有相當把握的。」

「這些妳事先不知道嗎？」

「不知道，剛才在電話中告訴我的，我縱然也在飯田組中掛個名，却只是利用我母親的關係，認識一些老輩的人，但組合中却是一批少壯派在當權，行事都由他們自主，老一輩的也未必知道的。」

「這麼說來，飯田組也傾向於暴力了！」

千代美子嘆了口氣道：「暴力的型態已經進步到使用自動武器，一個龐大的組合必須擁有足夠的自保力量，這是難以避免的，駱！你對日本的黑社會情形不太了解。」

「我也許不夠深入了解，但每個地方的情形都是一樣的，特別是香港，使用暴力犯罪者不完全是黑社會了，有許多流浪而來的難民也鋌而走險，黑社會的力量對這些人還有點壓制力量，所以我對黑社會的存在並不反對，這些却是題外的話，反正目前，驅虎吞狼是最好的辦法，我們到附近去等著吧？」

他們又把車子開了回去，在那所別墅附近有一塊山坡地，種了一些樹，而且還有車子開進去的軌跡，想是一些情侶們夜間在此幽會時造成的。

駱希眞也把車子開了過去，然後找了塊石頭，兩人相倚坐下，面對著公路，却有樹叢遮掩，是個很理想的談情處所，只是他們此刻都沒有那種綺情。

千代美子用手按著自己的大腿，那兒綁著一枝小手槍，駱希眞沒有槍，可是他的腿肚子上同樣地插著四柄薄薄的飛刀，這四柄飛刀在他手中，威力並不遜於四發槍彈，而且發時無聲氣息。也不過才等了十分鐘左右，飯田組的人就來到了，他們的效率是十分驚人的。

來了兩輛車子，前一輛是帶著車廂的貨車，後一輛則是黑色的轎車，車子到了鐵柵門前，不但沒有停下來，反而加速地衝了過去。

轟然一聲，那座鐵門倒了下來，還發出了耀眼的火花，可見上面是通了電流的，但是沒

有用，阻擋不住那輛大貨車的撞擊，貨車繼繼開進去，那個印度阿三執了一枝雙管獵槍，對著貨車後面開了一槍。

車廂是鋼皮的，散彈槍的鋼珠穿不透，對它完全不起作用，有兩頭狼犬也追上來咬著，吠叫著。

但是後來的那輛黑色轎車中藏著的才是眞正的殺手，他們隨後跟進，車窗中伸手兩枝手槍，槍管上裝了滅音器，沒聽見槍聲，首先是那個印度人倒了下來，接著是兩條狼犬，都倒在路上，後面那輛車子毫無考慮地就壓了過去，他們即使不死於槍彈，也都活不成了。因爲車子是有意朝他們的頭部壓過去的！

駱希眞看了也覺得心驚道：「這太殘忍了。」

千代美子却低聲道：「這就是槍手的作風，他們殺人務澈，絕不給對方活命的機會，因爲一個不死的敵人，隨時都可能反擊的，他們殺人，却也珍惜自己的性命，絕不會給自己留下威脅生命的可能！」

屋中的人也有了警覺，在窗子裡展開了反擊，除了手槍之外，居然還有連發的自動火器。

倒是突擊的人沒有這種裝備，他們利用車輛作掩護，對準發槍的地方射擊。

一共是八個人，這些人的射擊很準，屋中的槍聲一響，他們必然能施以回擊。

屋中本來有五支槍對外射擊的，可是兩分鐘之後，只剩下一枝自動步槍在駁火了，這說明了那四名槍手，多半已有了死傷。

而突擊的八個人却絲毫無損！

自動步槍不斷在移動位置，間或從一個窗口向外射擊三四發，但是立刻又被密集的手槍給封了回去。

千代美子一拉駱希眞道：「該我們了。」

她飛速地跑了過去，已經把短槍取在手中，而且脫掉了外裙，只穿一條熱褲，以便行動快捷。

他們沒走大門，却從圍牆旁繞了過去，一直到屋子後面，有將近兩公尺高的圍牆。

駱希眞雙手一勾，就攀住了牆緣，將身子迎了上去，接著雙腿勾住了圍牆，將身子倒掛下來，伸出雙手道：「來！我把妳拋進去。」

千代美子也伸直雙臂給他握住，駱希眞開始左右晃動，把她提了起來，口中喊著一、二、三。

叫到三時，他利用腰上的力量，把千代美子往上一拋，千代美子巧妙地翻過了牆，再以

一個靈巧的姿勢滾身著地，駱希眞也翻身跳了進來。

千代美子忍不住道：「駱！你的身手眞高。」

「妳也不錯，配合得很好，我怕會把妳摔傷了。」

「我是受過訓練的。再高的地方也摔不著我。」

「我沒受過訓練，但是我練的功夫很管用，這牆再高一倍也攔不住我。」

「你能跳過那麼高嗎？」

「我不能，但是我會遊龍術和壁虎功，可以貼在牆上爬進來。」

千代美子嘆了口氣：「我聽過這種功夫，以前日本的忍者也會這種武功，可惜都失傳了，以後我要跟你學學。」

「別忙著以後，今天先得保住性命才行！」

千代美子一笑，機提地屈身奔向屋子，前面的槍聲，仍在警稀地響著，不過却沒有人注意後面。

千代美子道：「幸好叫飯田組的人來打個頭陣，否則這屋中有五個人，五支槍，我們是不容易進入的。」

她又拉開了後面的門，進入屋子去了。

駱希眞不敢貿誤，忙跟在後面進入了屋子，幸好前面的槍戰還在持續著，沒人注意到後面，千代美子首先進入的是一間堆雜物的屋子，然而她却看見了最警心的東西，那不過是一口木製的箱子，蓋子已經撬開了。裡面放的是一盒盒的子彈。裝在彈梭中。每梭是二十五發，一盒五梭，就是一百廿五發，箱子裡滿了是兩千發。此刻已被拿走了一部份，大概是用在前面的槍戰了。

雖然其中還有原封不動的四五箱，牆上還掛著幾枝衝鋒槍，這兒竟然是個軍火庫。

千代美子咋舌道：「他們實在膽大妄爲已極，械彈居然放在這敞開的地方。」

駱希眞道：「這個地方才便於裝卸呀！這些東西他們不是留作自用的，完全準備賣給別人，在前面談成交了，到後面取貨。不是很方便。」

「那也該收藏在一個較爲隱密的地方。放在這兒，不怕被人發現嗎？」

「板山本義的這個住所十分保密，裡面又經常保持這麼多的人手，都是他們的同伙，還怕什麼呢，而且這道門平時也是嚴密加鎖的，今天是臨時應付突襲，才把門打開了，美子，妳要搜集他們犯罪的證據，這個夠了嗎？」

「足夠了。私藏大批的械彈。這比那偷買一枝無照手槍嚴重多了，足夠證明他們有販賣軍火的事實，現在我們要趕快把屋中的人制住。」

「那還不簡單，牆上有槍，裝上子彈，衝到他們背後一陣急掃就行了。」

「那不行，我們要活口，死無對證就失去價值了，我要擊破的是整個的赤鯨組，不是僅僅殺死他們幾個人，所以我們需要口供和更多的資料。」

駱希眞道：「制服五個持槍的暴徒，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對方手中還拿著殺傷力極強的自動武器，那簡直是跟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千代美子肅容道：「是的，雖然很危險，但我仍然要試着去做，暴徒們可以忽視人命，我們却不能，警探的信條就是尊重生命，保護生命，你掩護我好了！我去行動。」

但是駱希眞拖住了她，搖著頭道：「不必去冒險了，等他們自己過來。」

「他們忙著應付前面的攻擊，怎麼會過來。」

「一定會來的，他們開著門，就是爲了取用彈藥方便，而且因爲他們的彈源充足，就不會節省，而他們的武器消耗彈藥很快，一定會來補充的，我們等著就行了！」

話才說完，果然前面已有脚步聲，來人走得很急而沒有戒備，顯然沒想到後面會有人侵入。

駱希眞一拉千代美子，躲在門後，一個漢子衝了進來，根本沒有看旁邊，彎腰就在箱中去取子彈，他的槍還掛在脖子上，駱希眞疾出一掌，砍在他的後頸上，練過功的人，出手認

位奇準，勁道又足，那個傢伙一聲不吭，身子朝前一扑，就倒在箱子裡。

千代美子的動作也快，我到一捲繩子，把他的手脚綑好，而且這兒有現成的封箱粗膠布，她把那人的口也封上，駱希眞輕笑道：「這道手續是多餘的，我這一掌下去，沒有兩個小時，他絕難清醒過來，而兩個小時內，問題一定都解決了。」

千代美子却道：「寧可愼重一點的好，各人的體質不同，而我們的突擊行動，却不能有一絲疏忽，一個遺漏就可能使整個局面改觀！現在才解決一個。」

「這二個也快了，你看這不是來了嗎？」

果然又有脚步聲，另一個人衝了進來，這次却沒有那麼順利。那人一進門，發現倒在地上的同伴，神色爲之一變，駱希眞的手快，橫地一掌切中了那人的咽喉，那人仰天要倒下時，被駱希眞一把抓住了胸前衣服拎了進來。

這一掌下得很重，那人的口鼻耳中都流出了鮮血，頭軟軟地歪在一邊，這一掌把他的頸骨全劈碎了，聲帶也受震而變形，發不出一點聲音，呼氣直喘，看來是活不成了。

駱希眞道：「很抱歉，我不是有心要殺他，實在是因爲情況緊急，若是被他發出聲音，別人闖了過來，我們兩個人就要變成蜜蜂窩了。」

千代美子苦笑道：「沒關係，這傢伙叫昭田三郎，是日本通緝在案的殺人犯，已經殺死

過十幾條人命了，是個極具危險性的人，連警務人員，也有四名死在他的手下，警政署已發出通令，只要發現他，立予格殺不論。想不到他跑到香港來了。」

駱希眞道：「這麼說來，我倒是替日本警方立了一功。」

千代美子道：「若是把赤鯨組消滅，你的功勞大了，一定會得到日本警署的感激，給你公開的表揚的獎勵。」

駱希眞連忙道：「我拒絕，妳最好告訴他們別來這一套，我不是爲了求出名才幫助妳的，我只是爲了興趣，以及交妳這個朋友，我要是出了名，人人都認得我了，以後做事情就很不方便了。」

「出名有什麼不好，你在香港已經很有名呀！」

「那只是因爲我開道館教拳，我的師兄弟很多，人家只知道我是個拳師，却不知道我跟警方有關係，如果我跟國際警察搭上了關係，那可不是好事。」

千代美子嘆了口氣：「你當然有選擇的自由，我也可以請求我的上司，避免對你作公開的宣揚，但是我欠你的情就太多了，要如何報答你呢？」

駱希眞一笑道：「我們是十分親密的朋友，談不到報答兩個字，我只希望能永遠維持這份友情，還有。我以後到日本去玩的時候，妳能作個嚮導。」

「沒問題，你那一天來，通知我一聲，我一定撥出全部的時間來陪你，帶你到每一個好玩的地方去，一直到你離開的那一天爲止。」

「方便嗎？也許那時妳已結婚嫁人了。」

千代美子認眞地道：「我也會放下一切來陪伴妳！」

「這却不是我希望的方式，君子愛人以德，我不能自私地使妳放棄家庭的生活！」

千代美子笑道：「你放心好了，我的丈夫絕不會吃醋的，他一定會贊成我的決定。」

「美子，妳還沒嫁人，不能說這種話，而且也沒有一個丈夫會讓他的妻子如此去招待朋友的。」

「我的丈夫就會，我是幹行動組的，我們的成員都是單身的，不能結婚，因爲我們的工作必須要作某種程度的犧牲，那與家庭生活是衝突的……我已經嫁給了我的工作，這恰好是個不會吃醋的丈夫。」

「妳們永遠都不會結婚嗎？」

「當然不是，我們的同事有很多結婚成家的，但他們必須放棄行動工作，擔任其他的職務了。」

「妳也會有那一天的。」

「可以肯定的說不會，我很喜歡這份工作，而且我已有足夠的錢，不是爲了薪水而工作，所以我除了這份工作，不會接受第二份工作的。我跟你一樣，爲的是興趣和理想，所以我會一直保持這份工作的。」

「美子！也許妳會愛上一個人的。」

千代美子充滿感情地道：「駱！你們中國有句話，說曾經滄海難爲水，認識你之後，不會有令我動心的男人了。」

兩個人情意綿綿，只可惜此時此地，實在不適合談情說愛，外面的槍聲還在響，一個粗獷的喉嚨叫道：「八格野鹿，三郎，叫你進來拿子彈的，快一點，我只剩下一梭了，對方越逼越近了。」

他們在裡面自然不能回答，另外有個人道：「這個傢伙會不會看情勢不佳，從後面蹓走了。」

「諒他不敢吧！這傢伙一身是案子，落到別人手裡就是死路一條，而且他在香港沒有認識的人，又不會講英文，能跑到那裡去。」

「那可不一定，這傢伙的名氣兇，却最怕死，他殺人多，就是因爲他膽子小，一見人就開槍，所以我看他一定是從後門蹓掉了。」

「八格野鹿，大木，你去拿彈藥去，多搬點來。」

駱希眞和美子立刻作戒備，可是那個叫大木的人却道：「清水，我看我們也撤退了吧？對方的人多，我們是擋不住的，而且開火了這麼久，一定會有人通知警方的，落在警察手中，我們也是不得了。」

「那要等社長的指示才行。」

「社長在樓上，半天都沒發一槍，我看他多半也蹓了。」

美子一聽急了道：「駱，板山本義恐怕已經蹓了？」

「不可能吧，前面有人，後面有我們，他從那兒蹓？」

「很難說，他們在這兒設立秘密的巢穴，一定有條秘密的通路，作爲緊急時撤退之用的。」

駱希眞想想道：「沒辦法，假如他蹓了，現在也追不到他了，我們還是把屋子裡的幾個傢伙解決，破了他這個根據地再說，妳要破滅的是整個赤鯨組，板山本義只是裡面的一個頭目而已！蹓了就蹓了！」

「我們要爭取時效，說不定還能找到板山，他是赤鯨組的要角，抓到他才能構成對赤鯨組的威脅，否則這兒是香港，就算破獲了一個據點，對日本的赤鯨組還是沒影響的，最多使

他們受點損失而已。」

「這兒是赤鯨組的香港支部，犯罪的證據確實，怎麼會沒影響呢？」

「駱！你想得太天眞了，我們知道這兒是赤鯨組的香港支部，但是却無法提出證明的，他們不會有直接的關係，我在日本就沒有聽過板山本義這個人，所以單憑這個地方是無法扳倒赤鯨組，除非是抓到一兩個重要的人員，問出些重要的口供！」

「那我們就儘快地解決此地吧！耐心等一下，我想他們會過來的。」

前面的槍聲又持續了幾分鐘。然後三個人都衝了過來，他們已射完了槍中最後一發子彈，所以手中雖端看槍，却已對人不生威脅。

第一個傢伙衝進來，駱希眞援例橫砍出一掌，却沒有那麼理想，因爲他手中端著槍，雙手一舉一攔，駱希眞的掌砍在槍上，只把他打得退後幾步，然後叫道：「後面有人進來了！」

駱希眞衝了過去，那傢伙舉起手中的槍，用手砸了下來，徒手肉搏，駱希眞可是大行家，他伸手輕輕一接一拉，握住了槍管，底下跟著一脚，踢在他的襠下，那傢伙痛得彎腰倒在地下亂滾，另外還有兩個人也都吼叫著要上來拼命，可是只聽得別別兩響，就倒了下去。

是外面飯田組的槍手攻了進來，老遠就用滅音手槍把他們解決了。

千代美子怕他們會傷及駱希眞，連忙挺身出來擋住了，而且用日語叫道：「這位駱樣是自己人。」

對方有名槍手居然是華人，用廣東話道：「我們知道，駱先生的大名我們是久仰了，二位眞行，我們在外面駁火了半個小時都進不來，二位赤手空拳就把他們解決了。」

千代美子道：「你們怎麼亂殺人呢？」

那人笑道：「千代小姐，我們不是警方，需要問口供，把我們咬了出來，我們也脫不了麻煩，還是殺了的好。」

千代美子也沒辦法，只有道：「那個板山本義在樓上，你們去把他抓下來，記住可別再殺人了，那是個重要的人質，可以問出許多口供的。」

這批攻進來的槍手有五個人，對千代美子的命令倒是不敢怠慢，立刻上樓去了！

千代美子和駱希眞立刻在屋中四處搜索著，却沒有多大的收獲，只有在兩間像是宿舍的住屋中找到了一批蒸餾水，幾小包海洛英，大概是他們自己注射的，爲數並不多，駱希眞道：「原來他們自己也是道友。」

千代美子一嘆道：「黑社會中下級的人員差不多全是吸毒者，爲了滿足這種需要，他們才肯挺而走險來賣命一個正常的人是不會如此的。」

「這些毒品實在是害人不淺。」

「是的。但更可惡的是販毒者，國際警探的主要目標就是販毒和軍火的私行買賣，我們要極力對付赤鯨組也是爲此，他們是最大的罪惡製造者！」

駱希眞輕嘆道：「有些國家公開地製造武器，販賣給私人，那才是罪惡之源，像這種犀利的殺人武器，私人是無法製造的，她們都是合法地製造，非法地流通，你們該在這上面想辦法才是。」

千代美子嘆了口氣：「駱！我們明白，但是沒辦法，我們的權力有限，無法去制裁那一個政權，只有在阻止私下的流通上努力，這個世界上就是缺少一個機構來制止國家犯罪！這是人類的不幸。」

駱希眞也只有嘆口氣，他是個明理的人，知道有些事情是他們無能爲力的。

上樓搜查的人空手下來了，報告道：「千代小姐。樓上沒有人，一扇靠邊的窗戶打開了，一具秘密保險箱也開了，裡面只有一些金條，其他的都被帶走了，那個板山本義好像也跑了。」

「他是跳窗逃走的？」

「看來是如此，窗外十幾公尺就是圍牆，有一扇小門也開了，外面是樹叢，可惜時間太匆促，我們來不及對地形多作了解，否則多派些人包圍住這裡，就不怕他逃了。」

「沒關係，我會有辦法找到他的，你們也快撤退吧！警方人員也快到了！」

「二位留下不要緊嗎？」

「不要緊，駱樣有個朋友是律師，我們已經在警方報過案了，他們已經有過幾次暗殺我的記錄，我們的行動只是出之自衛，解釋得開的。」

「好！千代小姐，我們先走了，有事情請通知，我們隨時都可以來支援的。」

後來又傳來別別的兩聲槍響，千代美子臉色一變，那人却笑道：「是我們的同伴在清理善後，我們是不能留下活口來指認的，因爲在警方，我們也是黑人！」

他禮貌地一鞠躬，招呼其他的人迅速地離去，把車子也開走了，千代美子却呆住了，她知道那個傷者和一名俘虜都被解決了，現場已沒有了活口。

駱希眞道：「算了，他們顧慮得也不錯，留下一個活口，勢必要咬出他們來，弄得他們在香港也不能安身了，何況如妳所說，這些人俱非善類，除掉了也好。」

「可是自然有法律去制裁他們，這些人沒權利去隨便殺人的，爲了自衛而殺人，情尚有可原，那兩個俘虜已經沒有了抵抗能力。」

駱希眞笑道：「美子，人是妳找來的，妳應該清楚他們的作風和手段，妳要是怕殺人，

該找妳的警探同伴來。」

千代美子也沒有話說了，兩個人找上樓去，在間精緻的書房中，他們找到了那具保險箱，是裝在牆上的，裡面放了十幾塊金條，每條都是一百司重的大條，市價約在四萬美元左右，合起來就是五十來萬美金了，可能因爲重量太重的原故，來不及帶走。

駱希眞道：「飯田組的槍手們操守很不錯，居然沒有順手牽羊，撈走這批金條。」

「他們不敢，這是黑道的規矩，殺人可以，刼財就不行，所以板山本義敢把黃金留下。」

「但是警探們却不受這個拘束，他們可以把這批黃金沒收的，板山本義豈非還是要受損失！」

「他有辦法的，他們有好的律師，有強力的後台，一個龐大的黑社會，自然有他們的社會關係。他這些財產變成合法所有，政府無法沒收。」

「不去管它了，反正我們也不想發這筆橫財，還是再找找看，有什麼其他的證物吧！」

千代美子戴上了白手套，爲的是避免弄亂了指紋，又開始檢查其他部份，還有一些文件，千代美子看得很仔細臉上略有喜色道：「很好！這兒有些名單與地址，也記載了一些數字，大概是他們交易的對象！」

「沒有說明是什麼交易，可當不了證據的。」

「沒關係，我們只需要有名單及地址，自然會有證明的方法的，赤鯨組交易的不是軍火就是毒品，只要有金額和數量，就不難推測。」

「那就把這些文件收起來。」

「不能收，如果他們知道名單洩漏，就會通知所有的關係人提高警覺，打草驚蛇，就沒什麼用了。」

「假如這份名單落入警方手中，不也是洩漏了嗎？」

「警方不會知道這是份什麼名單，我想他們也有辦法使名單不洩漏出去，赤鯨組能把大批的武器偷運進來，一定打通了官方的關係，有人護航的。」

駱希眞有點赧然，香港的警政之糟是衆所周知，最大的原因是此地受英國的管轄，英國人對殖民地人民的死活並沒有那麼關心，他們只知道在這兒撈金。

尤其是有了九七年歸屬的問題之後，他們對一切更爲漠然了，廉政公署辦事也不像以前那麼熱心了。

這是個令人沮喪的事實，也是個悲哀的問題。

千代美子沒有帶相機，幸好在辦公室中找到了一架複印機，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把文件

整個地複印了一份，不管有用沒用，等以後慢慢地研究了。

辦完了這些事後，駱希眞發了個電話給卓平，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事，也問過了該如何措施。

卓平答應立刻趕來處理，電話掛斷了沒多久，警方立刻就來到了。

好在美子也通知了國際警探的香港分部，他們也派了兩名幹員會同警方一齊來到。由他們出面幹旋，千代美子和駱希眞兩個人才沒有被警方立加扣留，因爲被殺死了六個人，案情非常重大。

駱希眞他們解釋是爲了受到金鷹酒吧人員的襲擊，他們打聽到主持人板山本義的住所，想跑來理論的，來到這兒，槍戰正在進行，他們不敢進來。直到槍戰結束，攻擊者撤退後，他們才敢進來，因爲他們沒有武器。

千代美子雖有探員的身份，但未經公開，擅入住宅是違法的，尤其是闖入這種兇殺現場，可以想見到有多大的麻煩，不過國際警探們說，他們正在追查一個龐大的犯罪組織，板山本義是主犯，目前這個罪惡組織在找千代美子的麻煩，而國際警探却在保護她，希望香港的警方也多予協助，不要留難這兩個人。

七

在另一方面卓平也出面爲兩個人辦理了交保手續，這位年輕的名律師聲勢不凡，他先指出這個地方私藏了大批的軍火，嚴重地危害了社會治安和人民的安全，說警方未能在事先查獲，已經有虧職守，更沒有理由要留難他的當事人，千代美子一再受到襲擊，警方都未能在事先防患，都是靠著當事人本身的力量自保的，所以他也不相信警方的保護力量，要求自行保護。

有了國際警探的介入，已經使警方頭痛了，更何況卓平咄咄逼人的態度，警方實在惹不起他們，只有在作完筆錄後，讓卓平把人帶走了。

警方在住宅中又搜到了一批毒品，數量之龐大雖非空前，但也是近年來最大的一宗，這使得從事的警方人員十分興奮，把先前所受的窩囊氣也忘了，有了這大批的毒品，國際警探勢必要插手，破案工作有人分擔，不需要他們來大傷腦筋，但毒品充公是屬於他們的，每人至少可以記上一功，這份收獲太大了。

更因爲有了這批毒品的發現，他們的責任也輕了，六條命案，可以歸在黑梟們互相火併

而結案，警方對黑社會火拼的案子，向來是採取不熱衷的態度，雙方都是社會的禍害，死一個少一個，省了他們的麻煩。」

由於主犯板山本義在逃，檢察官立刻下了通緝令，起動全部的警力線民耳目，務求逮捕此人歸案。

卓平是反對這種做法的，因爲這一來打草驚蛇，逮到人的機會不多，反而提高了他的警覺，躲了起來。

而赤鯨組在此地建下如此雄厚的勢力，必然有他們良好的掩護，赤鯨組在香港的勢力只是減弱了，却沒有垮台，他們對千代美子的追殺行動不會停止，反而會加強。

爲了千代美子的安全，他們保護的責任更重了。

飯店中已不能住，那究竟是個公共的地方，不能爲了一個客人而停止營業，更不能清查每一個住進來的旅客，所以他們只有搬出來，住到駱希眞的武館去，駱希眞在武館中有一間頗爲精緻的套房，本就是他的住家。

住在這兒有很多好處，第一就是保護的人多，而且個個都靠得住，第二，道館中的練習場很大，舖了草墊，晚上沒人使用時，可以當宿處用，便於那些保護的人休息。

爲了保護她，駱希眞召來了一批師弟們，李志強也派了兩名幹練的職員守伺在附近，甚至於警方和國際警探再加上飯田組的人馬，都以各種的身份，潛伏在附近，他們都希望能藉此機會能逮到板山本義。

這五路人馬只有駱希眞的師弟們那一組是明的，他們白天去工作，晚上到道館來兼任保護，雖是大師哥的召集但千代美子答應付代價，每人每夜一百元港紙，這十來個小伙子幹得很起勁，每四個人一班三小時一班，由晚上十點鐘守值到第二天清晨七點，這份兼差既輕鬆又愉快，錢也賺得很高興。

平安無事地過了兩天，卓平的承領遺產手續辦得差不多，明天就可以正式地交接了。

最重要的是她父親遺下的那棟房子，裡面還藏著絕大的秘密，那些都可以在明天取得解決了。

晚上八點多鐘，道場中還有新的學生在上課，輪值的人却已經提前來報到上班了，駱希眞已經把千代美子的眞實身份告訴了卓平和李志強，使他們頗爲興奮，因爲他們幫助的是一個維護眞理的工作人員，這使他們的工作更有意義了。

因爲他們是一群正直的青年。

千代美子想到今天一定不會太平安，老早就作了準備，穿了一身勁裝，以便於行動，她先跟大家聊著天，後來看那些學生們打得很熱鬧，一時興起，也要下場去露兩手，年輕人沒

有不好事的，尤其是這一班學生快出師了，功課也進行到空手入白刃，徒手對搏的階段，正好借機會實習一下，測試一番自己的成績。

學員中有一半是女生，自然是由她們先試手，起初是一比一，這些初學乍練的女孩子們自然無法與一個熟練的警方幹探相比的，好在她們學的功夫很著實，自己也肯努力，沒有一上手就被打下去，每人還能支持個幾招的。

到了後來，改爲兩對一，千代美子依然應付得很輕鬆，一直到增加爲四對一，才堪堪維持個平手，千代美子不太容易摔倒她們了，她們也無法摔倒千代美子。

駱希眞趁機會給她們上課道：「妳們光是學死招式是不夠的，必須講究活用，那必須在經驗中獲得，隨機應變，應勢制宜，像現在，雙方正在上盤僵持，就必須出奇制勝，用絆馬樁去勾對方的脚。」

那個學員果然依言去絆千代美子的脚，可是因爲勁力不如，反倒被千代美子趁勢一挑，跌倒了下來！

駱希眞嘆了口氣道：「妳們還是太嫩，用招時除了找出對方的空門外，還要量度雙方的功力，像這種情形，必須要攻其所弱，惠貞，妳過來。」

被叫到的女孩子姓方，是這一期的高材生，駱希眞對她略加指點後，她出揚向千代美子求教，雙方也是雙臂互搭交手，方惠貞却採用了前箭後弓的丁字步，一條腿直插在千代美子的兩脚之間，時時都阻擾了千代美子的步伐變化，使千代美子許多妙招都施不上來。

她感到很吃虧，正想變換姿勢來化解，那知她的脚才動，方惠貞也跟著動了，箭腿突掃，在千代美子的兩腿間各敲了一下，千代美子身子驟失平衡，倒了下來。

這是她第一次被擊倒，周圍立刻爆出一聲歡呼。

千代美子爬起來笑道：「師兄出馬，果然不同凡晌，立刻抓到了我的破綻，看來我比你這位大行家，不是差上一截。」

卓平笑道：「阿貞在香港的技擊比賽中，已經連拿了三年的個人組冠軍，他到台灣去參加比賽，也是全勝而歸，夠得上說是中華第一高手了，妳要是能擊敗他，就是擊敗所有的中國人了。」

駱希眞立刻道：「阿平！話不能這麼說，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我不是中華第一高手，也不夠資格代表中國所有的人，比我高的多得很！」

一邊有人拍手道：「駱先生虛懷若谷，不愧是技擊名家，只是你連奪三次冠軍也是事實，所以你的道館中生意興隆，你的學生在外面耀武揚威，弄得別人都無法混了。」

駱希眞不禁一驚，這才發現場中已進來了很多人，都是武師打扮的壯漢，因爲先前忙著

看千代美子表演，大家都沒注意，這時他們的人已站滿了四周，總數有十幾二十個之多，以人數之多，道場裡是不在乎的，現有的人數就超過他們兩倍以上，不過有一半是正在學藝的學員，尚未出師，經驗欠缺，而對方來的多半是好手，有兩個且是別的武館的館主，抱著踢場子的目的而來。

駱希眞預感到事情不太妙，這個問題他也擔不下來，好在他看見有個人已悄然掩到後面去，那是他的師弟兼助教小唐，是個很機靈的小伙子，必然是打電話去給父親駱大年來應付了，父親住得不遠，十幾分鐘就可以趕到，自己只要小心應付就行了。

所以他一拱手道：「原來是關師父和鄺師父兩位前輩，二位怎麼有興趣來玩的，請到後面去待茶！」

關師父叫關洛天，是洛天武館的教頭，武功是北派的，精擅十八彈腿，鄺師父大名叫鄺大虎，則是南派的高手，兩人在香港武術界頗有名氣，不過都在駱大年手下吃過虧，此刻帶了大批的門下不速而至，顯見得來意不善！

關洛天淡淡一笑道：「喝茶不必了，我們是來登門求賞碗飯吃的。」

「關師父言重了。」

「駱先生，我不是跟你開玩笑，你們這一家武館開場以來，由於你連奪了主屬技擊冠軍，你的弟子們在外面揚言天下第一家，經常欺負人！」

駱希眞連忙道，關師父可能誤會了，本館教授學員，向以謙恭爲上，尤誡輕易與人毆鬪，天下第一家的話，他們是絕不敢說的，至於他們在外與人打架，則或許難免，但也是爲了自衞，絕不敢無端生事，本場的規矩是很嚴的，學員們犯了錯，本場自己就會嚴加制裁。」

關洛天冷笑道：「你倒推得乾淨，上個月，我的門下弟子就被你們道場中的人打了一頓，而且還砸了飯碗。」

鄺大虎也憤然地道：「我的門人是前個月被他們打掉飯碗，駱希眞，那一次你自己也參加了，可別說不知道。」

駱希眞想想道：「本場學員在外面打了架，一定會向我或家父報告，前個月的那一次我當然清楚，那是在一家賭館中出老千，詐騙一個寡婦的錢，差點逼得人跳樓，那個婦人的兒子是我們的學員，向我求助，我帶人去理論，只是要求追回公道而已。」

鄺大虎道：「那就是我的門人在照應的。」

駱希眞道：「原來那家賭館是鄺師父門下的高弟在把場子，那可只能說一聲很抱歉，却並不以爲做錯了什麼，開設賭館雖非正當行業。但社會風氣使然，我不便批評什麼，但是出老千詐人錢財，還要趕盡殺絕，不留人一條活路，那就太過份了。」

「十賭九詐，那個女人明知道賭中沒有正經，是她自己心甘情願送進來的。」

駱希眞莊容道：「鄺師父！十賭九詐這句話我承認，但賭中之詐，講究的是心智與技巧，賭局上是公平的，像那種用假骰子和偸張換牌，就是下流了，令高足的賭場裡推天九，居然出現了三張天牌，被人家當場抓住了，你們腦羞成怒，糾衆要殺人……」

鄺大虎沒想到駱布眞在大庭廣衆之下，會把這些抖了出來，一時面子上下不來，怒聲道：「駱希眞，道理被你一個人佔全了，別人全都該死了。」

駱希眞也冷冷地道：「這個倒不敢當，不過再晚自信行事無愧天心而已，再說事隔兩個月，前輩都不聞不問，想來也自知埋虧，今晚借故上門生事，大家心裡明白，你們是爲什麼來的。」

關洛天立刻道：「駱希眞，話可要說明白，我們可不是上門生事，而是來憑道義相求，讓大家有飯吃。」

駱希眞笑笑道：「前輩們究竟來意何在。」

「很簡單，你們這個道場開了有好幾年了，學藝的人越來越多，你們也撈足賺飽了，再說你自己兼了好幾個地方的差，車馬費上的收入已著實可觀，也不在乎些學費，所以我們要求你把道場收了。」

駱希眞笑道：「道館是家父開的，這個再晚可作不了主，二位前輩找錯人了。」

「一點都沒錯，駱大年只是掛個名，大部份是你在主持，所以只要問你就夠了。」

駱希眞道：「關老師可能不清楚，敝場初入門時由我的師弟們教授基本功夫，第二期由再晚教徒手搏擊，最後則由家父親自過招測試，合格了才算結業出師，所以本道場的學員，都是家父的弟子。」

關洛天冷笑道：「誰都知道駱老頭子只是虛擔個名義，根本不管事。」

「誰說老漢不管事了，我只是偸個懶不管閒事事了，但是有人要找麻煩，要踢我的場子，那就是我的事了。」

駱大年叨著一根長煙桿兒，這在香港已經很少見了，只有老一代的人還保藏這種純中國式的趣味。

他的打扮也是典型的中國化、布鞋、長袍，滿頭白髮，滿臉紅光，一點看不出是六十開外的人，他步履從容，瞞瞞地踱了進來，目光如電，盯著那兩人看著，使他們感到很不安，關洛天頓了一頓才道：「駱老哥來得正好！兄弟們今日冒昧前來吵擾……」

駱大年打斷了他的話道：「我知道，你們是來要我關門，要踢掉我的場子。」

關洛天咳了一聲道：「駱老哥，兄弟們也不是這個意思，實在是因爲大家都混不下去了

。」

駱大年搖搖頭道：「我不管你們是什麼理由，我只有兩個字的回答，不行。」

關洛天一沉臉道：「駱老哥，兄弟已經開出了口，就不是這兩個字可以打發的。」

駱大年冷笑道：「我知道，不是猛龍不過江，你們當然是有備而來，不過我這地方，也不是隨便任人撒野的，現在我再給你們兩個字，出去。」

關洛天道：「駱老哥，兄弟們是以禮相商，這是你不給兄弟的面子了。」

駱大年哈笑道：「這是你自己不要臉，喪盡了武德，你們眞正的目的何在我不知道，但是你們爲人買動，前來存心生事則是可以想見的，我不想多說別的，只告訴你們，那個日本人幹了些什麼，你們在報上也看到了，你們爲了幾個錢，替他來出力做打手，以後如何做人。」

關洛天被說得滿臉通紅，低頭不語，鄺大虎却道：「駱老哥說些什麼，小弟一點都不懂，小弟這兒一個日本人都沒有，我們純粹是爲武術界的事而來的。」

駱大年向來都是疾惡如仇的，年紀大了，薑桂之性彌辣，呸了一聲道：「住口，關洛天還有點血性，我還願意跟他談幾句，對你這種人，我速口都懶得開，滾！」

鄺大虎只聳聳肩道：「君子絕交，不出惡言，駱老哥出口傷人了，小弟可沒有這麼好打發的。」

駱大年道：「我出來的時候，已經報了警，你不走，等一下警察登門，我就告訴你聚衆登門生事。」

駱大年這一招倒是大出人意料，關洛天道：「駱老哥，這是我們的私事，應該自己解決，你怎麼牽涉警方呢？」

「你們的行爲就是流氓，我駱大年設館授徒是爲了練武強身，不是流氓爭地盤，所以我不想跟你們以武功來解決問題，除非你們先出手傷人，我逼得起而應戰，那只是爲了自衛而不是切磋功夫，希望你們弄清楚這一點。」

關洛天又咳了一聲道：「駱老哥，這傳出去不怕對你的英名有碍嗎？」

「我不怕，我要的不是英名而是直名，只要我做的直，問天無愧，我不在乎別人對我如何看法，老實說，我的學生們都是因爲我的直名而來的，不是爲我的英名，我即使閉門不再收徒，那些人他不可能轉到你們那兒去。」

關洛天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用眼睛看著鄺大虎，他却做了個手勢道：「不管了，既然來了，就不能夠空手而回，幹，拆了他的道場再說。」

他的手勢才落下，他隨行的那些大漢們已經發動了，出拳就朝周圍的學員們打去。

還好，駱希眞已經把十幾名出了師的師弟們召了來，另外還有幾個能打的高材生調配放在前面，所以尚能支持，一時場中拳脚翻飛，打得十分熱鬧，叫喊之聲不絕。

關洛天見事情已經鬧開來了，向駱大年道：「駱老哥，對不起，小弟只有得罪了。」

他飛身踢腿出擊，駱大年手中一根旱煙管是很趁手的武器，他常作短棒使用，精招迭出，連挑帶打，跟關洛天戰成一團。

另一邊駱希眞接上了鄺大虎，他深明厲害，知道對方練就的鐵沙掌，掌力很重，怕一般的弟子招架不住而吃大虧，那些年輕人是激於道義和師門的情義來幫忙的，若是讓他們受了重傷或送了命，對家長們就不好交代了，所以他只有自己下場應戰。

駱氏父子被兩名高手絆住，他們門下的弟子已有些招架不住之勢，因爲對方存心生事而來，帶來的也都是一等一的好手。有好幾個人受了傷，無力再戰，逼得卓平和李志強也得應戰了。

只有千代美子很冷靜，一直在旁邊沒插手，幾至於有人打近她身邊時，她都躲開了，那是駱希眞吩咐的。

駱希眞看出這些人的眞正目的是在她身上，甚至於來人中還暗藏著赤鯨組的殺手，要她特別注意。

果然，這種顧慮不算多餘，有兩名漢子的拳脚精絕，打得對手節節後退，可是他們却有意無意的向著千代美子靠近，千代美子躲到那裡，他們追到那裡，千代美子心中就有數了。

她計算了一下環境與位置，慢慢向牆邊靠去，那兩名漢子則分左右兩方夾攻上來，千代美子忙做了個姿勢準備迎戰，只是那兩個人衝到鄰近，突然探手向脚部，原來他們的小腿上綁著皮帶，插了一柄匕首。

這時雙手拔出了匕首，惡狠狠地對她刺來，分明是存心要她的性命。

千代義子是有計劃地退到這兒的，她們的外套就放在牆邊上，彎腰拿起外套掃了出去。別看只是一件棉質上衣，用力揮動，也是件很厲害的武器，何況衣角上還有拉鏈扣，那小小的一點金屬，被巨力擊在臉上也是十分痛楚的。

一個大漢挨了一下，臉上立添了一道血痕。

在激鬪中挨一下是不會太感到痛的，但眼角也被掃了一下，打花了眼睛，那個大漢一面怪吼，一面用手揉眼睛，嘴裡吐出的却是一連串的日本粗話。

駱大年和關洛天打得不分上下，這種高手對搏是不容易立刻分高下的，駱大年冷笑道：「姓關的，你怎麼說，你們還帶了日本人來。」

關洛天只有輕嘆道：「老哥、兄弟實有難言之隱，等今天事後，兄弟可以向老哥磕頭陪

罪。」

駱大年哼了一聲道：「那頂個屁用，我不管你有什麼苦衷，但你今天的行爲已武德喪盡，無可救藥了，我實在對你失望。」

這位老武師發了火，動了眞怒，煞手突出，一煙桿巧妙地揮出，拳頭大的銅煙斗敲在關洛天的腦袋上，把他打昏了過去，駱大年跳到駱希眞身邊道：「把這個傢伙交給我，你去對付那兩個日本鬼子去。」

他接下了鄺大虎，出手更不客氣，硬接下一掌後，震得連退幾步，可是他回手的一煙斗，敲在鄺大虎的正面，打中鼻樑，鄺大虎頓時血流滿面，鼻骨全碎，捧著臉亂叫亂跳，痛苦不堪。

駱希眞趕到千代美子身邊，却是遲了一步，兩名日本殺手已經追上了她，兩柄匕首急刺過去，千代美子原也躺下避過，兩個人還準備繼續挺刺時，千代美子忽地一揚手，砰砰兩響，兩名殺手都捧著臉仰天倒下。

原來千代美子的外套中藏著手槍，她撈在手中，及時發槍，擊倒了兩名對手。

□□　□□　□□

兩名日本殺手似乎是此行的主角，他們一倒下，再加上踢館的兩名老師雙雙受傷失利，戰鬪立告結束，陪同前來的那些武師們見風頭不佳，有的趕緊溜了，有的也受了傷，倒地呻吟不止，踢館行動算是完全失敗了。

駱大年清點了一下場中的情形，決鬪是在練武的場地中進行的，倒是沒什麼損失，只不過有幾名學員受了點輕傷，比對方的程度輕得多，這證明了一件事——這所道場教出來的學生的確高明，善打能挨，懂得趨避要害，使身體能受到的傷害，減到最低程度。

駱大年所創的綜流道武技，看重的就是這一難，駱希眞在代父傳藝時，更是強調此點，這時也見到了效果。

但駱大年還是很生氣，他不管鄺大虎和關洛天都抓到面前，狠狠地教訓了一頓，說他們若是專爲踢館而來，還可以原諒，而他們却是受了日本人的買動，心懷不測，掩藏殺手前來殺人的，這種行爲實在不可原諒。

鄺大虎被罵得低頭不敢作聲，關洛天却流下了眼淚，羞愧萬分地道：「駱老哥，想必你也明白了，兄弟們實在不是來踢館的，實在因爲太窮了，不得不厚著臉皮來打擾一下你的安靜，兄弟準備事後擺酒向你陪不是的。」

「你們在這兒殺了人，還想擺酒就能了事。」

「這一點兄弟絕沒想到他們帶了兇器，他們說對付的對象是他們自己日本人，一切問題由他們自己解決，我們只管掩護他們進來而已。」

「你實在夠糊塗的，這兒是香港，不是他們日本，在這兒殺了人，能與你們無關嗎？就算我不追究，警方會答應嗎？背上了人命官司，你拿那幾個錢上算嗎？」

「小弟實在不知道他們準備要殺人！否則小弟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做這種事的。」

「你淌這場混水，拿了多少錢。」

關洛天頓了一頓才道：「十萬元港紙。」

「什麼，才十萬元，你就把一世的英名賣掉了，這次的事件之後，香港的武術圈子還有你混得嗎？」

關洛天不住地垂淚道：「我本來就混不下去了，我的武館收不到學生，我又背了一身債。」

「怎麼可能，我記得你有兩家商店，都是祖上傳下來的，你的底子很豐厚呀！」

「早就沒有了，被我賭輸掉了，我還要養兩個女人，身上背了十幾萬的賭債，若是不還，人家要拆我的骨頭呢。」

「你遇上了老千，被人擺了道了。」

「那倒沒有，跟我對賭的都是些規規矩矩的大商人，我在武界的地位，還沒有老千能吃我，這是我手氣不佳，欠下來的債，而且是賭場中替我付的錢，這是眞正欠下來的債，逼得我非還不可。」

駱大年嘆了口氣：「關老弟，賭和色是武人之大忌，你却都沾上了，我也沒辦法幫你，目前我唯一能爲你盡的力是准你帶了人走路……」

關洛天黯然地在門徒的攙扶下離開，鄺大虎也沾了光，沒有受到留難就准他們走了。

現場只留下兩名受了槍傷的日本殺手，他們受了槍擊倒沒有送命，好在有國際警探的人出了面，警方來了也沒有多作錄問，駱大年把受傷的學生們施以治病後也走了，對千代美子的事未加多問，大概駱希眞把事情跟老頭子說過了，他不加反對，但也不想介入，只有不聞不問了。

可是綜流道館中的年輕人却十分興奮，雖然這一次踢館行動，駱大年吩咐過不得對外宣揚，但事情是瞞不住的，他們等於是大獲全勝，消息傳出去，門下的弟子都將大有面子，相信來學本事的人會更多了。

另一方面，他們對千代美子的保護也更加強了，赤鯨組的首腦板下本義在逃，一定不會死心，必然還會對千代美子繼續採取行動的，只是不知道他會採取什麼手段而已。

卓平終於辦好了一切領取遺產的手續，扣除了稅額外，千代美子合法地領到了亡父所有的遺產，對於那筆鉅額的財產，她倒並不熱心，最急切地要找到的是那一批文件，首先在銀行的保險庫內去清理了一遍，然而很失望，那兒只有一些股票，鑽石和黃金，沒有絲毫的線索。

他們只有到達了住宅中，向政府的管理人取得了鑰匙，也取得了產權，開始了尋找。寢室和書房是最受注意的目標，可是當他們打開門鎖進去時，發現有些不太對勁，那兩個地方顯然都被搜查過了，有些地方還受到明顯的破壞。

書桌抽屜的鎖就被撬壞了。裡面的東西也被翻亂了。

卓平很生氣地道：「我要向政府提出控告，他們是負責監管的，却讓人侵入了，我要他們負責賠償。」

駱希眞道：「算了！不過是幾個大錢的事，只希望那些文件不要被人偷走才好。」

李志強道：「照我看，那些文件還沒有被拿走，因爲瞧破壞的痕跡著，已經有好幾天了，假如他們已經得手，就不必再對美子展開狙擊了。」

千代美子也道：「先父是個很謹愼的人，那批文件十分重要，他一定是放在個十分隱密的地方以策安全的，因此雖然有人侵入搜索過，我相信他們還沒有找到。」

駱希眞道：「妳不是說你們父女間有一套暗號，可以作某些指示的嗎？」

「是的，可是我也沒看見有什麼的暗號。」

「那該要怎麼辦呢？」

「我想只有慢慢地發現，這所屋子那麼大，一點小小的暗號，一時是不容易發現的。」

卓平道：「千代小姐，我這律師的工作是爲妳服務到領到了遺產，辦妥一切手續爲止，我現在責任已經完畢。」

千代美子道：「是的，你可以把帳單開給我，我們之間的商業行爲已經結束完成了，但是我希望你們能夠站在朋友的立場上給我一點協助。」

卓平笑道：「我和志強都有自己的業務，無法勻出太多的時間來給妳，也不能整天的陪著妳，但是阿眞却有很多的空閒，他除了每天下午到武館去教拳外，幾乎全天都有空，讓他多陪妳幾天好了，只要是有事情，一定應召來支援，好在我和志強的事務所是全天候開門的，隨時都把握我們的行踪，半小時之內，一定可以找到我們。」

千代美子對這個答覆很滿意，她要求的也不過是如此，她也選好了送給他們的禮物，每人一隻金質的都彭打火機，一隻最新型的勞力士男錶，上面都刻了字，寫了，向三劍客致敬」的字。

這份禮實在不輕，差不多要一萬美金左右，卓平笑着道謝收下了道：「我想我們是沾了光，妳眞正該感謝的是阿眞，他給妳的幫助才是最大的。」

千代美子笑道：「不！他是沾了你們的光，憑我跟他的友誼，不必送他任何禮物來表示謝意了，因爲你們是三位一體三角同盟，所以只好也帶他一份了。」

李志強却微表憂慮地道：「美子，赤鯨組的人沒有拿到那份文件，一定不會死心，恐怕還會繼續找上來的。」

千代美子點點頭道：「我想到了，板山本義沒有落網，他們不會放棄的！現在我的同事已經會同本地的警察單位，發下了通緝令在找他。」

「那沒有什麼用，他是個日本人，若沒有良好的掩護，早就被找出來了，可是至今還沒有一點痕跡，反倒是他在不斷地活動，這證明他的掩護很好。」

千代美子道：「這一次却不一樣，各方面都追得很急，誰都不敢跟他搭上關係，否則就是跟自己過不去了。」

李志強輕嘆道：「把他逼得很急固然是好事，但是却也逼得他向外求援了，赤鯨組的勢力不限於香港和日本，東南亞一帶，他們也有很大的潛勢力，若是在此地找不到人手，他們很可能從外地調人手來的。」

千代美子神色一動道：「謝謝你，志強君，你提醒我的這一點非常重要，我竟沒有想到，我立刻就通知我的同事們，注意這一點。」

大概她想到事態的確很嚴重，立刻就用電話對外連絡，交代了這一件事。

卓平和李志強都離開了，駱希眞仍然留下來，林國泰的住宅佔地在十萬呎以上，除了兩萬多呎的建築外，還有八萬方呎的花園，有游泳池和網球場，住宅雇用的工人也有十幾個，兩輛轎車，一名司機。

在等候領取遺產這段時間中，工資由律師樓支付，現在轉交給千代美子了，她仍然保持著他們的工作。

僕婦、園丁和司機都是雇用的當地人，管家是位老小姐，叫黃佩芬，會講英文。

千代美子爲了要瞭解父親的生活，只有把黃佩芬召了來問道：「黃小姐，我希望了解一些先父生前的生活，首先我要知道的是他只有一個人住，幹嗎要這麼大的屋子。」

「林先生是富翁，生活要講究氣派，巨屋華廈，正是表示他的高貴身份。」

「我看見除了主臥室外，還有不少客房，他常有客人來住嗎？」

「據我所知是沒有，雖然他常在家中宴請客人，但是從沒有留下過夜的，經常有朋友從外國來，他都招待在旅社裡，他的客房是爲自己準備的。」

「這是怎麼說呢？」

「他自己睡客房，而且不固定在那一間，倒是他自己的專用臥室，他幾乎從來沒有睡過。」

「這是爲了什麼呢？」

「爲了安全，他有很多敵人，事實上也有此必要，他的臥室曾經被人丟進過兩次炸彈，遭到過三次的槍擊，槍彈都是直接命中在臥室床上，這是一個秘密，現在他已不在人世了，我可以說出這些事情了。」

「他有沒有說是那一方面的敵人？」

「多半是生意上的競爭對手吧，他的生意做得很成功，眼紅他的人很多。」

「臥室的外面是花園，來人一定要侵入花園了。」

「是的，林先生在花園中和臥室周圍都裝了紅外線的電視眼，可以看到行兇者的活動。」

「他是如何對付兇手的。」

「多半是他自己動手應付，林先生的射擊很準，每次侵入的人，都是帶著傷狼狽而退的。」

「他沒有報警。」

「沒有！他說報了警，恐怕會驚動報館，消息上了報，會不勝其煩，叫來人知難而退也就夠了。」

「先父有沒有請保鏢呢？」

「在他生前，夜間有警衞公司派了兩名警衞守衞，他去世以後，就取消了。」

「沒有私人的保鏢？」

「沒有了，不過他的司機阿義孔武有力，原藉是越南人，參加過美國的越戰部隊，林先生很器重他，出入都帶著他，也等於是個保鏢了。」

「先父時常夜間外出嗎？」

「沒有！他的生活很有規律，除了到公司去觀察業務外，從不在夜間外出或是在外過夜。」

「他有什麼特別嗜好呢？」

「只有一項，他喜歡潛水，每逢假日，他一定出去潛水，平時在家，他也在家中潛水。」

「就在游泳池裡？」

「是的，這所游泳池是海水泳池，他在池裡還養了不少魚，種了不少海草，池中有燈光設備，每次潛水，都是全付武裝。」

「爲什麼要全付武裝呢？」

「因爲他養了幾條鯊魚，十分兇猛，有些已養大了，他就必須要用魚槍將牠們射殺。」

「他有沒有被鯊魚咬傷過？」

「這倒沒有，因爲他下水時裝備很齊全，而且鯊魚也不很大，他自己也特別小心。」

「家裡的用人有沒有被魚咬傷的呢？」

「也沒有，大家都知道水裡有鯊魚，誰還去送死。」

「這泳池也不招待外人了。」

「是的，林先生在家裡宴客時，泳池都是鎖起來的，而且還特別派人看守，就是怕發生意外。」

「謝謝妳，黃小姐，我想參觀一下先父的潛水裝備，平時是由誰管理的。」

「司機阿義，他也當救生員，潛水裝備都是他管理的，不過他已經下班回家了。」

「不要緊，我自己也懂的，妳帶我去就是了。」

「恐怕沒辦法，潛水裝備在泳池的儲藏室中，已經鎖了起來，只有阿義有鑰匙。」

「那麼打電話找他來一下行嗎？」

黃佩芬應著去了，沒多久回來道：「他家裡說不久之前有兩個人來約他出去了。」

「有沒有說到那裡去。」

「沒有說，阿義平當沒什麼熟人，那兩個人也是自我介紹的，他家中的人也不知道他們上那兒以及幾時回家！」

「好！那我們去看看泳池好了。」

黃佩芬陪他們來到泳池，叫園丁來打開了門，這所泳池很寬，是一口直徑百來呎的圓池，池水碧綠，想見有很深，周圍用十二呎高的鐵絲圍牆攔住，在家庭泳池而言，這是不必要的裝備，但是有錢的人有很多乖癖，那些傭人倒不覺得奇怪，何況池裡養著鯊魚，爲避免有人誤掉下去而受傷，鎖起來也是合理的。

駱希眞就側面的向園丁老發叔打聽了這泳池的一切，發叔的敍述和黃佩芬差不多，他也發表了對林國泰的看法，說林國泰是個好人，憐老惜貧，待人和氣，沒有什麼架子，在他手下工作，待遇高，精神又愉快，他實在不明白爲什麼有人要跟林先生過不去。

那當然是指幾次的爆炸和狙擊事件而已，他也住在花園裡，有一次狙擊手進來，先用槍比著他不許聲張，最後把他綁了起來，來人只問他林國泰住在那一間，他就指了最大的臥室

。

他這麼做，實際上是受了林國泰的指示，林國泰告訴他如此告訴別人的，他也知道林國泰是睡在客房中，臥室中有一具蠟製的假人，天天擺在床上做樣子，而且那臥室本身是個陷阱。

果然，那次來的兩名狙擊者都被林國泰埋伏在暗中打斷了一條胳臂跑掉了。

發叔的敍述比黃小姐的詳細一點，而且還說出兩名狙擊者都是日本人，香港曾被日本人統治過，發叔也曾被一位軍官雇去管理花園，所以他聽得懂一些日本話。

這說明了赤鯨組很早以前，就爲了文件的事而向林國泰下手了，而也說明了這些文件的重要性，駱希眞也認爲儘早找到文件最好。

池水很深，看不出有虎鯊的痕跡，或許是躲在水底吧，他們也找到了儲藏室，却是扇極厚的大鐵門，鎖得牢，他們想盡了方法都無法打開門。

千代美子向黃小姐要來了住址，決定到司機阿義的家中去尋找他，同時也問他有關林國泰的其他一切。

駱希眞駕車送她前去，在車上，駱希眞問道：「莫非妳認爲文件是藏在泳池中嗎？」

「十分有可能，因爲我父親並不是個喜歡潛水的人，更不喜歡鯊魚，聽我母親說他在日本游泳時，曾被鯊魚咬傷過，他很害怕這種動物……」

「害怕並不表示不喜歡。」

「但我父親是眞的不喜歡，我記得在小的時候，有人送我一條吹氣的玩具鯊魚，我父親看見了，立刻拿去燒毀了，一個痛恨鯊魚的人，怎麼會在水池中豢養鯊魚呢，除非是有著特殊原因。」

「所謂特殊原因，就是利用牠來保護秘密。」

「這是很可能的，我父親被鯊魚咬過，他認爲這動動物很兇狠，可以替他守住他的室藏。」

「但文件是紙張，不能藏在水底的。」

「你眞笨，至少有一千種的方法可以使文件不沾水，這可不是解決不了的難題。」

「但是我總覺得這種方法有些不可思議。」

千代美子忽地眼睛一亮道：「對！不可思議，駱！你提醒了我，我找出父親留給我的暗示了，在他的辦公桌被玻璃板下，壓著一張字條，寫著一句銘言——凡事在不可思議中去思索，必有不可思議之收穫。」

「這是很多人的習慣，把自己認爲很有意義的佳句，寫下來鼓勵自己。」

「但父親却不是這樣的人，他習慣於一塵不染，你看他書房的四周牆壁上，連一張字畫都沒有，而且他所謂的暗號，就是寫一些莫明其妙的話，讓我去摸索，小時候，他也常跟我玩這種遊戲，把一件玩具，藏在一個地方，留下一些暗示，叫我去尋。」

「那我們也得找到阿義的家裡再說，潛水到池下，再去尋找他的秘密吧！」

阿義叫盧仁義，住在一幢公寓中，他們找到了那兒，却發現有兩名警察在座，千代美子已經預感到不對了。

阿義的妻子是個中年婦人，有一個十多歲的女兒，母女兩人相與對泣，他們上前表明了身份一問，才知道阿義被人毆成重傷，送到醫院急救中。

千代美子和駱希眞立刻又陪她們到了醫院，阿義的全身都被紗布裹了起來，暫時還不能說話，不過醫生說他只斷了幾條肋骨，身上受的都是外傷，不致有生命危險。

千代美子總算安了一點心，她在十分歉意中，留了一萬元港幣給他們母女，而且還答應負擔全部的醫藥費用。

忙了幾個鐘點，兩個人回到了住宅，已經是黃昏了，駱希眞怕有意外，又召了一批他的師弟們來幫忙保護，而且國際警探也派了幾名幹員在住宅中協同保護，這是千代美子要求的。

她已不在乎公開身邊的身份，只希望早些找到那批文件，阿義不能說話，儲藏室的鑰匙也不知下落，她找來了開鎖專家，打開了儲藏室的門。

八

儲藏室的門一打開，門口堆著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其中也包括有潛水用具，似乎沒有什麼出奇處，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其中放著一台電視機，是二十六吋大型螢幕的，看那上面的清潔，似乎這架電視機並非壞掉了堆放在此，而且還在使用中，千代美子看了一下廠牌道：「這是增你智公司的出品，機型是去年才推出的新款式，這完全是一架新貨，怎麼會放在儲藏室裡呢？」

說著扭開了電鈕，螢幕上很快地出現了一片模糊的景色，似乎是水底的鏡頭。

電視機旁還有一台小的方型機器，有許多按鈕，千代美子和駱希眞對電子器材都外行，不過他的師弟中有個小王是專搞電子的，忙把他叫了來。

小王過來看了一下後道：「這是遙控器，控制開麥拉的角度和光源的。」

一面說，一開撳動那些按鈕，還隨時解說它們的用途，行家一伸手，便自不同，螢幕上的映象立刻清晰了起來，原來水底的燈光設備，都可以在此地遙控的。

同時，攝取的鏡頭也有四個，可以隨意調整，看到池中每一個地方，那簡直是一個小小的海底世界，池裡養了各種不同的魚，也有笨拙的海龜、龍蝦、海饅，應有盡有，而且散堆了一些珊瑚礁，果然有三條兇狠的虎鯊，長度在六七呎左右，在水中，牠們是十分危險的動物，一些小魚都遠遠的避開牠們。

駱希眞笑道：「妳爸爸是個很有意思的人，他居然把海洋搬到家裡來了，這或許是家庭魚缸中最大的一座了。東海洋公園的水族箱都沒有如此規模呢？」

千代美子苦笑道：「我感到很費解，我父親不是一個愛潛水的人，他對海洋也沒有這麼喜歡，而設製如此一個環境，却要很多的錢。」

「他是個很有錢的人，或許他喜歡這樣子化。」

「不對！有錢的人固然有些怪癖，但多半是把錢化在他喜歡的地方而不會浪費在他討厭的事物上，他這麼做，必然有他的用意。」

駱希眞道：「我也這麼想，尤其是那個阿義無故被人架出去毆傷，非常不合情理，對方一定是想從他口中問出些什麼，很明顯的，赤鯨組的人已經先一步進入到這間屋子，發現這水池的古怪了。」

「只是不知道他們有沒有下水去過。」

駱希眞道：「照我看還沒有，因爲阿義是今天才受的傷，即使他們問出了什麼，也沒時

間下水。」

「現在怎麼辦，我們是否也要下水去一探。」

「這是必須的，你父親不是一個愛魚的人，他却準備了這些潛水用具，自然是另有作用的，我想他的秘密保險箱是放在水中的。」

千代美子道：「眞是不可思議，把保險箱設在水中。」

「事實上這是十分安全的構想，即使有人要侵入，也沒有那麼容易拿走東西，在水中養著鯊魚，比養狗還好，狗會叫，會提高人的警覺，鯊魚却是不聲不響地給人一口，狗只咬人不會吃人，咬死人還要處理屍體，翼魚却是連屍體都解決了。」

「看你說得多可怕。」

「我不是嚇妳，剛才鏡頭掃瞄過去時，我看見有半具骷髏，是屬於人體的，恐怕赤鯨組已經有人偷下過水了，只是沒防到水中有鯊魚，才餵了魚腹。」

「我也看見了，那不是裝飾用的道具？」

「美子，妳有個中國爸爸，却不是中國人，不了解中國人的習性，中國人對死人是最忌諱的，絕不會用死人骷髏來做裝飾品的。」

千代美子不自而然地打了個冷戰，咬咬牙道：「你別嚇我，我一定要到水底下去的。」

「一共有兩套用具，除了妳之外，還可以有個人陪妳下去，你的同伴中有會潛水的嗎？」

「據我所知是沒有，不過有什麼關係呢，這又不是在眞正的海底，只要會游泳，任何人都可以下去的。」

小王在旁道：「不錯！我看過那些潛水頭盔，是附帶有通話裝備的，可以跟這裡通話。」

他搬來一具頭盔，調整了幾個按鈕，果然頭盔的耳機中就傳出了沙沙的聲音，他對準麥克風喂了兩聲，耳機中的聲音很清楚，駱希眞也回答了兩聲，主機中也可以很清楚地聽見，小王道：「這套裝備的傳眞度眞好，起碼要五千元美金呢！」

千代美子道：「將來這所屋子我也不想留下，準備送給駱希眞，你還可以繼續來使用這些設備。」

駱希眞忙道：「美子，妳這是做什麼？」

而代美子道：「駱！屋子送給你，却不是給你個人的，是給你們道館，作爲渡假休閒活動的場所，這次你的師弟們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想對他們表示一點謝意。」

駱希眞苦笑道：「這樣一來，我不但不感謝你，反而要埋怨妳了，妳知道我每個月要化

多少錢去保養它，那比養一個老婆還辛苦。」

千代美子笑道：「有不少人連一個老婆都養不起，但是却擁有好幾個老婆，那些老婆們養着他。」

「那一定是個很本事的男人。」

「你的本事也不差呀！如果你願意的話，我相信有很多女人會願意倒貼來養着你，甚至於我可以推荐幾個給你！」

「我不知道妳這話的含意是否恭維，我也知道日本有很多女孩子喜歡養男人。」

「尤其是一些職業女性和歡場中的女人，她們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毫不吝嗇地全送給了男人。」

駱希眞笑道：「不過我很抱歉，我沒有這個興趣，所以要我養這間屋子，將是個很沉重的負擔。」

「你不必一個人養，你的師弟們很多，大家一起養就不吃力了，而且有一個休閒活動的地方是件很愉快的事，此地可以游泳，打球、跳舞、開派對，過一過富人到別墅渡假的癮，假如你們過膩了，也可以把它賣掉。」

「賣掉？這是妳送給大家的。」

「不！我是送給你的，只是你一時不可能搬來住，我才替你找個用途而已，實際上，如何處理它是你的權利，至於你如何去養它，也是你的問題了。」

駱希眞嘆了口氣：「妳知道我是不可能把它賣掉它的，爲了一個很傻氣的理由——因爲那是妳送的，如果妳眞送給我，我會盡力去維持它，一旦我無力養它時，我還把它還給妳。」

這番話的情意很重，使千代美子很感動，忍不住就吻了他一下，當着幾個人的面，使駱希眞有點不好意思，他連忙推開了她，把潛水用具搬了出去。

這兩套用具大概是隨時都準備了要用的，所以氧氣瓶中的存量充足，一切的設備都保養得很好！

兩個人都穿戴整齊後，小王還告訴他們一些通話用具的使用方法，如何和控制室通話，如何互相通話等等。

他們潛入了水中，由於燈光開着，他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水底的一切，那三條虎鯊似乎對這兩隻潛水衣已很熟悉，不但沒有攻擊，反而很友善地靠過來摩擦他們的身邊，甚至於有一條遊到千代美子的胯間，讓她騎着，就跟一條養馴了的狗一樣。

千代美子十分高興，騎着牠在水底傲游了幾圈，撥開了通話鈕向駱希眞道：「有意思極

了，比騎馬還過癮，牠懂得我的意思，我要向左轉，只要用左膝蓋碰碰牠的身體就行了，今天我總算領悟到海底騎鯨的滋味。」

駱希眞却回答道：「我研究過那平具骷髏了，附近還有一條殘留的手臂，刺著一條紅色的鯨魚，那是赤鯨組的記號，這些鯊魚還吃掉過一個赤鯨組的人。」

千代美子傳來的聲音有些顫抖：「你眞是個煞風景的人，我現在的樂趣完全被你趕走了。」

她離開了那條鯊魚，來到駱希眞身邊，看見他在撥動一個圓圓的蓋子，忙問道：「那是什麼？」

「好像是一條潛艇的艙蓋。」

「水池下面怎麼會有潛水艇呢？」

「我不知道，或者這是沉船的裝飾，使此地看起來更像海底，但這個艙蓋有螺絲絞盤，可以活動的。」

他不斷地轉動兩個圓盤，到了相當的高度後，可以把栓子向兩邊放下，然後掀起了艙蓋，底下是黑黑的。

耳機中傳來了小王的聲音道：「我終於找個這一組按鈕的用途了，那是控制下面的燈光的，你們可以下去！」

那個艙蓋打開後，露出一個圓洞，可以容一個人下去，而底下的燈光也適時也照明。他們適時地沉入水洞中。

底下是一間船艙型的房間，小王的聲音傳來道：「這是潛水艇的排水艙，你們先把艙閉好，上緊螺絲。」

駱希眞問道：「你看得見我們嗎？」

「看得見，有一組鏡頭對準底艙的，我正看著你們。」

駱希眞關上了蓋子，即使感到一陣輕微的震動，原來這底下有馬達，有自動裝置的，艙蓋旋緊後，馬達開動，壓進室氣，把水慢慢地排出去。

當房間中的水全部排空時，駱希眞試著放開氧氣，發現居然能順利地呼吸，連忙通知了千代美子。

兩人都拿掉了面罩，駱希眞道：「這完全是像潛艇的裝備，妳父親的這一手眞了不起！」

「二次大戰時，他被微調到日本海軍服役，就在潛水艇上當機械士，戰後流落在日本，又慢慢經商發跡起來，這是他的本行技術。」

牆上掛著一面地圖，是印刷在毛玻璃上的，後面有燈光，地圖上有幾個城市上閃著光點。

千代美子看了一下道：「這幅地圖沒什麼意義，上面閃光的那些城市，都是飯田組設有分支機構的地方，他們經營娛樂事業，跟這些地方的娛樂界訂有交流節目合約。」

「這應該不是什麼秘密。」

「不是秘密，在東京，在香港的辦事處都掛有一幅同樣的地圖，我相信其他的地方也有。」

既然這不是秘密，何必要放在這麼一個秘密的地方，每個亮燈下面還有一行數字，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電話號碼，如何連絡的電話號，這也不是秘密。」

「把一件不屬於秘密的東西，敢在秘密的地方，我想一定有它特殊的意思義的。」

千代美子點點頭想了一下道：「這是可以揭起來的，也許秘密是藏在後面，我父親只是一個機械士，不是很有頭腦的科學家，我們不必經超人的部份去想他，他實際是一個平凡的人。」

駱希眞上前看看地圖的下方，果然有個搭扣，他打開搭扣，地圖就可以向上掀開了，而且後面的邊上還有兩根棍子，放下來可以支撐住地圖，使它不再掉下來。

秘密在後面的牆上，那不過是一具保險箱，是有著號碼的那一種，但是非常複雜，一共有兩個大轉盤，大轉盤上又有許多小轉盤，上面是七個，下面的是八個，總共是十五個號碼，也就是說必須要把十五個號碼完全排成直線，對準標準刻線，才能把保險箱打開。

千代美子一怔道：「我相信這具保險箱中藏著我需要的東西了，可是如何打開呢？」

「你父親沒有把號碼留下嗎？」

「沒有，他的銀行保險箱中沒有留下任何線索。」

「也沒有任何的字條和暗示。」

「沒有！哦……不！有一張字條，也是他寫給我的遺訓，却沒有什麼意義，放在他的股票一起。」

「什麼樣子的字條。」

「美子吾女，我此去唯一的願望，是把我的遺體，運到日本千葉縣，與妳母親合葬，然後每年在我們的生日，到坟上去獻一束花。」

駱希眞嘆息道：「他留給妳這麼多的遺產，只有這一點希望，要求並不過份，但是那可以寫在遺囑中，何必又要巴巴的另寫一張字條，放在銀行保險的箱裡呢？」

「也許他在立遺囑時沒想到這一點，後來又記起來了，才補了一張字條，放進保險箱中。」

「他們的生日妳都記得嗎？」

「記得，父親是七月十五，母親是十二月十三。」

駱希眞眼睛一亮道：「七月十五日，寫成羅馬字母是７１５，十二月十三是１２１３，再加上他們的出生年份，不是正好七個數字和八個數字嗎？」

千代美子也興奮地道：「父親是一九二一年，母親比他大兩歲，是一九一九年。」

駱希眞把那些轉盤照順序排列好了後，用手一按把手，搭的一聲，箱門打開了，千代美子忍不住歡呼道：「駱！你眞是天才，怎麼會想到這上面去的。」

駱希眞道：「妳解妳父親是個平凡的人，平凡的人有了超常的行爲時，必然是有原因的，保險箱的號碼數字煩多，很容易記錯，所以一般人制定號碼時，多半會採用一些特殊的數字以便記憶，最常用的就是自己的生日。」

千代美子上前去檢查箱中的物件，那兒有着大筆的美金現款，也有着超過五千盎司以上的金塊，總數超過兩百萬美金，然而這些都不足以引起千代美子的興趣，她注重的是一個文件夾，打開來看後，才興奮地笑道：「找到了，就是這些，父親眞了不起，居然能搜集到這些資料，那上面有赤鯨組歷年的交易細目，賣買軍火毒品的大盤商名單，憑這份資料，足可以將赤鯨組作一次澈底掃蕩了。」

「只憑一個名字以及一些資料就夠了嗎？」

「那當然是不夠的，不過有了這些資料，我的組織就以進一步以突擊的行動展開搜查，掌握更多的證據了。」

「這個我倒沒有那樣樂觀，赤鯨組如果知道了資料外洩，一定會立刻設法彌補，作因應的措施。」

「那當然也是可能的，不過他們並不知道文件的內容，不知道他們的秘密被洩漏多少，這些問題讓國際警探總部去傷腦筋，與我無關了。」

他們關好了保險箱，重新穿好潛水衣，將密室開放，注入了海水後，才浮上水面，千代美子立刻把文件交了出去，國際警探部這次很愼重，立刻派了一輛裝甲警車和四個幹員，前來接收了文件，開了出去。

幾個人才噓了口氣，千代美子道：「我的任務總算順利完成了，駱！我不知道要如何感謝你才好，若不是你的協助，我想我是無法完成任務的。」

駱希眞笑道：「我們之間還用得著那些客套嗎？我幫助你，不僅因爲妳是我的朋友，而

且這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假如妳是赤鯨組的人，我說不定還會站在跟妳作對的立場呢。」

千代美子笑道：「假如我是赤鯨組的人，根本就不會找你們幫忙，赤鯨組在香港的勢力就已經很大，而且這種秘密的事，是根本不容外人插手的。」

「妳父親怎麼會去搜集那些資料的。」

「是出之我的請求，我加入了國際警探，請求他幫我這個忙，這雖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但爲了我這個女兒，他還是答應了，我不知道他用什麼方法取得這些資料的，但是他的命却是送在這上面的。」

「他不是因爲心臟病而去世的嗎？」

「醫生的死亡證明是這樣開的，但實際上他的心臟一直很好，他在醫院的健康檢查記錄上也沒有心臟病的跡象，現代科學發達，犯罪也跟著提升了，要殺死一個人，可以弄成天衣無縫，沒有一絲破綻。」

「他是死於謀殺了？」

「我不知道，那要驗屍才能確定的，但是我沒有同意驗屍，對我而言，父親死了就是死了，知道他被謀殺又有什麼用，兇手是赤鯨組已迨無疑問，反正他是做了一件極爲有意義的事，我能瓦解赤鯨組，就是替他復了仇。」

「妳早就跟你父親有了連繫。」

「是的，四年前，我們就接觸上了，事實上也一直知道我在那裡，也一直在照顧我。」

「那麼他爲什麼不直接地追認妳的身份呢，卓平費了很大的心思才找到了你。」

「這是我的要求，我們重新碰面後，我要求他協助我搜集赤鯨組的資料，那是很秘密的事，他也考慮到，萬一被人知道他有個女兒，很可能連我也難逃毒手，先被人殺死了，他在律師樓立好遺囑呢？留下了資料，憑這些資料，一定可以找到我的。」

「妳的父親是個很偉大的爸爸，他爲妳的設想太周到了，而且爲妳的犧牲也很大。」

千代美子的眼睛紅了道：「是的，他遺棄了我們母女，心中感到很不安。」

「他不像是個不負責任的人，爲什麼會遺棄你們呢？」

「這不能怪他，是思想上的差異，他很愛我母親，但母親却是飯田組的要員，父親痛恨黑社會，要求母親脫離，母親却一直不肯答應。」

「脫離黑社會不是件容易的事。」

「是的，母親在飯田組是世襲的地位，她又沒有兄弟，手下有一批人跟着她，這是責任，母親若是脫離了，手下的人就無所歸依，她對他們有道義上的責任，父親却不諒解，就此

一去不回，四年前他來找到我，原是想幫助我擢拔出黑社會的，得知我加入了國際警探，他十分欣慰，所以才全力地支持我。」

駱希眞嘆了口氣：「現在妳還在飯田組嗎？」

「以後大概不可能了，母親死後，她的手下也星散了，我留在飯田組，只是工作上的掩護，現在我承受了一大筆遺產，自然沒理由再回去作銀座女郎了，所以我以後的工作，恐怕要重作安排了。」

說到遺產，妳又多了一筆大財產，這兩百萬美金是完全免稅的，也沒有列入遺產項目，却是完全屬於妳的。」

「是的，我正爲這筆錢發愁呢，我不知道該如何去化掉他呢，你幫我出個主意吧。」

駱希眞還沒有說出他的主意，電話鈴就響了，千代美子接了電話，臉色很沉重，半晌後她放下電話道：「我們的努力白費了，警車在途中爆炸，起火燃燒，車中的四名同事都沒逃出來，一起葬身火海，文件也廢了。」

□□　□□　□□

這個消息實在太驚人了，誰也沒想到這批歹徒居然猖獗如此，他們無法無天，也神通廣大，居然敢攔截警車，殺死警探，也由此可知，他們是有內線的，所以才能預知警方的行動，設立對策。

千代美子尤其沮喪，她辛辛苦苦，幾度歷險，却想不到發生了這種事，使她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

駱希眞安慰她道：「妳不是每一頁都看過了嗎？應該還記得一些的。」

「記得一些名單有什麼用的，有些是早在我們的黑名單上的，重要的是證據，文件上有很多地址，那是他們大盤商貯放軍火和毒品的倉庫，掃蕩那些地方，搜集到他們犯罪的證據，才能入之以罪。」

駱希眞嘆了口氣道：「早知道該留下個副本的，書房裡有影印機，拷貝一份留下來就好了。」

千代美子道：「這是秘密的資料，規定上是不准留副本的，否則機密外洩，讓對方知道了，秘密就失去價值了。」

「對方知道文件的內容嗎？」

「相信也不知道，否則他們只要通知所有的人，把貨品轉移地方就行了，不需要火焚警車，殺死探員了，這是萬不得已的手段，他們也明白，這對警方而言，是一項很大的挑戰，

必然會引起警方大規模的報復行動。」

「妳連一個地址也記不起來了？」

「我只大概地看了一下，那裡記得這麼多，你在旁邊也看過那些文件，你能記得住嗎？」

駱希眞的確記不住，他只大致的看了一眼，沒留下任何的印象，倒是那個管電視的小王過來，輕扯了一下駱希眞的衣服，在他耳邊低聲說了一陣話，駱希眞點點頭道：「好！你去準備一下，我們試試看。」

小王答應著去了，駱希眞對千代美子低聲道：「我們到妳的房間去。」

千代美子道：「駱，我的同事們現在正全力偵查板山本義的下落，要捉到他爲死去的同仁復仇，我也要參加偵查去。」

「你們有線索嗎？」

「撞及警車的是一輛海灣公司的運油車，司機已經逃匿無踪，他們正在著手偵查的。」

「你們是白費力氣了，查不到結果的。」

「運油車不是普通的車輛，很容易查到的。」

「這個我知道，可是那個司機不會是歹徒，那輛車子不是搶來的，就是偷來的。」

「我們也想到有此可能，但總是一條線索，不能放棄吶！我的同事要我去幫忙偵查，因爲我認得板山本義。」

「認得他的人很多，金鷹酒吧的人全認得他，警署很容易找到他的照片，用不到妳去的。」

千代美子道：「但他使我功虧一簣，我也發誓要找到他不可。」

「這些工作交給妳的同事們去做吧！妳不是學偵查的，做起來並不內行！還是做妳的本行工作好。」

「目前這個時候，我不知道做什麼好。」

「那就跟我到妳的房間去。」

「駱！我很喜歡你，但這個時候，我提不起享樂的心情，請你原諒我。」

「妳想到那裡去了！我也沒發花痴，這個時候來邀妳去做愛，我們是去找補救的方法。」

「我的房間裡可沒有任何的文件，那雖是父親的臥房，可是我都檢查過了，他也沒留下任何副本。」

「我知道，但是妳房間裡有一架錄影機。」

「我也知道，還有不少成人錄影帶，我父親是個老光棍，閒時欣賞一下那種節目也是很正常的事，我們不是也要去看那種節目吧！」

「我們是去看錄影帶，但不是欣賞那種節目。」

「那要去看什麼？」

「我們自己的節目。」

千代美子被弄得莫明其妙，但還是被他拖著去了，來到她的臥房，而對著臥床有一架二十吋的電視機，他打開了電視，不斷地調換頻道，終於停留在一個畫面上，那是他們剛才在水底的鏡頭。

千代美子叫道：「這不是我們嗎？」

駱希眞道：「是的，小王是搞電子的，他看見那些開麥拉上附有錄影裝置，爲了試驗機器，他就把我們的過程都錄了下來。」

「那些文件……」

「妳在看文件的時候，他把鏡頭拉近了，拍攝了一些特寫記錄，他只是試驗機器的性能，却留下了記錄，現在只希望那部機器的性能好一點，把一切都記錄下來。」

千代美子十分興奮，慢慢地看下去，終於到了他們取出文件後的地方了。

錄影的效果很佳，把每一張文件都放得很大，十分清楚，甚至於此文件的本身還要清晰，一份都不缺。千代美子忍不住抱住了駱希眞直跳，重重地吻著他，喃喃地道：「駱，你的朋友眞了不起。」

駱希眞笑道：「小王是個搞電子的，看見了一架性能奇佳的機器，總忍不住要試驗一下，也幸虧有他這一手，我們才能留下一份記錄。」

「太好了！這實在太好了！我要好好地謝謝小王。」

「那妳不如把這全套的器材送給他，那比什麼都好。」

「沒問題，全部都送給他，反正這屋子裡以後也用不着什麼秘密了，叫他全搬去好了。」

「妳捨得嗎？那要值好幾萬美金呢？」

「值得的，有了這份記錄，使我們的辛苦沒有白費，也使我父親的犧牲有了價值，我認爲比什麼都值得。」

「人家說日本人是很小氣的民族，這句話有待修正，妳是個很大方的人。」

「我有一半的血統是中國人，大方是我屬於中國的那一部份。」

「妳也承認日本人小氣嗎？」

「我也不認爲日本人小氣，他們很捨得花錢，只不過他們不浪費，化一個錢，一定要取回一個錢的代價！現在世界各地都認爲最肯花錢的遊客就是日本人。」

駱希眞一嘆道：「我也有同感，日本人懂得化錢，該化費的地方，他們絕不吝惜，中國人却是亂花錢，中國遊客到了外國，只會亂買東西，有用的買，沒用的也買，每個中國遊客在回程時，都是大包小筐的帶了一大堆，大部份都是不合實用的，或是送人的禮物。」

「這也不算是壞事，他們是滿足一種心理，向親友們炫示一下我出國去觀光。」

「妳對於中國人的心理倒是研究得很透澈。」

「不是我研究的，是日本商人研究出來的，他們摸準了這種心理，才可以賺中國人的錢。」

駱希眞道：「別去管中國人的心理了，目前我們該研究的是歹徒的心理，這份記錄是唯一的資料了，可不能再出意外，我們該商量一下，如何才能把這份資料送到總部去，完成妳的任務。」

「我再通知他們，叫他們來拿，這一次他們會特別謹愼了，一定不會再出問題。」

「美子，我相信妳的同事們都是志節高超的，但是無可否認，你們的機構在某一個細節上，必然有了問題，否則警方的行動，時間，路線都是保密的，不可能被歹徒掌握住，但他們却準備了一輛運油車來攔截，必定是預知了你們的全部作業程序，才得以從容布置。」

千代美子不禁默然，駱希眞道：「目前沒人知道我們留下了錄影記錄，只有我們和小王三個人知道，他是個十分謹愼的人，聽說警車出了問題後，偷偷地告訴我這件事，因此他是不會洩漏出去的，我看還是我們兩個人把它送出去的好。」

「我們兩個人？誰也不通知？」

「是的！這樣才不會引人注意，而且我們不能太急，妳在這兒把事情處理一下，然後要求回國，我送妳同行，順便在日本觀光一番，這樣子才是最安全的方法。」

千代美子道：「方法非常好，但不是絕對安全，現在赤鯨組的人已恨我入骨，不爲了文件，也會對付我。」

「是的，但不會集中全力來對付妳，何況妳還可以要求一點保護，別提文件的事，只說是妳個人需要保護，這樣就更爲安全了，我們是必須冒點險的。」

「我是必須要冒險的，這是我的工作，但妳却大可不必，這與你沒有關係了。」

「怎麼沒關係，從開始我就參與這件事，板山本義在這兒的分站可以說是垮在我手裡的，他如存心報復的話，一定不會放過我。」

「你放心好了，眞正龍大的黑社會組織是不會報復的，他們只爲利而拼命。」

「那他們知道文件已毀，也不必對付妳了。」

「我不同，事關他們的顏面，即使文件毀了，他們在對手中喪師辱名，吃了這麼大的虧，一定要殺了我，才能夠板回面子。組合在黑道中才站得住脚。」

「我的情形不也是一樣嗎？」

「不一樣，你是在香港，赤鯨組在香港只是辦事情，不是佔地盤打天下，他們不須要在這兒跟人爭強鬪氣，但是在日本就不同了，他們的根在日本，在那兒可坍不起台。」

「那妳回到日本不還是很危險嗎？」

「是的，但是他們還得有些考慮，我有國際警探爲後盾，還有飯田組的支持，動我不是很容易的事，等我把資料送出去，對赤鯨組來一次大掃蕩，只要爲頭的人全部落網，爪牙星散，就無力找我的麻煩了。」

「既然這樣，我更該幫助妳了，就算是爲了我們的友情，我也不能半途而廢，中國有句話說是送佛上西天，幫忙就要幫到底。」

千代美子萬分感動地道：「駱！我實在非常需要你幫助，只是不忍心拖你冒險。」

「美子，以我們的交情，說這些就太生份了，事情就這樣決定了，爲了萬全起見，我認爲最好叫小王再秘密地製作兩份拷貝，不管有多大的犧牲和代價，我認爲都應該做好這件事，即使我們都遭遇到意外，我也需要安排把那份資料送出去。」

千代美子只有緊緊地抱住他，熱淚盈眶，她的心中充滿了感激，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小王是個很熟練的電子技術人員，因爲要用的資料只是短短的一段錄影帶，他把那一部份截取了下來，捲成一小捲，放在一個小首飾盒中。然後又製作了三份拷貝，分別地保管在幾個可靠的地方。

然後，他們把赴日本的行程計劃交給李志强去安排，這位名私家偵探是搞這一行的權威，他了解到此行的重要性後，確實化了一番腦筋來安排他們的行程。

他們訂了三家航空公司的票，也預約了三家公司的班機和座位，却悄悄地參加了一個旅行團，搭在一大批的遊客中登上第四家航空公司的飛機直航東京。

這番細心的安排並沒有虛擲，對方的確是神通廣大的，每次都有兩名漢子等候在出境的地方，第一次班機起飛時，這兩人已經受到了注意。他們很早就來到了出境口，等候在那兒，直到飛機起飛，他們才離開，出去打了個電話，然後又守候在第二家航空公司的櫃台，嚴密地注視著每一個去報到的旅客。

凡是駱希眞和千代美子登記的班機，起飛前都可以看到這兩個人，這就不難明白他們的目的了。

因此在第三次的班機撲空後，那兩個漢子顯得頗爲困惑，正想去打電話連絡時，電話機已經有人在佔用，他們只有在後面等著，打電話的是一個年輕女孩子，挾了個大皮包，她打完一個電話，又打第二個電話，但是撥了幾次，對方都是佔着線，她還是不死心，仍在繼續地撥，那個漢子很不耐煩，推推她的手臂道：「小姐，能不能請妳等一下，我們有個很重要的電話要打。」

這一推，那個小姐的皮包就掉了下來，這位小姐立刻大聲叫了起來：「搶劫，搶劫，有人搶我的皮包。」

那個漢子也慌了道：「妳別胡說八道，你的皮包明明是自己掉下去的。」

可是旁邊已經上來了幾個壯漢，他們都是國際警探的探員，紛紛都掏出了槍，比着那兩名漢子，有人上前架住了他們的胳臂，把他們推向牆壁站好，開始搜身。

在兩個人的身上都搜出了武器，是帶著消音器的手槍，而且還有駱希眞和千代美子的照片，顯而易見，他們是來狙擊的槍手。

兩個人立刻被帶走了，機場中引起的一陣騷動也很快地平靜下來，駱希眞和千代美子這時正好擠在一大堆的旅客中登上了飛機，相信對方來不及作第二次的布置了。

在前三次班機，千代美子都曾打了電報，通知東京方面派人來接，但都撲了空，查詢旅客名單中，也不見他們的名字，航空公司說他們預約了座次，但是沒有報到。

千代美子在電報中也說明了她由於一再受狙擊，所以才預定了三次班機，不一定乘那一次到達，所以接的人雖然撲了空，却沒有怨言。

駱希眞和千代美子到了東京，也沒有向誰連絡，他們跟着旅行團一起住進了新宿的一家旅館，完全是以遊客的姿態出現的，千代美子是李自志透過關係，買的一本假護照，用的是由美代的化名。所以他們一直沒受人注意。

第二天，他們也沒有作任何的活動，跟着大家一起去參觀了新建的狄斯耐樂園，玩得很開心。

到了晚上，大家都回來休息時，兩個人才沒出來，像是要逛街的樣子，坐上了一輛計程車，司機朝千代美子笑了笑，他們是認識的。

車子一直開到東京國際警探總監井上村夫的私人公館，井上在家中等着他們，而且還另外有兩位高級幹員。

把他們接進去之後，井上先向駱希眞道謝，感謝他種種的協助，然後才安慰千代道：「美子，這一次的文件雖然沒有取到，但妳的任務却是完全成功的，文件被毀，只是香港方面人員的疏忽。」

千代美子道：「也不能算是他們的疏忽，他們已經很愼重了，一輛裝甲車，四名幹練人員，只是沒想到歹徒們敢如此大膽而已。」

井上搖頭嘆道：「應該想到的，赤鯨組既是如此龐大的一個犯罪組合，而這批文件對他們的關係又是如此重大，他們一定不惜任何手段來破壞的，這也要怪我的疏忽，沒有把赤鯨組的實力告訴他們，其實那四名幹員都是東京派去的，他們對赤鯨組已十分了解，應該作更安全的防範措施的。」

千代美子道：「長官，這也不能怪他們疏忽，事實上刼奪一輛運油車，用來與警車相撞起火，並不須要太多的人手，只是歹徒們的智慧太高而已。」

井上傷感地嘆息道：「我們損失了四名優秀的同仁，現在怪誰都太遲了，只希望妳能把看過的文件內容，記憶起一部份，使我們多少有點收獲，美子，妳記得多少。」

千代美子道：「文件上都是些人名，大部份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重要的是那些地名，數字和記錄，我只匆匆看過一遍，實在無法記清楚。」

幾個人都現出了失望的神色，千代美子又道：「不過我的朋友駱君却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記錄。」

幾個人神色都爲之一振，井上連忙道：「是眞的嗎？美子，妳怎麼還是如此調度，這麼重大的消息，妳都不先告訴我們一聲。」

千代美子苦笑道：「請長官愿諒，不是我要隱瞞消息，我想要把這份資料送回來，只有隱瞞住所有的人。」

「難道妳以爲我們的機構會有問題。」

「我不敢這樣想，但不得不愼重，像上次，我們的作業應該是絕對保密的，可是歹徒却準備好了油車攔截，顯然是對我們的作業有了通盤的了解。」

井上沉重地點點頭：「這是個問題，我要下令澈查一下，問題出在那裡，我們的機構，絕不容許出現任何漏洞，好在文件資料還在，總算我們的犧牲沒有白費，駱君，你的資料帶來了嗎？」

駱希眞道：「帶來了，只要長官這兒有ＶＨＳ的錄放影機，我立刻就可以放映出來。」

「有！有！我這兒什麼都有，我們是個非常現代化的機構，這些設備都是齊全的。」

他們進入了書房，駱希眞要了份工具，打開了首飾盒，取出那一截錄影帶，然後拆開了一捲空白帶子，把那截短帶接上，接上電視機，螢幕上現出了映像，先是全部資料一次放過，然後倒回來，一張一張地用停留鏡頭看。

井上長官一面看，一面興奮地道：「太好了！太好了！有了這些資料，我相信可以把赤

鯨組一舉掃蕩了。」

駱希眞道：「長官，這份資料我現在可以交出來，但是我有一個要求，就是對美子的安全，你們一定要有萬全的保護措施！昨天我就跟香港通了一次電話，知道板山本義派出了好幾名殺手要狙擊她。」

井上道：「我知道，在當天我已經接到了報告，我也知會香港的本部人員，要他們務必將板山擒獲。」

駱希眞道：「赤鯨組在香港只有一個辦事處，他們在行動時，還要借助當地的黑社會，那比較容易掌握，但是在日本，却是赤鯨組的大本營，對他們所屬的人事資料，警方是否完全掌握呢？」

井上嘆了口氣：「我們與警視廳連絡過，他們只能掌握住部份資料，却不夠完全，赤鯨組是個很龐大的組合，他們的人員，大部份都有合法的掩護，我們是個講求民主法治的國家，沒有證據，不能隨便抓人的。」

「現在不是有足夠的證據了？」

「這只是資料而已，我們只能根據資料，進一步去掌握他們犯罪的證據，然後再開始抓人，這還要經過部署和偵查，需要相當的時間。」

「那麼在這段時間內，我們的安全還是沒有保障了。」

「當然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的。」

□□　□□　□□

光靠一份資料是無法入人以罪的，要想逮捕一個歹徒，必須要有確實的證據，何況千代美子所呈來的證據中，有些名單上的人，都還是頗有地位的殷實商人，不能隨便去驚動他們的。

偵查，布局，監視直到採取行動，國際警視部將要經過設計和安排，也要動用大批的人手，尤其是千代美子指出他們的保密系統恐怕有了疏漏，因此在設計時，更須經過周密的布署，目前能分出來保護他們的人手實在有限。

千代美子了解到上官的困難，因此慨然地道：「長官，我知道組織將會大忙，而我又無法參與工作。」

井上點頭道：「是的！妳目前是不宜太露面，當然我會儘最大的努力給你們保護，但我們的人手實在不足，因此我希望妳最好是少活動。」

駱希眞道：「長官是要我們躲藏起來。」

井上有點難堪地道：「不！不是躲藏，是在總部多參予一些策劃的工作，美子的策劃工作很內行。」

駱希眞一笑道：「美子是個好的行動員，在策劃上，她實在不是人才，這次在香港，多虧我和我的朋友們替她策劃，否則她早就殉職了。」

井上訕笑道：「駱君說的是，對於你的貴友的協助，敝人是萬分的感激。」

「長官，我不是向你邀功，而是向你說明我對警探的工作不外行，我沒受過正式的訓練，但是我接觸的層面很廣，懂得的不會比一個專業人員差。」

「對於駱君的能力我們更是萬分欽佩，香港方面有電報來，希望我們能透過美子的關係，邀請閣下加入我們。」

「這個由於志趣不同，恕我無法從命。」

「當然！我問過美子了，她已表達駱君的興趣，我們也不敢勉强，本人感到十分遺憾，我要美子參加策劃，實際上就是想借重駱君，你們總不會分開的。」

駱希眞微笑道：「長官的意思無非是把我們關在總部裡，不出去活動罷了。」

井上的臉上有點不好意思，駱希眞又道：「所謂策劃，無非是監視那一個人的作業，這些我在此地人生地不熟，完全參加不了意見，而且這是一貫的作業，也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意見，我也幫不上忙。」

井上只有道：「說實在的，我只是請二位在此便於保護而已，目前我們分不出人手來。」

駱希眞道：「對方已經知道我們到日本來了，假如我們躲著不出來，對方會作何猜測。」

井上怔住了，駱希眞又道：「假如我們來到後，國際警探突然忙了起來，赤鯨組又會作何猜測，他們雖然毀了文件，事實上却也不知道文件的內容，更不明白我們已知道多少，如果總部一緊張，反而會提高了警覺，暫時停止了活動或是遷移了基地。」

井上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對方是個大組織，有不少組織的人才，應該會考慮到這一點的，不過他們在嚴密的監視中，一動就有踪跡可尋的。」

「總有一些注意未及的，這樣一來，那些資料的價值就大爲降低了，我們希望是全面消弭赤鯨組的活動，有一兩個漏網，他們又會發展成一個新的組合。」

井上搓手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由資料顯示，對方的組織實在太大了，觸角的範圍，達成九個國際都市。」

「那些地方不會也要貴部負責吧！」

「不！但是要我們的幹員去，提供資料，由當地的國際警探配合行動。」

駱希眞道：「這樣子的話，我倒有個建議。」

那不是他的建議，而是李志强和卓平兩個人連夜爲他擬定的一個計劃，一個是私家偵探，一個是名律師，他們兩個人擬定的計劃不但周密，而且在法律的立場上也站得住脚，井上和那兩位高級探員看了之後，大爲讚嘆，只是井上嘆道：「那二位就太危險了。」

駱希眞笑道：「危險的是美子，她是赤鯨組的眼中釘，也是全力狙擊的對像。」

「不！據我們所得的情報說，他們對李君也同樣的銜恨入骨，不會輕易放過的。」

「但是只要長官全力支持，不難破壞對方的陰謀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長官做好了黃雀的工作，就不難抓到很多的螳螂。」

「我就是擔心派不出這麼多的人手。」

「長官，事情有輕重緩急，資料掌握在手中，遲幾天展開行動不要緊的，如果能夠把赤鯨組的螳螂消滅掉大部份，使赤鯨組知難而退，或是放棄了捕蟬的行動，那時再慢慢地對付他們也來得及。」

千代美子也興奮地道：「長官，我不怕危險，願意去擔任這個誘蟬的角色，而且，組織中只要派出六七個人擔任黃雀就夠了，大部份的工作可以交給飯田組去。」

「那不太好吧！讓另一個黑社會插手進來。」

「我仍然是飯田組的人，他們應該保護我的，何況，能打擊赤鯨組，他們也樂意爲之。」

「但是我們却不能去介入黑社會火拼。」

「長官，兩害相權取其輕，飯田組的業務是娛樂圈子，目前，他們保護下的演藝人員常受到赤鯨組的威脅，也有誘吸毒的，所以他們對赤鯨組也十分痛恨，這正好也是個驅虎吞狼的計劃。」

井上長官想了一下道：「站在我的立場上，妳的驅虎吞狼計劃我是無法批准的，我可以批准妳兩個月的休假，也可以撥出七名幹員供給妳指揮，支持你黃雀行動。」

批准休假，撥出幹員成立黃雀小組，實際上就是批准了全部行動，所以出門來，駱希眞不斷地咀咒井上是頭老狐狸，千代美子笑道：「駱！井上長官是個很明事理的長者，你不能怪他，他是國際警探的日本最高負責人，你總不能要他去跟一個黑社會組織合作吧！」

駱希眞想想也笑了道：「所以我不願加入你們的組織，一代表官方，做起事情來，總有很多拘束。」

千代美子道：「這是必須的，因爲官方代表法律，那些拘束也是人類行爲的規範與社會

的秩序，假如沒有這些拘束，每個人都照自己的喜好來行事，天下就大亂了。」

駱希眞也只是隨口說說，他心中也明白這些道理的。

當晚，他們作了一些必要的接洽，第二天，他們就脫離了旅行團，搬進了另一所臨時的公寓，在東京有這一類的公寓，以供應較長時間逗留的旅客，他們有些是家庭式的經營，空出一間客房，主人也備有汽車，負責鄰近及市區的導遊。

千代美子是住在一位同事的家中，那位同事家中人口很簡單，夫婦兩人都是國際警探的成員，先生叫川口浩，太太叫丘田眞子，夫婦兩人都撥進了黃雀小組。

千代美子自己買了輛豐田轎車，是最新的豪華型，裡面的設備很齊全，還有無線電話及防彈裝置，這是透過國際警探總部買的，原是井上長官自己訂來作交通車用的，先讓給了他們。

他們選在這個地方是有原因的，一則，這地區有國際警探的幾位同仁住在鄰近，可以就近支援，有三位是已屬他們的小組，另外兩個也住了過來，不現形跡。二則是飯田組有一部份人也住在這兒，可以給他們最佳的保護，最重要的一點是這兒屬於比較乾淨的住宅區，赤鯨組的人沒有混進來活動。

他們住了兩天，每天由千代美子駕車，帶著駱希眞遊覽東京市區，完全是渡假的方式。

兩天很平靜，什麼事都沒發生，但是千代美子知道，這只是暴風雨前的片刻寧靜，對方已經注意上他們了。

第二天，就有人以交替追踪的方式，出動了三輛車子，在展開對他們的跟踪。

同時也有人在向附近的雜貨店中打聽他們了，雜貨店中不清楚，因爲他們從來沒去買過東西。

但是玉田眞子却向雜貨店中訂了四張皇后夜總會的票，因爲這一帶有不少人家提供家庭式公寓爲營業方式的，因此雜貨店也兼營一些其他的業務，替一些大夜總會訂座就是其中的主要項目。

東京的夜總會水準很高，經常有外國著名的藝人來做秀，而且東京自己的歌舞團也很有名，假如不事先訂座根本買不到票。

飯田組是經營娛樂事業的，這家雜貨店的主人是飯田組中的一個頭目，他有本事弄到各種「秀」的即場票，不過僅限於替鄰居們服務，因爲分發到他手中的票數也不多。

千代美子早已打過關照，他們要幫助時是無條件的，所以皇后總會的表演秀雖然十分熱門，那是法國藍鐘少女歌舞團的表演，而且還有一位當選世界小姐第三名的英國女郎擔任脫衣舞表演，號召力很大。

玉田眞子能夠弄到四張票很不簡單，她像一般的家庭主婦那樣，喋喋不休地誇說自己的房客是多麼有辦法，這四張票是透過那兩位房客特別弄來的，連帶他們夫婦也佔了光，否則憑他們夫婦的經濟能力，實在化費不起三萬元一張門票的娛樂享受。

九

他們夫婦雖是國際警探的幹員，却是屬於便衣偵查組的，平時的身份是一家小貿易公司的職員，那家公司有良好的身份掩護，只有極少數的人才知道內情。

就在玉田眞子得意地炫示之際，有個人上前向她搭訕，並且掏出了名片，頭銜是扎幌多季樂園的業務員，向她打聽那一對遊客的情形。

玉田眞子道：「我也不清楚，女的是日本人，男的好像是中國人，從香港來的，那個女的很有錢，先生有什麼指教嗎？」

名片上的姓名是沼澤見一郎，他立刻鞠躬道：「敝人謹代表扎幌多季樂園主人玄田先生，邀請那兩位遊客去滑雪，因爲現在是開幕期間，一切都五折收費，只要持有貴賓卡，填上姓名，就可以享受優待。」

玉田眞子道：「這種天氣也可以滑雪嗎？」

「本樂園的設備半由人工，半由天然，一年四季都可滑雪，在不降雪的時候，本樂園有直昇機噴洒人造雪，即使在夏日時光，也能享受滑雪的樂趣，而且本樂園更有第一流的觀光

旅館和其他遊樂設備。」

玉田眞子嘆了口氣道：「有錢眞好，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去玩玩，一次消費很貴嗎？」

「現在是開幕優待期間，一次個人的消費大概總是在十萬元日幣左右，假期是三天兩夜，還包括交通費用在內，以後恐怕就要加倍了，不過妳若能說服那兩位遊客前去，本樂園會再給你們一個優待，兩折半收費，就是再打個對折，還可以分期付還，先行記帳，分六個月無息攤還。」

「這麼好的條件，我一定盡最大的努力。」

「假如有了確定消息，妳可以打電話給我。」

這時那個雜貨店主人出來抗議了：「喂！小子！你懂不懂規矩，這個地區的任何旅遊生意，都是我們這兒代辦的，你居然搶地盤到這兒來了。」

沼澤見一郎連忙陪笑道：「是！是！大哥多指教，小弟只是從事宣傳加强一下，只要生意做成了，大哥的應得成數還是照規矩奉上的，小弟這兒有幾份宣傳海報，麻煩大哥張貼在比較醒目一點的地方，上面有一切的節目和收費細目，請大哥多幫忙。」

他打開了隨身的皮包，拿出了一疊紙捲，玉田眞子要走，雜貨店老板還一直招呼道：「太太！假如妳的那兩位住客要去玩，一定要先向我連絡，這是規矩，這兒的公寓旅遊都是由我連絡的，妳可別破壞了規矩。」

玉田眞子回到了家中，駱希眞和美子都在，眞子笑笑道：「魚兒上鉤了。」

她拿出沼澤見一郎的名片，美子看了道：「這傢伙是專搞旅遊的外務員，而且還是赤鯨組的外圍。」

「恐怕他有點問題了，因爲扎幌冬季樂園的社長玄田是名單上的第一名，他替玄田辦事，而且對妳特別感興，這個人值得注意。」

美子道：「玄田在名單上，實在使我很困惑，他是個股實大商人，經營房地產起家，已經是有數的富豪之一，已經在計劃出馬競選國會議員，當選的希望極濃，他怎麼會跟赤鯨組混在一起？」

眞子笑笑道：「美子，我是研究檔案的，因此，我知道的比妳多一點，妳知道赤鯨組的首腦是誰？」

「不是赤鯨彌次郎嗎？」

「只是現在的首腦而已，彌次郎擔任黨魁不過才六年，赤鯨組却是戰後不久就成立的，那時的首領是赤鯨友直，也就是彌次郎的爸爸。」

「這一點我知道。」

「但是妳不知道的事還多着呢，赤鯨友直是黑龍會的一個小頭目，戰後十分落魄，但他組成赤鯨組後，短短十幾年內，就發展成一個龐大的勢力，暗中自然還有支持他的人。」

「我聽過有這種傳說，但是沒根據。」

「不是沒根據，是沒有證據，赤鯨組是從事幾次大軍火販賣而發跡的，做這種生意，不但要有人手和關係，還要有大筆資金，赤鯨組開始時什麼都沒有，大家一直想找出他們的後台大老板，却一直沒什麼線索。」

「這個玄田會是他們的大老板嗎？」

「有這個可能，如果你們到扎幌去滑雪，在那兒遭遇到什麼的話，就更爲確定了。」

美子笑了一笑道：「他們倒是摸準了我的毛病，居然知道我最喜歡滑雪，在中學時，我是十七歲少年組的全國全能冠軍，用這個來誘惑我，我是一定會上當的。」

眞子笑道：「沼澤見一郎是爲妳而來的已無疑問，因爲扎幌冬季樂園的開幕期間雖有優待，但他許出的條件實在太優厚了，而且一個外務員所能享受的權力太大了，連總經理也不敢許出這個優待呢，上個星期，井上長官的女兒也去渡假，找到好多關係，也只能享受七五折的優待，那兒的設備確是世界第一流的，但收費之昂也十分驚人，可是生意很好，用不着削低價格來招條顧客。」

「眞子姐，妳怎麼知道得這麼詳細的。」

「我是管理檔案的，全日本發生的大小事情，都在我的腦子裡，所以井上長官才調派我來參加這個小組，就是隨時可以供應各種資料和分析情報。」

「扎幌那個地方應該是飯田組的勢力範圍。」

「但玄田大老板却不是飯田組的人，他在那邊的勢力也很大，赤鯨組不必另外插手進去。」

美子又想了一下道：「明天妳去連絡一下，我們去。」

「你們確定了嗎？這是對方有意布下的陷阱呢？」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駱！你說呢？」

駱希眞笑道：「我無所謂，不過我可沒有滑過雪，我是在香港長大的，那邊不下雪。」

美子道：「我可以教你，並不難，只要下盤穩，維持平衡就行了，你練過武功，一學就會了。」

「對新奇的玩意兒，我永遠有嚐試的興趣。」

眞子道：「好！明天我就通知雜貨店老板，定兩個人的票，一個房間。」

「不！四個人的票，兩個房間，妳和川口也去。」

「美子，雖然我們有折扣，但是却也是一筆大數字，我們那負擔得了呢！」

「不必打折扣，跟我們一樣地收費。」

「美子！雖然我們的經費可以報銷，但是不能浪費，而且對外，我們是自費的，那不是我們目前身份能負擔的。」

「全部費用由我支付，別忘記了我是個剛承受了大筆遺產的富婆，這樣子才合我的身份與作風。」

眞子笑了起來道：「這倒是，我會去討論的，而且還得討價一番，把我們可省下的一份討到口袋裡，這是合乎我的身份——一個貪小便宜的家庭主婦。」

「對了！你們去的目的是給我們保護，但必須不着痕跡，這種安排最好，對方的安排既然是在扎幌，至少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安心享受一下晚間的節目的。」

駱希眞笑道：「還是不可大意，別忘了一句名言，敵人是永不睡眠的。」

「那當然，不過我們也有一句名言，警探也是永遠沒有睡眠的。」

三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眞子像一個心急的主婦，立刻就到了雜貨店中，那個沼澤見一郎還在跟雜貨店主人討價還價，眞子十分興奮地道：「沼澤樣，你沒走好極了，那位美子小姐眞是好人。她聽說有這麼一個好去處，十分高興，不但自己要去，而且還邀請我們一起去。」

「眞的嗎？那太好了！我來安排，什麼時候？」

「明天！上午他們去購買滑雪裝備和服裝，下午就出發，晚間宿一夜，後天早上滑雪，住幾天還不一定，總要玩夠了回來，我們的費用也由他們負擔。」

然後她扭扭捏捏地提出要求，「我並沒有說介紹人只有折扣的事，所以她以爲我們的費用也是相同的……」

沼澤見一郎明白她的意思，笑着道：「我明白了，妳放心好了，多餘的費用我會關照公司，還給妳的。」

事情談成了，眞子高興地買了生魚片和牛肉，準備做火鍋招待兩位貴賓。

餐後，他們四個人駕了兩輛車子到達皇后夜總會，節目還沒有開始，樂隊奏着樂，很多客人在婆娑起舞。

他們訂的座位是經過刻意安排的，背靠着牆，前面左右都是自己人佔住了，只留下了一個缺口可以狙擊到他們的位置，那就是打燈光的地方。

這是特意留出來，作爲引人入伏的陷阱！

他們雖然有個腹案，知道赤鯨組的人下手時會在札幌的冬季樂園中，但仍然沒敢掉以輕

心！

果然，他們的防備是有道理的，就在節目開始後，進行到最緊張的時間，左側的燈光台上多出了一個人，伸出手臂向他們一指。

駱希眞是一直在注意着的，他及時把千代美子一拉，他們後面的牆上立刻多了一個小洞，千代美子的動作也夠快的，伏在桌下，揚手對上面也還了一槍，一條高大的人影從上面慘叫着掉了下來，摔在表演場中，引起一陣大騷動。

那是一個黑人，眉心中了一彈，而且還摔斷了脖子，顯見得是活不成了，表演自然中止了片刻，但是表演業是不會受任何影響而停止的，警察很快地就來到，節目部的經理請觀衆們不要亂，不要離座，抬走了死人。

經理是個很風趣的人，他含笑地說：「那一段插曲，雖然給了大家一陣騷擾，但表演得十分精采，請大家當作額外插入的節目來看，爲各位今晚的消遣增添一些驚險的刺激，那是非常難得的。

他更解釋說，被擊倒的那個人是警察正在追緝的一名逃犯，逃進了夜總會，因爲他開槍拒捕，因爲受到了警方的反擊，他更讚揚了日本的警察一陣，說他們的神槍手彈無虛發，一槍就擊中了目標，不讓歹徒有機會去傷及無辜，這種精湛的射技爲吾人安全的莫大保障！」

這番話引起了一片掌聲，也使警張的氣氛冲淡了下來，表演又從頭開始。千代美子他們却悄然地離座，千代美子被請到警署去做了份筆錄，連玉田眞子夫婦也被傳去作證，千代美子出示了探員的身份，她是有權攜槍的，國際警探的山下長官也證實了她的身份，所以並沒有受到留難，很快就放行離開了。

死者的身份也很快就查出來了，叫約翰肯特，持有美國護照，屬波多黎各籍，是頗有名氣的一名槍手，兩天前才從美國入境，不用查，這是受赤鯨組之聘來擔任狙擊的，也說明了赤鯨組對千代美子的報復行動已經開始了。

資料是山下長官帶來的，他展開了資料顯示，最近從美國方面，至少有三名職業兇手抵達東京。

這些職業兇手只是在國際警探總署有資料，却沒有案底，每個人都很乾淨，所以日本的海關都沒注意，還是爲了要調查約翰肯特的身份，調查最近的入境資料後才知道的，山下長官很憂慮地道：「美子，這三名狙擊手都是先後差一天入境的，恐怕都是來對付妳的。」

山下美子却不在乎地道：「只是揣測而已，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是應赤鯨組之聘來殺我的，最近美國發生了一件黑社會的火拼和連續狙擊案子，也許這幾個人是來避風頭的呢！」

山下道：「你這不是强辯嗎？妳明明知道是爲了妳而來的，約翰肯特已經失手了，另外

兩個人……」

千代美子笑道：「這個肯特喜歡打冷槍，是最危險的人物，其他兩個人，那個李卡度擅用刀子，我有駱樣保護，倒是不怕他，還有一個莫根則是搞炸藥的，只要處處小心提防就行了。」

「那才危險，因爲妳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對你來上一手，尤其是這個莫根還善於運用遙控電子玩具，他過去一共殺死過三個人，兩個是利用遙控小飛機，一個是利用目玩玩具汽車！」

駱希眞笑道：「這玩意兒我玩過，很好玩，但是有個缺點，第一是遙控範圍只有一千公尺。」

「一千公尺的半徑就很難防範了。」

「那是長官沒玩過這種玩具，懂得它的性能，倒也不難處埋，我只要一件小小的儀器就行了。」

「什麼樣的儀器，裝配很麻煩嗎？」

「不麻煩，而且也可以現在買得到，只不過現在已經是晚上，商店關了門。」

「那沒有關係，你開出單子來，我們立刻可以準備。」

「我有個專搞電子的朋友小王，現在在香港，他也是保存住那份文件的大功臣，我先打個電話問問他，看是那一種程式的，只要有了那個玩意兒，我想就沒有問題了。」

他就在玉田眞子的家中打了電話，找到小王後，問了一連串的品名代號的資料，也問清了一些手續上的問題，最後交給山下長官一張字條道：「希望長官能連夜爲我們找到這東西，明天在我們上火車前交給我們。」

「你們明天還是要上札幌去？」

「這是人家給我們安排好的節目，我們怎麼能不去。」

「不能晚一兩天嗎？」

駱希眞道：「不能，目前他們已經設好了陷阱，我們反而容易防範，假如我們延緩了行程，他們也許會認爲我們放棄了札幌之遊，跟着改變了計劃，那才麻煩呢？」

「可是札幌地方太大，又是在山區，我們的人員很難作萬全的照顧。」

駱希眞道：「世上沒有萬全的防備，美國的安全人員對他們總統的照顧不能說不周到了，可是他們有好幾位總統，仍是死於謀殺，如果我是那個莫根，現在弄一輛小飛機，載了烈性炸藥，對準屋子飛撞過來，澎的一聲，不但達到了目的，連長官也波及在內了。」

說得山下長官臉上也變了色，勉强笑道：「駱君，幸好你不是赤鯨組的人，否則我們就

慘了，不過本人的到來對你們多少是有好處的，國際性的罪犯，多半不願意碰國際警探，特別是殺害了一個高級主官，他就會走投無路，走遍天下也沒有容身之處，甚至於各地的黑社會，也會把他給交出來，以避免警探的全面搜捕而受干擾。」

駱希眞笑道：「這麼說來，我們最安全的，莫過於整天跟長官在一起了。」

山下道：「的確是如此，可惜的是你是我們的客人，我不能命令你，假如只有美子一個人，我一定命令她整天留在支部中，不准出來了。」

駱希眞道：「目前的重點不是光注重安全的問題，否則我也犯不着冒險去跟歹徒們硬碰，我們是要去做餌，引起歹徒的注意，然後警方才可以從容地在其他方面布署。」

山下長官現得很爲難而又慚愧地道：「駱君，我實在不知道該對妳說什麼好。」

「你不必說什麼，我是爲了志趣，爲了對美子的友情才做這些的，因此，你並不欠我什麼！」

「你們之間只是友情。」

駱希眞笑道：「是的，多半是友情，假如你問我們之間是否有男女之間的愛情，那或許有一點，但不是要談到男女婚嫁的那種感情，我們互想慰藉，互相關懷，但我們之間却只有友情，一種超越男女之間的那種友情。」

山下搖頭道：「我眞弄不懂你們這些年輕人。」

那兩個年輕人，只是笑笑，沒有向他作更多的解釋，因爲兩情相悅，是一件只能由當事雙方體會的事，第三者是絕難明白的。

——請看第二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皇典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趙　守　愚
登記證：局版臺字第四四九八號
連絡處：台北市同安街二八巷九弄一—二號
負責人：趙　守　愚
電　話：三九七二二八八
連絡電話：三五一一七〇七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九號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定　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中華民國　八〇　年二月出版